

國
國
國
精
俠
傳

五
國
傳
卷



閻閻情俠傳第一序

向吾見小厂先生，所寫之言情小說，皆哀感悽惻，悽艷動人。以爲小厂多情者也。其自身之經歷既奇，斯文筆之曲傳亦至。蓋世間之所謂言情作者，未及其項背也。他日小厂又在報上披露閻閻情俠傳。吾見其名，以爲是殆武俠之流，刀劍擊刺之精，飛騰矯捷之才，與他人同耳。及見書中主人公，以至情之青年，受羣雌之崇敬延欸。而能不害天理，合洽人情。羣雌者，雖身分不同，環境各異，尙能愛護主人公，歷嘗辛苦，無所不至。至有以身殉者，嗚呼，是其真所謂情而俠，俠而情者矣。而其人又皆出於尋常山村僻巷之間，草布蓬茅之下。較之鋪張揚厲以爲奇，眩惑粉飾以爲工者，殊不可同年而語矣。及知才人之錦繡無窮而作者之文思愈出而愈無限也。夫武俠小說，與言情小說，恆不能並上，蓋以筆個之剛柔互異，描寫之人物迥殊也。而小厂乃能出之於一手。其言情也，則嗚嗚私語，如聞小兒女之聲。其武俠也，則叱咤風雲！如繪飛仙劍客之形影。然則，其才又豈管人所可量哉。著萬言書不奇，著萬卷小說，乃足爲奇士，吾以是企望於小厂矣。

閩閩情俠傳自序

佛具有絕大慈悲，實則具有絕厚的情感。沒有情感的，就是沒有性靈。世之稱武俠的人們，都認爲擊技雖躍之武士，誅惡拯善之俠客是冰冷的面孔，這完全是錯誤的。

假使他們沒有情感，爲什麼要多管些閒事？見不平而奮起，這不事感情的支配嗎？爲救人而捨身，又怎麼不是感情的驅使呢。

所以我寫這部武俠小說，命名爲情俠傳，憶民廿一爲本市實權日報寫「俠晉柔情記」後，爲滬上施蛰存先生所謬獎，謂爲武俠說部之別開生面者。實在余既不熟擊技之術，更不敢造謠騙人，寫些神奇鬼怪的玩藝。只就人之至情，寫爲俠義的故事吧。請讀者勿以讀「劍斬頭」或「上打揮花蓋頂，下打古樹盤根」的眼光，來賜閱拙作。只當是村老閒話故事來飛聽吧！

武俠
長篇 閻 閻 情 俠 傳 (上集)

一，廟台下的一个怪人·····	一
二，黃昏後的一幕趣劇·····	十四
三，太痴了——怎麼不招禍？·····	二七
四，誤會嫌疑倒成幸甚·····	四二
五，又是一幕離奇的表演·····	五五
六，使而演成情的局面·····	七三
七，疑雲至起因愛幾成仇·····	九七
八，誤會倒不可解釋·····	一一六
九，引起了軒點大波·····	一三七
十，不期而會的糾紛·····	一四五

義茂書局各種小說目錄

耿小的著 社會小說
耿小的著 農村小說
耿小的著 幽默小說

煙雨芙蓉
鳳求凰
風火家人
一鍋麵
磊落
落山風

全書二冊 定價八角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
全書兩冊 每冊七角
全書一冊 定價八角
全書一冊 定價八角

王小厂著 言情小說
王小厂著 言情小說
黃浮鷗著 愛情小說
黃浮鷗著 義俠小說
黃浮鷗著 哀情小說
黃浮鷗著 言情小說

模範作文良友
大千留影
曲線人生
青年桃花
紅葉谷劫鏢記
儂之淚
玉碎珠沉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全書一冊 定價八角
全書兩冊 每冊八角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武俠
長篇

閻閻情俠傳

(上集)

王雲倩著

一，戲台下的一個怪人

龍王爺也有時候走，因為善隱莊的龍王爺平常就很出名的——有求必應——。過去這一年（總是在五十年前吧）由春天就沒有下雨，直到五月十三，關二哥磨刀的日子；仍然一滴雨都沒落。有人說：龍王爺也太懶了！他就不許傷傷風，打個嚏噴；也湊合着能把地皮濕一濕啊。不用說莊稼，都乾的要成了柴火，就是人，也覺得有點受不了；乾的嗓子眼直冒烟。

什麼雨是水蒸汽遇冷而成的，那時的老百姓是一點也不懂，只知道雨是龍王爺所掌發的，他叫下雨就下雨。旱了，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求龍王爺。央告他發點善心，別總那麼懶了。據說：龍王爺一念之慈，上奏天庭，玉皇大帝傳旨，這才能下雨。下了雨，老百姓當然要感謝龍王爺。如果龍王爺不聽那一套，說什麼也不下，老百姓也有惡的辦法，於是乎求之不得，則強之而後可。把龍王爺拉到車溝裏，叫他也晒一晒；嘗嘗這乾巴滋味。

如果一央求就下雨，老百姓感謝龍王爺的恩惠，知道他愛聽戲，便寫幾天戲，叫他樂天。

善隱莊的龍王爺，是一位很知趣的龍王爺；從沒有被人拉到車溝去過。這年旱的人們急了，大家約會了幾十個村莊；頭上都戴了柳枝編的圈；抬着筱籊大的鼓，捶的山響，到善隱莊龍王廟裏去求雨。

果然名不虛傳，有求必應，龍王爺點個「准如所求」當夜降了一尺甘霖。老百姓得了雨，自然照例的感謝龍王爺了。在資唱戲，以表寸心。這戲台自然搭在龍王廟的前邊；可是，龍王廟並不是在善隱莊裏；只是在村外大道邊上，用磚建築的不滿三尺高的一間小房子。那位龍王爺的全身，也就是一尺多高。

戲台自然就在道邊一片空地上搭了起來；台下三而用蓆搭了看台。正而是村的辦事員，以及當地官人之席。兩邊是本村裏有錢的富戶，預備接姑娘請女婿；一般親友們來看戲的。這種地方就跟大戲院裏的包廂一樣。正中池坐的地方。是無條件無代價的，准許任何地方人們來看的。決對不收門票；更無茶資小費之勒索。唱戲的時候，正是秋禾將熟，農事稍閒之際。

鄉間人，平常一天價由日出而起。至天黑才息了忙忙碌碌的，那有什麼娛樂機會？不用說男子，就是女人，也是一樣沒有一點閒暇，去尋娛樂，滿了年節之外，照例是在工作着。因為天旱而下雨，又因為下雨而唱戲；這正是給他（她）們一種娛樂的機會，雖然說是給龍王爺唱的戲，他聽不聽的沒人知道，可是，在這附近二十里周圍的老百姓，反正都想趁這機

會來聽聽戲吧！

在唱的頭三天，有錢的富戶，就張羅着請親友，預備食宿。所以平日無形的禁屠，也在這幾天開了禁。

善隱莊的一位半大財主周瑞祥，遇到這種機會，他是最倒霉。也是最熱鬧的日子到了。五位小姐，已經有丈夫的：倒有三位。兩位少爺，都娶了少奶奶。這個日子一到，三位姑奶奶，偕同三位姑爺，外帶七個姑娘的兒子女孩，一共就是十三口，都一齊到他家來看戲。

姑奶奶到了娘家，可以說是最佔優勢的。姑爺又是一般人所稱的貴客：自然更十二分優禮有加了。就是兩位少奶奶的母族親戚。也趁了這個機會來看女孩：揹帶着看戲。別看周老當家的——瑞祥——歡迎姑奶奶姑爺；他的兒子——玉，琳，——却歡迎岳母帶着小姨來。此外周老太太的母族：周瑞祥的親戚；也來了不少。這樣的一個日期，至少也有三十多名口的增加，所以周家又是熱鬧；又是倒霉！

出了關的這三位小姐之中，長次都不見得怎麼漂亮，就算這位三姐，雖然是村姑變的村婦；却具有八九分的姿色。四姐只不過十八歲；五姐正在破瓜之年。這小姐妹倆，得天獨厚，不僅是艷麗雙絕，而且鬢蕭之外；還都識得幾個字，一時遠近村莊，都知道周氏雙艷。蓉姑是四姐的小字；蓮姑是五姐的芳名。周瑞祥因為這兩位千金，模樣遠在三姐之上，所以對於她們倆的婚姻，也就撰擇嚴于那三位小姐。直到這次酬謝龍王爺，還沒有為她們選着佳婿

在五十年前的時代，不要說是鄉村的姑娘，就是城市的姑娘們，平常也不許到門外去過過風；不用說逛公園，那時候也沒有公園，大概也是因為沒有人逛的原因。除了有這種特殊的機會，她們——姑娘們——是永遠被禁在大門之內的。所以在這種特殊機會到了的時候，她們就和遇了大赦的囚徒一般：誰不想乘機出門觀觀光呢？

鑼鼓喧天的響了兩次之後，戲雖然沒有開場，可是，已告滿座，尤其是東邊女看棚之外擠聚的人們，比較最多。大概在看棚裏邊，因為有兩個具有絕大魔力，誘惑性的人兒，所以這般人們，都不措擠得臭汗直流；也要往那里躡。並不是那邊是上場門，便于看戲；所以人們爭那塊地盤。只是醉翁之意。根本就不在酒吧！

其實這有什麼意義，總然擠到那裏，比較近切的多看她們——周或雙艷——兩眼；又有什麼惠可沾？這是令人不可理解的事。然而子曰舖的老夫子，却評之曰：「過屠門而大嚼」，雖然吃不到嘴。也可以多嗅一點腥味，聊以解饑吧！

在野台子底下看戲，自然不能像時代的戲院；可以對號入座；只有憑着兩膀子牛勁，一身白毛臭汗，實行擠的工作；才能得到地盤。何況，除了向戲台上看戲方便之外，向後看，還別有強于台上之粉白黛綠的人兒；這種地盤，更非弱者，自謙自餒的人所敢希冀的了。

然而在雙艷的心目中，絕不想看那胳膊多粗的小夥子；她們所希望看一眼的，正是無力

擠近芳趾的那般弱者。

天下的事，却是很奇怪的；越是這樣希冀着。越不能如願以償。試問她們所想看一眼的人，也是想看她們的人；可是，他們却沒有那種能力勇氣，可以擠近她們的芳趾的。這不是天然的缺憾嗎？在一個缺憾之下，往往使人們憤懣着老天太不平了！

「哎呀！哎呀擠死人了。你——你們——你們——不要擠我——我——出去。」這是一個人很儒雅而文弱的書生呼喊着。似乎他這樣乞憐式的喊聲，應當得到人們的同情；而不再擠他了。然而，他所得到的同情，只有蓉姑的驚愕，蓮姑的駭怕！擠他的人們之中，倒有幾個喊罵着：

「韓銘新這小雜種，也想跑到我們眼皮底下找便宜來；這真是他媽的不知死活。」在這罵聲未正之時，又是一聲慘叫。台上的蓉姑拉了二嫂和三姐玉姑，用手指着台下很急促驚慌而不顧一切的說：

「你們看韓家大哥被人擠倒了！——定要——受傷的。」

吹皺一池春水，于卿底事？這底確是不錯的。韓銘新被人擠倒了。固然是大家認為驚奇的事；可是誰也不會這樣關心他的，只有蓉姑這樣忘了一切的避忌，而表現了她那芳心中的關切。蓮姑悄悄拉了她一下說：

「姐姐，妳——妳爲什麼這樣着急？」旁觀者情的蓮姑，暗示給她，不應當那樣的表示

。但是，既忘了一切的蓉姑，仍然不會明瞭妹妹的警告還在抗辯着說：

「人都要被他們踩死了，怎麼不着急呢？」這更明顯着告訴人說：她是如何的關切之深？二嫂三姐也都笑了！她們的談話只不過很簡單的兩句，可是她——蓉姑——的驚慌，也只是一剎那。

連着又有兩聲慘叫；可與方才韓銘新的聲音不同。一兩個自以為賂賄多粗的漢子，也學着韓銘新的喊聲，叫了起來。隨着他的喊叫，他那身驅不由主的，往後倒去。自然因此而讓開了一片空隙。那片空隙，正是韓銘新被擠而倒的地方。假使這兩個人不往後倒，韓銘新一定被人踐踏之重傷；甚或斃命。

蓉姑因為在台上看的比較清楚一點。她又怕又急；只是不能跳下看台來，親手將銘新拉到台上去。

那兩個人躺下之後，却沒有人來在他身上踏一下的。他們也似乎是遵守着命令，不叫他們起來，他們就不敢起來。這也是惹人最注意的一件事。躺下的那兩位大個兒身傍，誰也沒有注意，忽然站着一個十七八歲的書生，看他那種文弱。比了韓銘新，還要加倍的，他站在那裏，抱着肩頭，唏唏的笑着，看看了韓銘新，只用腳踢了他一下說：

「你還不快起來？地下太涼，蹲着要肚子疼了。」這樣滑稽的口吻。在一般人聽着都要笑了。蓉姑也在驚恐之餘。不禁粲然！那個書生偶一回頭，他那一付俊俏的面龐，早被蓮姑看到

眼裏：覺得他不但比了韓銘新，要漂亮一倍；就是自己被人稱爲美人的和他比在一處也要稍遜一籌，她只願偷偷的端詳他，却忘了姐姐和嫂子都在一旁。

韓銘新本來是被人們擠倒之後，又怕又急，一時暈了過去。這時醒了過來，聽得有人叫 he 起來，他才知道自己躺在地下。忙着爬了起來，向身傍看了看，人們都離開自己一尺多遠；動也不動，似乎是睡了一樣，眼睛站着一個比自己漂亮一倍的一個書生，含着微笑，向自點了點頭，用手一指外邊說：

「你還不跟我出去？在這裏一會兒還得挨擠！」韓銘新仍然僵着，遲疑了一下，這才跟在他後邊，往外擠去，早讓開一條胡同，讓他們出去了。他們到了離戲台較遠的一塊地方，韓銘新一錯眼神的時候，再找那個書生，已經不知去向，他很詫異的，各處尋找了半天；也沒找着他。自己暗想：這個人把自己叫了出來，到這裏來幹什麼？回憶起方才來，自己曾被人擠倒，怎麼也沒人睬自己一下，他們是怕出人命，不敢睬自己嗎？這却是一個疑問？記得有兩個大個兒，會罵自己；並且要對自己不利。怎麼會他們也對自己客氣起來了。

這種回憶起來，又覺得方才的一切，如同作夢一樣。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怔了半天，又想到容姑，不會仔細看一眼，便被人擠倒了；這却應當如何？再回去看看她？又怕她已經走了。就是不走，那般虎也似的人們，都那兒窺伺着，豈容自己偷窺一眼？想到方才被擠而倒的危險；便將再去窺伺的勇氣打消一半。躊躇了半天，也沒有決定；到底是去好；是不

去好？

最後終於是和慾戰勝了懼怯忽然大了胆子，鼓着勇氣，到戲台下做個，二次巡禮。可是，當他到了人羣之外。看了看那人們叢動的頭，已經使他又怯退了三步。忽然又見人的浪潮，往這邊一湧，幾個壯漢，都被這浪湧出來了五六步，幌了幾下，差不多都要栽倒了。他唬的急退了十數步。找了一個高坡，遙瞻秀色；真個像過屠門而大嚼的一樣，在那裏聊勝于的無安慰着自己。

在這極目看台，無暇他顧的時候，又是一件令他詫異的事發現了：一個穿着湖色紡綢長衫的少年，搖搖擺擺的走到人羣去。他也不曾用力擠。可是，人們像自動的客氣着，讓出來了一條路。他進去也不找個地方站着，由東繞到西。轉而向南；再折而復東。這樣繞了一個圈才從從容容的走出來。韓銘新覺得他這個人，實有點詫異；他和這些人們都有相當的認識嗎？不，不能夠。尤其是他這一身裝束，不像鄉間的。他到底是那裏來的？爲了什麼人們都不擠他？如果早知道他進去是這樣容易，莫如自己跟他進去。——這是多末後悔的一件事？

這時那人早已到了他的面前。給了他一個微笑。附的帶着向他作了一個慙態！表示着譏諷。他太傻了，韓銘新沒有留意到這點，只覺得他很像方才領着自己脫出這危險地帶的那個少年，不過，只一個很短的時間；他的衣服換了。記得方才他穿着一身短衣服似的，沒有這件長衫。怎麼這樣快，到什麼地方去找了一件長衫來？

獸子似的瞧着那個少年，見他又向遠處走去。這時台下的觀眾們，都把日光注意在他身上；他很快的走得人們看不見了。

韓銘新只顧看着他，覺得背後有人拍了自己肩頭一下：他回頭看時，却沒有有人在距離他近的地方站着，只有幾個年老的農夫，僵僵着腰背，指着戲台講說那戲文裡的故事。

這又是一件可怪的事，這幾位老頭，決不會和自己開玩笑；更不會有這麼靈便的身體：只在一回頭的時間，便退出去了有五六步遠。迷信兩個字，在那種時代，還沒有破除；「關鬼」是可以相信的，不過日色正高大白天的，那裡有這麼大胆的鬼，不怕日光，就敢出來作祟？

有此一想，自然這暫時的破除迷信，做到了。雖然是自己理解的，認為十分有理。不過怯弱的心，總不會馬上就消滅了。終于是躲開這裡，另尋一塊比較好的地方，方為上策。

另一處遠一點的高坡，差不多看台上的人，已經模糊了，自然沒有一個人想爭那塊地盤了。很清靜的，只有一個人，站在那里，可是，他的戒備心終于存在。不時的回頭看一看，拍自己的那個人（？）鬼（？）來了沒有？

這次固然是沒有再拍，只是一塊小土塊，突然間光臨到自己的頭上了。他啊了一聲，急尋投土塊的人，那裡去找？不但沒有找着；接着又一塊飛到頭上。

韓銘新到底是讀書人，想到尋找投土塊的人，這也不難：先要知道這土塊是由那一方投

來的？然後依着樣土塊發源地，再用迅速的察看，自然能土落人出了。

設計雖好，無奈收不到一點效果；連着三塊土塊。是由東南西三面飛來的。除了同時有三個人，怎麼能由三方飛來？而且，一方面的發源地，也不會找着，這是最可怪的。只有認爲今天的日子不好。這月的月令不佳！出門便會遇邪，趕快回家去，戲也不必看了，人更不必希望？

韓銘新決意回家，自然要離開這熱鬧的戲台了；然而，當他剛剛的離開這里，走了不到十幾步，一個同學李士傑，由後面趕來，叫他：

「銘新！你怎麼不看戲了？天還早哩，好戲還在後邊？等看完了再走也不晚。」銘新停住脚步，回頭見是同學，不由得把回家的心，又活動起來，皺了皺眉說：

「我本想多看一會兒，那知道今天的日子不好，出門總遇上邪事。那會兒在東邊看台下，幾乎擠倒被踩死？好容易有一個人來救命，把我領出去。也不知道人是神，領我到那邊，再找他沒有踪影了。我回來不敢再往人羣里擠，找了一個高坡的地方站着，雖然看不清聽不准，還可以保險被有人來擠呀。想不到總有人用土塊投我，我也找不着是誰？躲到別的地方去，仍然是有人來投。我覺得這一定是什麼邪祟，和我開玩笑。所以我不想再看了，要回家去了。」李士傑笑說：

「你這人很的白的，怎麼這麼怕神鬼呢？就是有神鬼，也不能在這日光高照之下，出來

和你開玩笑？這一定是小孩子們，和你開玩笑。你說方才你被擠倒了，我不知道是誰，就聽人說，有人被擠倒了，幾乎把命喪了？說是有一個年青的學生似的，把被擠的人救了出去，那兩個誠心擠人的人，也不曉得怎麼的，自己忽然栽倒，再也爬不起來了。有人說是神佛有眼，現時現報，也不知道這話是真的，還是假的？敢則被擠的人，原來是你呀！到底那兩個擠你的人，怎麼樣了？」他們兩個談着方才的經過，忽然見那邊走過一個人來，銘新用手指着那人告訴士傑：

「就是這位，他把我救出來了。」李士傑回頭看時，那人只是笑了笑，轉面又回去了。士傑似乎是覺悟了似的，啊了一聲！銘新還在發怔！士傑沈吟半晌才說：

「你以為這位是作什麼的？我看他眉宇之間，秀而帶煞，行動有如游龍驚鴻，決不是什麼平凡之輩。你說有人和你開玩笑，我覺得也是此人。」銘新連連探頭說：

「這不能說是他，他既是救出我來，一定是一位正人君子。那能再要笑我呢？」士傑解釋着說：

「你要知道：大凡一個奇特的人，總是有一種奇特的地方，他救你。固然是正人。和你開玩笑，却也無傷大雅；我想也不能就說不是他。並且。你認為是和你玩笑，或者他還許是暗示給你什末，只是你不能領會得吧，我聽台下人們說：他出入人羣，也不用力擠，也不用力推扯；可是接近他的人們，就象觸了什麼邪氣似的，身上又痛又麻；不能不躲開他一點。所

以他出入人群，就象無人之境。你說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異人，我們平常看書，總以為這樣的人，在世界上不准真有；那想到不但是真有，而且還要出人意料之外？」

像演講評詞的一樣，這番話說得銘新聽了，又是詫異，又是驚疑。本來他被土塊投的，已經就有些詫異而幻想的地；這時在聽士傑這樣一學說，不由得更加神奇了。

「依士傑兄這樣說，那人莫非真是個什麼神仙之流嗎？」銘新用着懷疑的口吻，這樣問士傑。士傑笑答：

「雖然不敢說是什麼神仙一流，然而，他也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物。你說今天如果不是他，恐怕最底限度，也要受了傷。你不要疑心這個人，他總是一個良善的人；絕不是什麼惡暴的人。」士傑一面和他說着，一面同他又回到戲台下邊。他們仍然是遠遠的找了一個高坡站住，只是遠觀而不敢取了。

銘新心中自有他的心事：這次又同士傑回來，並不是據記着看那狗打架的戲，却是想着那東邊看台上的那個關心他的人兒。站在這末遠的地方，遙遙看着那東邊看台上的一群粉白黛綠，雖不能很切的看清楚了，也能看見那一片花紅柳綠。

就是唱的很熱鬧，他却沒有看一眼，士傑和他講說着那戲中的情節唱做；他也不聽得聽見了沒有，只是哼哈答應着。馱子似的，直勾勾的兩眼，注視着那邊看台。

又是一塊小土塊，打在他頭上，他回頭看時，仍然是一個人沒有，他啊了一聲，拉了士

傑一下說：

「那個傢伙又來了；方才又用土塊打了我頭一下。」士傑回頭看了看，一個人也沒有。情聲說：

「大概這也是那個人兒幹的。你不信你就留神。」銘新皺了皺眉說：

「我又沒有得罪他，他爲什麼總和我開玩笑呢？這可真是有點怪！」士傑微笑了笑，也沒有表示什麼。銘新仍然看着東邊着台上的目底；又獸子似的生了神。

又是一塊土塊，打在頭上。這次那土塊掉在地上的聲音，比較不同。似乎是有紙包裹着的，他低頭看時二個紙包，掉在自己身後。俯首彎腰，把那紙紙包了起來；打開看了，裡邊除了一塊小土塊之外，還有一張字箋；他不能不視爲怪物了；展開字箋一看，吃了一驚！

「是癡是獸？死生不顧；去而復返，念茲在茲。柳稍月上，黃昏其時；伺之中途，可得詳細。」這麼一張怪字箋，寫的是秀勵之極。詞句間若隱若顯，指出他那心事來了。銘新自然要驚疑的，在驚疑之下。又想這張字箋；不但來的奇怪，而且裡邊的言詞，也頗可異，自己的心事，他怎麼知道？莫非真是像士傑所說：這是一個異人嗎？還是一個神仙呢？

一件不可理解的事，總會使人們疑心到神仙怪方面。其實，他自己作出來的事，已經使細心人一看便知；他却覺自己是怎樣的秘密，爲什麼別人會知道呢？

當銘新看了那字箋之後，他便暗自盤算起主意來了。遵着那字箋上的話而行呢；還是不

相信？這兩個問題，在他心中躊躇了半天；最後，還是遵照那字箋上的話。因為總認為這是神仙似的啓示。

二，黃昏後的一幕趣劇

這樣站在那裡，仰着脖子，總向遠遠的着台上看；這是多麼勞累？時間一長了，自然的感覺到不能支持。站是不能在站了；脖子也不能在揚了；蹲在那裡，暫時的將頭低了下來。想着是休息一會兒，再繼續那癡望的工作。可是，他雖然覺着時間不大，已然經過了十幾分鐘。

我站起來，探頭向東邊看台上一望；那惟一的目標，已經沒有了。這一驚，比了方才被土塊打的還甚，再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士傑叫一聲都不顧，忙着往村裏就跑。一氣跑到村裏，找到周家門口，也沒看見一個人。這是何等惱喪？幾乎把命喪了？又受了半天累，也沒有如願如以。

垂頭喪氣的再搬回戲台下邊，恐怕方才沒有看清楚。忙着又向那邊看了一下；仍然是鳳去台空！一個人也沒有。我找士傑也不知那裏去了？看了看天色已近黃昏。想起字箋上的話，爲什麼不靈了？天還沒有到黃昏的時候，她們爲什麼先走了？自己在什麼地方去等她們？這不成僅了問題，而且他認爲是很嚴重的問題了。並且，因爲這個問題，又引出了更多

的問題來。

天已經晚了，那裏吃飯去？這是一個問題？飯縱然可以買一點油炸鬼燒餅老豆腐之類的吃了，這睡覺又成了問題。天雖然不算涼，如果在露天上睡一夜；自己從來不肯試驗過。爲了這兩個艱題，却將方才那個問題忘掉了。只好先打算解決目前的這個問題，然後再顧到別的事。

李士傑的岳家，就在這善隱莊住，自己何嘗不可以到那裏找一找李士傑？他如果住在他岳家，總可以借一個地方，暫住一夜。其實自己離家不過十數里路，如果鼓着勇氣，回到家裏：這一切的問題，不全可以解決了？

然而繫戀着東看台上的那位蓉姑，怎麼捨得走開這裏？不是找李士傑借宿去，明天仍然可以繼續着看戲。

當他打聽明白李士傑的岳家，就在他心目中所盼念的人兒隔壁之後，更是喜出望外！似乎是已經距離着如願不遠？其實，其是幻想吧！

士傑雖然是住在親戚家裏，有同學的來借宿，他也不能招待一下。況且，岳家也是一個方便之家，房舍既多，一切都很方便。所以他到那裏，毫無推却的便留他住下了。

在鄉間的風俗，姑爺同着姑娘住岳家，差不多是不許同房。所以士傑也很愿意銘新住在那裏。好同他作個竟夜之談。在士傑所談，只是白天所看的戲文。可是銘新却想由

他的吻中，一詢他們的芳隣。士傑雖然不甚明白他的用意；也不是一點不明白，只是和他裝糊塗。

這樣不投機的話，銘新早就厭惡了。但是，想睡又睡不着，而且蚊蟲，臭虫，——這些應時當令的東西，都出而活動起來。他更不能應付這些東西，而安然的入夢了。只有找個安全的地帶，躲避了這些東西。

在鄉間的夏季裏，既嫌房中熱；又怕蚊蟲臭虫咬，最適宜就是平頂的房上，作了臨時的行床。地勢高，蚊蟲飛不到；臭虫，根本就不能有。這種地方，可以說是夏季的福地了。銘新也沒和士傑商量，記得他們院裏有一張梯子放在南牆下邊；自己儘可搬了這張梯子，到房上去睡一夜。

然而，自己是一個書生，不能比作莊稼活的人，那能這樣放肆？而且，又是在士傑岳家？更不能太隨便了。只有悄悄的起來，蹑到院裏；乘一乘涼。這正是七月的上澣二鬢新月，媚如鸚鵡的秀眉，澄清的銀河，橫亘天際，很像一匹素絹。微風過處，溽暑頓消。隨着風吹入他耳鼓里一陣嚶嚶潑泣之聲，似乎是階前墻角的蛩聲；細聆聲音的來源，却像由隔壁周家來的，他聽了之後。心中一動，暗想這是誰在悲泣呢？是不是看台上的那位意中人？他這樣想着，把方才要上房的勇氣，又鼓了起來，上房准能察看出是誰來？這不過是一種想象吧？

當他悄悄的登上房去之後，果然能够比較在院裏聽得清楚一點了。很準確的是在周家院

裏發出來的哭聲。在哭聲之外，還有底微的語聲；他忘了一切似的，由這邊房上，爬到那邊去了。雖然在平時走一點不平的路，都要害怕，這時也不知道他是那裏的勇氣？竟能房上行走。等他爬到周家房上的時候，腿却有點酸了起來；由房上向下探頭時，就見一所小院落；裏邊只有三間北房，三間西房。他所停止的那房上，就是西房。那種哭聲是由北房的東間發出來的。

窗紙上的人影，因為燈光的映照，很清晰的能看出來：是兩個女子，一個是站在地下，一個是坐在窗下。很明顯的能看出這哭聲是那坐着的女子所發的悲痛。固然不能辨識出她的容貌，到底是誰？可是，彷彿着很能認出她和看台的蓉姑差不多。

她爲了什麼哭泣？這是使他最關心的。恨不能馬上下房，問她一個明白！但是，這不是可以冒昧的。暫是伏在房上，聽聽他們說什麼？

姐姐妳總是哭幹什麼？這種事雖然是無中生有，可是也怨姐姐在看台上太大意了，這羣土棍們，本來就不是東西。他們一天價沒有事還找事哩，何況落在他們眼裏？好在媽已經和姐姐將爸爸勸好了，他這時不能再疑惑妳了。你還要哭什麼？——這是站着的那女子說的。坐着的那個嗚咽着答：

咳！妹妹，妳不知道，我倒沒有什麼關係；妳沒看見那封信上寫着？我替他太担心了。妳知道他是一個文弱的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如果被他們擠住了，還不是吃苦子嗎？再說，

人家選空的，爲什麼吃這苦子；這不是無妄之災嗎？」那個嚙嚙笑了說：

我說姐姐爲什麼這麼難過呢？原來是怕他吃了苦子！咳！姐姐，妳也太關心人家了。你這樣關心人家，人家準能知道嗎？恐怕你這心白用了。再說你不是和人家連話都沒有說過嗎？怎末一張口就「他」，這個他又是誰？」

嘴是這樣刻薄的小妹妹幾句話將他招得哭的更利害。

房上的銘新，突的生疑竇；也在猜想他是誰？值得她這樣關心？仍然是不能下房去問，又聽得小妹妹說：

「姐姐別哭了我說錯了。姐姐還和我害什麼羞呢？實在說起來，他可是真不錯。總算是姐姐的眼光很亮，沒有認識錯了。可惜，今天這個機會，連仔細看他兩眼都沒有看；這是多麼冤呢？我想他明天一定還要來；我們還是在那地方看，他也許還到那裏去。」小妹妹又安慰起姐姐來了。

「明天，我那能再看戲去？爸爸絕不能許我去；」姐姐又在牢騷着說了。

房上的銘新，越聽越覺得氣悶不出，真個幾次要張嘴問人家，可是因爲一切的顧忌，自己不能不警在心里了。再聽了一會兒，忽然想起：這兩個女子，未必就是那看台上的那兩個，自己在沒有一賭廬出真面目的時候，強自寬解一下。

到了最後自己商量的結果，還是想法下房；偷偷看看：到底這兩位是誰？下房惟一的利

器，當然要借重梯子了。爬到土傑這邊房上；蹲在那裡，伸手將靠在房簷上的梯子提了上去；悄悄抗了這張梯子，又到那邊房上，然後將梯子慢慢的墜在那院；放大胆子，由梯子上下去；蹑手蹑腳的湊到窗前，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破孔；將一隻眼，向裏正要時；忽然間房中的燈光熄了。他不由得一怔！就聽房裏響了一聲！他忽然看自己的一個頭影，被月光映照著，在窗上很顯明的。他吃了驚，趕忙的往下一蹲，心頭突突的亂跳起來，又聽見房中那個小一撇的女子說：

「姐姐你瞧這事太奇怪了，爲什麼忽然間燈滅了，又沒有風？這是鬧什麼呢？又聽那個大個的說：

「有什麼鬧的，你這樣大驚小怪的；大概是房的灰掉下來，把燈灺滅了。還有什麼可怪的？那個沈吟着說：

「不是有歹人吧，姐姐你快找找取燈兒，把燈點着；我同姐姐找一找。」銘新一聽，這事要糟，如果她們一出來，自己非被人家看見不可。萬一被人家看見，這不是壞事嗎？他想着急忙鶴行鹿伏的，爬到那邊房簷下；想找那上房的梯子。那知那張梯子沒有了這一下他可吃驚不小。暗自着急；這張梯子那裏去了，如果沒有這張梯子，自己怎末上房呢？

急中生智。他見那邊的牆不甚高；牆下還有一棵小榆樹；正好爬上小榆樹，再上牆頭。悄悄的爬到小樹下邊，正要往樹上爬，忽然間覺得蔭後邊一涼；似乎是有人吹了一口的一樣

。他急扭頭看時。什麼也沒有。這是使他更詫異的了！

先不要怕鬼。怕人是比較更要緊的；急急忙忙的往樹上爬。一伸手摸着那棵樹幹；覺得黏糊糊的摸了一手。他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也顧不得擦抹，趕緊爬上了樹，由樹上爬到牆頭上；在串士傑岳家那院中，自己暗想；怎樣跳下去呢？

可是當到了上房的那座牆上時，那張梯子，正好擺在那裏。這是多末奇怪的事！是誰和自己開玩笑？莫非是士傑，沒有睡着，暗中跟隨着自己？

這樣的猜想着，急急忙忙下了牆，到了房中一看；士傑的呼聲正酣，睡得十分甜濃。也許是他裝着睡，故意如此。叫了他兩聲，却又不應。他忖度着士傑，不準這樣開自己玩笑；也許是有有狐仙？

又是一種猜測，但是，終于猜不出來，窩在床上想睡；可是想到蓉姑的哭；再也不能入夢，她爲了什麼哭？聽妹妹勸解她的話，似乎是蒙了什麼不自之冤了？這是多末令人爲她不平；爲她憐惜的？又想到：始終沒有一賂盧山真面目，到底是蓉姑嗎？這終是一個疑問。他爲了這兩個問題，在腦中思索着，更不易睡着了。

無論如何，還是得探個水落石出。二次又鼓起勇氣來，想起那梯子還在牆上靠着，何妨再去探聽一番？二次上了房比較胆子大的多了，很快的爬到那邊。只願很快的往那邊跑，就忘了把梯子搬過去。再返回來搬梯子，梯子又不知誰給放倒墻下？他蹲在牆上一陣發怔，就

覺得屁股上似乎有人用棍戳一下；他唬的一扶墻頭，幾乎栽了下去。回頭看了看，那邊一個人影也沒有。心中不住的禱念着：「大仙爺，二仙姑，和你平素沒有冤仇；爲什麼這樣和我開玩笑？無論如何，請你將梯子給我豎起來！我好下去。」他只顧禱告着，兩眼睜着墻下那張梯子。可是那張死了的梯子。並不因爲他禱告，而自動的立了起來。大仙爺雖靈，也不能叫人看着把梯子立了起來。還是讓開一時，讓他老人家恢復原狀吧。這是他心頭想的慢慢又爬過那院，在房上偷偷的向人家房中看；燈光又亮了。不過紙窗上的人影。只剩了一個：沒有個那小一點的了。那個倩影似乎是伸了伸懶腰，微吁了一口氣，便站起來了。在房中來回溜了起來。

這是多末好的一個機會？假使自己能下去，不但可以偷看她一看，或者還可以僥倖被邀入房中談一談！這是他的幻想，也是他的希冀。

然而沒有那種胆量，不敢跳下去。心想回去看看那張梯子。如果蒙狐仙老爺給立了起來，儘可以再提到這院來，下去冒一下險。等又回到墻頭上，往下看那張梯子的時候，不但沒有立起來，而且還是踪影不見。這位狐仙大爺，也太開玩笑了，這時只顧了急，却忘了那個機會。

賭氣又禱告了半天，仍然回到那院裏去，往房下一探頭，喜出望外！那張梯子，正好立在房簷下；他不顧一切的由梯子上下來，悄悄的敲到人家窻下，正要往裏看時，忽然一愧小

土塊，叭的一下，打在頭上。這又是一幕怪劇，使他把勇氣打消了一半。

大仙爺莫非不滿意自己這種心意！或是他故意的和自己開玩笑？一種迷信心理，很足以使人在這時懸崖勒馬。所以銘新二次下房，想去窺探人家的閨閣，忽然一塊土塊，打在他的頭上。他不禁一怔！心中想是狐仙不滿意他這種行動，便不敢再看了。

想退了回來，又覺得這前功盡棄，好容易下了房，如果看不出一個究竟來，這是多末冤呢？他想着又要再探頭時。一塊土塊又打到頭上了。二次的警告之後，在不能使他鼓起勇氣來了。悄悄的往回走時，一聲嬌嘆，又使他停住脚步。假使不是口閉得緊，他的聲音就會奪喉而出的。怔了一下，第三次在回到窻前，堅決了意志，將窗純濕破了一個小孔，用一只眼向裡看了着；這一間房間，雖然不大，可是收拾得總算很乾淨。窗下擺着一張八仙桌，兩把椅子，順山牆一條大匠，窗上的寢具，也十分華麗。大紅洋緞的夾被，蓋着一個面向裏睡的女郎。窗下面擺着一雙小小的綉履，他的眼光恨不能拐過彎去，看一看那女郎的正面。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本想看出這女郎是誰來，可是這樣一來，也只看出一個背影，這又有什麼用呢？然而，雖則不知道這個女郎是誰，可是看她這俏俐的背影，和那雙瘦小的綉履，也能斷定她是一個絕色的美人了。爲了貪看這樣的美色，早忘了自己是在偷看人家的閨秀；並不是沒有一點忌諱的可以常看。

腰也彎的酸了，眼也模糊了，剛把腰直了起來，就得身後有人摸自己一下，唬的他忙回身看時，一個影人也沒有。四下裏找了找，也沒有什麼踪跡可尋。仰頭看了看天空，銀河欲瀉，星月皎潔，寂靜的連房中那個女郎的呼吸聲，都彷彿聽見了。

他最奇異的就是那土塊和方才戮自己的這一下；到底是狐仙呢？還是鬼怪？這是不能自解的，總站在人家的窗下，有什麼用呢？想回去睡，又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怔怔的站在人家窗下，發了半天愣，還是回去。看了看那張梯子，仍然立在那裏，又覺得這何必着急。不如多看一會兒，也可以了却多日的渴慕，他這樣想着，早又蹲下身去。在向裏看了看，人家還是面向裏點着。他又看了半天，人家仍然是絲紋不動，睡的很香甜。

沒有代價的打更的，他這時情甘報效，站在那裏，雖然腰酸腿疼，可是也不肯離開那裏。所希望的人家轉過臉來，一聲呻吟，由那香衾之中發出來的，這或是她要翻身了，忙又蹲下身去。然而她只是呻吟了一聲，並沒翻身。

正在有了希望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一種東西套在身上，他忙直起腰來一看，原來是一張破網，套在頭上。隨忙將那破網摘了下來，發了半天怔；暗自忖度：這是不能在停留的了。急急忙忙的回到梯子上，已經上去了一半；還回頭看了看那窗上的燈光。看了一會兒，自己微微嘆了一口氣，這才爬上房去。

等他回到士傑岳家那院中，下了牆頭；覺得又是一件軟綿的東西，打在自己頭上，抓撻

掉在地下。他彎腰彎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個紙包。打開那包看時：他這魂靈兒都要死去半天了。原來是一只尖尖瘦瘦，工精色嬌的綉履。他度量他這個尺寸，和匣下放着的那雙，逼真的是一樣。這一定是狐仙憐念自己的癡心，要作成了自己這樁好事。這樣的恩德，粉身莫報。忙跪在地下，磕了三個頭，低低禱告道：

「大仙爺這樣盛意成全，望祈成全到底，我一定心香默祝！」他在這樣禱祝着，忽然聽得哧的一笑！他這時決沒有疑心到別的，只有認爲是大仙爺接受了他這種禱告。忙又爬下磕頭說：

大仙爺，你如果肯成全我的話，請你將我這：：「他說到這裏，遲頓了一下，接着又道：

「把我這把扇子，給那位大姐送去了；並且告訴她：我爲她幾乎把命喪了？」他像瘋子似的又禱告了一番，這才那只綉履，攜回房中；却將自己的一把扇子，仍在墻下。他回到房中之後，看了看士傑睡得正酣；他便把那隻綉履拿出來將燈剔亮了，就在燈下賞玩起來。

這樣賞玩着，神經更加興奮；直到將那一燈油熬乾，他才擋着那只綉履睡了。這一覺醒來之後，天將放曉，房中却還朦朧看不清楚，他用手一摸，懷裏那只綉履，不知去向。這一下可把他驚的腦都忘了。一翻身爬來，各處亂找了半天，也沒找着。他疑心到士傑和他開玩笑，被他拿了去；忙將士傑推醒追問他：

「你拿了我一件東西嗎？趕快給我，不要開玩笑！」士反問他丟了什麼東西？他不好意思說什麼，只好說：

「你不要管我丟了什麼，反正是我丟了東西，一定是你拿去了。不然這屋裏沒有別人，怎會丟了？」士傑急了說：

「你這人也太不說理了，你怎麼就知道是我拿了？再說，到底是什麼東西丟了？你又不肯說。」銘新見他這種神情，似乎是真個不知道，不禁將眉頭皺了起來，咳了一聲，將腳一踹。士傑見他這樣惱喪，不知他到底丟了什麼寶貝東西？又問他：

「你到底丟了什麼寶貝東西？他值這樣惱喪！」他那裏肯說？只是咳聲嘆氣的。不過到了天亮之後，忽然看見他把扇子，放在枕邊。他暗想：這把扇子是昨夜扔在院子裏，怎麼牠自會跑到枕邊？這又是一樁怪事，將扇子拿了起來，打開一看，本來是素日的，這時忽然變成有字的了。

「蓮瓣非鳥，自詫奇遇；那有神仙？爲爾撮合！少年書生，如此癡迷，倘不悔悟，恐招禍殃。」這是在他那扇子上突然間寫上的幾句話。他看了又是怕，又是恨；怕是這話語有點鋒刺；恨是這位大仙爺，不管就不管吧，何必弄這把戲來嚇人？

士傑見他打開扇子端詳，便湊了過去；也要看一看，他早將扇子合了起來。士傑問他扇子有什麼秘密？他不肯說出來。只是自己回憶着昨夜之事，十分惱喪！

這天的戲，本不想去看，但是，士傑非拉他去不可。到了戲台下，仍然尋找他那目標，只是今天白來了。這樣的無目標的戲，看着實在沒有什麼意思。所以他看了不大的工夫，便要走。士傑問他爲什麼這麼早就要走？他只推頭暈。士傑因爲信他這頭暈是真的，陪他一同回到他岳家。在銘新自然暗合私意，到夜裏還可以探聽探聽：蓉姑爲什麼不去看戲？爲了昨夜她的哭泣，自然使他不能放心，勢必探聽明白，不能够將這樁心事放下。

士傑不知個中的底細，只是疑爲他真個是病了。這種暑氣未消的熱天，自然要小心他的病；他也只好犧牲了這天的戲不看陪着他在家裏。幾次要給他請個大夫來，他總不肯叫請。到了夜裏，士傑却不敢再先睡了，叫他先睡；這一來他預定的計畫要發生障礙了。

朋友爲了看護自己，而不肯早睡，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不是好意呀？至于自己的用意，人家怎麼能知道呢？好在這一夜的時光，不是很長的嗎？倒可以先睡一覺，將精神養足，然後再去工作。

這樣打算好了之後，先躺下睡了。本來昨夜多半夜也不會睡，今夜倒是睡了；躺下就沈沈的睡熟。這一覺醒來，睜眼看時，屋裏黑洞洞的，燈已經熄了。借着窗外星月之光，可以看見那邊床上睡着的士傑，已經沈酣入夢。

悄悄的起來之後，拉開門到了院中，先向放梯子的那邊一看；奇怪的很！梯子已經豎在牆頭上：這是誰這樣知趣，省得自己費力了。爬到梯子上，頭剛過牆頭，早有一件東西，在

牆頭上擺着，他一看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別的，却是他把扇子。拾了起來，暗自忖度：這還是大仙爺開玩笑，絕不是別人。打開看時，更奇怪了，昨夜寫的那幾句話沒有了；又換了一付素白紙的扇面。

立在梯子上發怔！這的確是有點太難以爲情。將扇子先掖在腰裏，登牆而上房，由房上串到那邊。到了那邊往下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原來黑黝黝的屋裏院裏一樣，什麼也看不清。側耳細聽了聽；一點聲息皆無。

抗着那麼一張大梯子，在房上來回搗咕；這底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是下去？一點什麼也看不見，聽不見，這太無聊了。不如還是回去的爲妙。

可是她爲了什麼不去看戲，這種原因，不成了疑案嗎？所希望的一切，都不能奏效。白的抗着梯子跑這麼一趟，未免太不值了。雖然是惱喪，只好回去。

當他將梯子再搬回來剛剛的順在牆上，忽然間梯子的上邊離了牆。他噠了一跳，忙往下看時，不禁一怔！

三，太癩了！怎麼不招貓？

梯子離了牆，想再由梯子上下來，當然是不可能了。他往下一看，見貼着牆站着黑黝黝的一個人，兩手推着那張梯子。他這一下可真唬壞了，幾乎由牆頭上掉下去，口中雖不敢喊

，可是，又禁不住喊了出來：

「哎呀！」這樣的一聲，他喊出來之後，又後悔自己不應當這樣喊；然而已經喊了，這豈不是一件糟糕的事？

在這一怕，而無意喊出來之後，又是一怕！于是乎也忘了看一看墻下邊那個人；到底是什麼形狀了？等他驚魂已定，向下再看時那裏還有人影？那張梯子早又靠在墻下了。他這次聰明了一點似的，忙將那梯子先按住，急急忙忙的下了梯子，先向四下裏尋找了一遍；那裏還有人影？

經過了這次的驚恐，不敢再去試嘗，只好回到房中睡下。雖然躺在床上，可是神魂却到了簷姑的窗外，彷彿是一副歐人春睡圖，橫在眼前，飽登秀色之後，自己的身體，似乎縮小了一樣，由窗隙鑽了進去，剛剛的湊到綉榻之前，一個粗暴大漢，由門外撞了進來，一把抓住自己，喝了一聲——「你這小雜種——」；早將神魂驚覺！睜眼一看，原來是一場噩夢。

醒後還覺得混身抖顫，等到驚魂已定又深悔不當喊醒。向窗上看，天光已經發了魚白色，他的精神也覺得十分疲倦了，這才翻了一個身重新又睡倒。

第二次醒來，已然天光大亮，士傑早已起來。他起床之後。想到昨夜的事，心中又是繫戀；又是害怕，這天仍然是先到戲台下。今天看戲的人特別增多，因為這是一偶最末一天。他遠遠的又看了看那看台，容非的芳踪已無；不過這天蓮姑却去了。他很想擠到那邊，或者可

以得到容姑不來看戲的原因。但是沒有這種魄力，只有遠遠的望着吧：

站的兩條腿都酸了；兩只眼也紅的疼了，然而戲台上唱的什麼戲，却沒有看見。只是注意着那邊看台上，蓮姑之外，還有她的二個嫂嫂。這太奇怪了！她爲什麼不來看戲來了。

爲了這個問題，昨夜幾乎掉下牆來，可是今天他又忘了一切，仍然探詢一下她那不來的原因。但是這天的戲唱完了之後。他沒有借口再住在這裏了。而且連士傑也要在這天夜裏，或是明天早晨就要走了。

爲了這個問題，他在戲不曾散之先，便盤算起來。盤算的結果，他還是回家。不過在散了戲之後，士傑還不讓他再住一夜，等到明天一齊回家。借了這個因由，很可以再住一夜。在這最末的一夜中，無論如何冒險也要得個結果。他這樣想着，便在士傑睡倒之後，又開始工作起來。

可是，也不曉得是誰，把那張上房惟一的利器——梯子——給搬開了。這是一個大打擊。本來他可以因此而知退；但是，他的痴迷未央，那裏肯因此而罷手。

先尋上房的利器，爲當務之急了。然而自己從小只知道抱着書本念書，那裏懂得什麼上房跳塔的方法？搬梯子上房，還是迫不得已的事，何況再想別的？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上房的利器，只急得他在塔根下邊來回轉。轉了會子，也沒有轉什麼妙計來，只不過是長吁嘆吧。

本來隔了一堵牆，那邊是蓉姑住的那院，假使要有可能性的話，他一定要把這牆鑽一個洞爬了過去。只是這也就是想着的事。思想是事實之母，雖不能鑽洞而過，拚着挨摔也要跳過這牆去。這樣着，偶一回頭，見那邊放着一棵古樹幹，有碗口粗細，上邊有鋸去之枝枝的結痕；很可以當梯子似的，能够接足。他不禁心中暗喜，像得獎券似的：趕跑去將那棵樹搬了過來，靠在牆上作了接足的梯子。

然而剛往上一踏，那棵樹，便要往那邊倒，這樣還是不能用。找了一個墻角的地方，將樹靠穩，然後用腳踩着枝枝之處，爬上墻頭。可是這不象梯子似的，可以搬到那邊；只好先到那邊，看看有無下房的他方。看了半天，只有這堵墻最矮，如果是下去，也只有拚着挨摔往不跳。但是跳下去還容易，最難是怎樣上來？爲了這一點，不能不打算一下。蹲在墻上，聽得比較真切一點；雖然看不見容姑住的房間，總可以聽到她的聲音。突然的一聲：

「曖呀！」這是多麼驚心的喊聲！又是嬌滴滴的發自容姑的房間。這是無論如何，不能不使他動心的。也正是給他一種奮起勇氣的機會。

銘新從來沒有這樣大胆過，這次是忘掉一切的，砰的一聲，跑下墻去。接着曖啣了一聲！雖然沒有轉倒，可是兩只腳蹣的很疼，他不由得曖啣出來。

自己是一個偷偷的跳墻者，這樣喊了出來，怎麼能不使人家聽見呢？但是已經喊了出來，再想收回這種聲音去？那太不可能了。只有暫時蹲在墻根下邊，靜靜的等了一會兒，暗想

：如果沒有人聽見，再往院裏去也不晚。

蹲在那裏，像狗似的，只恐目標大了，被人家看見，緊往小裏圍縮。只是圍縮又能圍縮到什麼樣子？仍然是很大的一塊，尤其是他所穿的是白色衣服；在這新月光輝之下，更能使人看得清楚。

這樣是不穩當的，想另找一個地方，但是，月光之下，無處不是光明的。就是有點陰影處，也不能象沒有月光之夜的那種黑暗。他止自躊躇着。忽然聽見有細碎的脚步聲音，唬的他要躲藏，已經是來不及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女郎，在月下看的很清楚，就是那看台上和蓉姑坐在一處的那個小女郎。她低着頭，往銘新藏的這邊來了，銘新藏的只管往小裏圍縮；可是早已被那小女郎看見了。那小女郎忽然一抬頭，看見他在那裡蹲着，不由得也唬的噁噁了一聲！幾乎栽倒在那裏！這時銘新知道自己已經被人看見，再藏也藏不住了，只好站了起來，向那女郎一揖說：

「姑娘受驚了！我可不是賊，請妳放心！我姓韓，和隔壁張家是同學。因為……」他借句謊話，掩飾這跳牆的恥辱；然而，一時却想不出把什麼可以掩飾？那個女郎却因為他說隔壁張家，不由一怔！想起隔壁並不是姓張。他一定是謊話，不定是個幹什麼的？或也是一個強盜？她這樣想着，早又害起怕來！

「你……你到底是……是幹什麼的？」她這樣抖顫着說，房中那位蓉姑已經聽見，在房中

問蓮姑道：

「蓮妹！妳和誰說話呢？」銘新聽蓉姑說話的聲音，便忘了一切，在院中答道：

「是我，姑娘不認識我媽？我是韓銘新，」這樣自示姓名，以求人的諒解。這位小姑娘，也想起他是兩日前，戲台下邊，被擠未曾踩死的那個人了。記得姐姐說過：他呀什麼韓銘新。想必就是他了，她聽這人和姐姐答了話，自己倒不肯再說什麼。將驚魂鎮了一下，然後跑向姐姐屋中去了。蓉姑在房中一聽是韓銘新在院裡說話，她又驚又喜！見妹妹進來了，悄聲問她：

「妹妹！到底院裏是誰？」蓮姑道：

「還有誰？就是戲台下的那個人。」蓉姑聽她說，真是銘新，先紅暈了雙頰，又問她：「他怎麼進來的？」蓮姑咕嚕着嘴說：

「我怎麼會知道？我由前邊剛進來，本想到茅房去，忽然一抬頭，見他在邊牆根下邊蹲着呢；把我下嚇了一跳，誰知道他是由那裏進來的？」蓉姑稍一沈吟之際，忽然見簾櫳啓處，銘新進來了，他一邊往裡走；一面口中說：

「姑娘！無須懷疑，我因為那夜聽得姑娘談話；第二天又不見妳去看戲，心中很不放心，所以特來問問。」蓉姑忽然見一個男子闖進房中，心中雖然知道他是那天戲台下被擠倒的；也是自己心坎上溫存的人兒，然而，總是覺得太突如其來了。不禁啊了一聲！獸子似的銘

新，却早進來了。見炕上躺着一位女郎，炕下放着的那綉履，正是那天夜裡看見的那雙；那位女郎，也正是那天看台上邊的那位。他不由得向人家深深的來了一揖道：

「姑娘：不要害怕，我不是一個歹人；我想姑娘也不能不認識我。姑娘還記得那年夏天到我們村裡去，我和姑娘不是還說還幾句話嗎？這時姑娘怎麼就不認識了？」

蓉姑並不是不認識他，只是自有生以來，從未有人闖進過自己的綉閣，況且她的羞恥心勝過這的私慾；又當着妹妹的面前，更不好說什麼了？只用被來蒙着臉，却暗中拉蓮姑薰住自己。蓮姑也用自己的蓮鈎將姐姐的綉履遮着。可是，又覺得自己的蓮足，也是一樣須要藏躲的。這真是一件難事！她姐姐不甚歡迎他，便也斥他道：

「你這人怎麼這麼討厭！你還不趕快走開？不然我可要喊了。」這雖是唬嚇之詞，但是，她認為這樣總可以把他唬走。只是這位銘新，是一位鑽了牛角不回頭的人，他再也不肯聽她的話，還在作揖鞠躬的問長問短。蓉姑見他這樣，急的提高了一點聲音道：

「你這人也太無賴了，深更半夜的你怎麼往人屋裡跑呢？你既是一個讀書的人，就當事明理，這夤夜闖入人家之罪，你是不是犯了？」

銘新却似乎是沒有聽的一樣，還是笑臉相陪着：

「姑娘，你不要生氣！我並沒有什麼歹意，只是因為姑娘兩天不去看戲。那天夜裏，又聽姑娘那樣哭，心中委實放不下，所以才來看看你。到底爲了什麼不去看戲？」他這樣磨煩

起來沒有完了，蓉姑無奈，又不好大聲喊，只好答道：

「我有病，」所以不去看戲。」這樣順口而出的一句話，却使這位痴心像傻子似的銘新，更加上了一番愁悶！忙問：

「姑娘你有什麼病？請的那位大夫？好一點沒有？蓉姑羞氣難當道：

「請了大夫，也吃了藥，好了。你快出去吧！我父親哥哥如果聽見了，你可要找打了。

」銘新微吁着搖了搖頭道：

「不要緊，令尊在前邊住，這時候早已睡了。令兄和令嫂，那裏能顧得這些閑事？姑娘！妳吃的誰的藥啊？妳拿方子來我看看。」這真是有點瘋了似的，深更半夜，闖入人家閨房，說什麼也不走，人家說病了，他要看看藥方，這樣關心，也太多事了。蓉姑急的又央求他

「韓大哥，你趕快走吧！前天我就被父說了一頓了！現在你如果還不走，我父親真個來了，一定又要說我了。你爲什麼非叫我受責不可呢！」這樣嬌怯怯的求憐，他不好再說什麼了。只是嘆了一口氣說：

「這麼聰明而秀麗的女子，她會不能得到人的原諒；我要問老天了：爲什麼這樣嫉妬？如果有她前生的冤債，我情願意，替她償還。」他又向空中自言自語的，祝告起老天來了。蓉姑真可要急死了；蓮姑也急的向他道：

「你這個人可真有點瘋病，不然的話。爲什麼這麼搗亂？你既是這樣搗亂，我們可真要噁人了。」她說着將一雙俊眼睜大。大有要噁叫之勢。銘新見蓮姑發怒，勢不可再留，只好向蓉姑又來了一揖道：

「姑娘，你不要生氣，我就走，不過，我希望姑娘好好養病！倘能給我通個信，那是再好不過了！」他又叨勞了一番，這才回頭走去。蓉姑見他出去了，她才將頭伸出來；那知剛將頭伸出來，就見銘新又回來了，向她說：

「姑娘我怎麼走呢？」蓮姑氣昂昂道：

「你有腿有腳，怎麼不能走呢？這真是怪事。」銘新搖搖頭皺着眉說：

「不是這樣走，我的腿腳雖有，上不了房，也是無用啊！」蓮姑氣的問他：

「你這時上不了房，當初你怎麼下來的？你這不是有意搗亂嗎？你上不了房，我們還能把你抗上房去不成嗎？你這不是故意搗亂嗎？這可真要叫我噁了。」蓉姑到底心裏袒護着他，悄悄的拉了蓮姑一下低聲道：

「你告訴他，咱們南牆根有一張梯子，叫他搬了上房走吧，他再賦煩一會兒，萬一父親到後邊來撞上，這可真要出人命了。」蓮姑也怕他總在這裏賦煩，被她父親撞上，便將這話告訴了他，銘新一聽，心中暗想：蓉姑對於自己果然憐愛！得她如此憐愛，就是死了，也是應得的。他不禁又邁不動腿了，向蓉蓮謝道：

「謝謝你們這番好意，我還是希望姑娘快治病；明天病是好了沒有，能想法給我一個信才好。」他真是有點神經病似的，又賦起來了。蓉姑急的隨便應了他道：

「你明天再來，不就知道了？」這不過是隨口之言，可是銘新聽了心中暗喜！錯疑地這是暗示，連聲諾諾。這才退出門外，蓮姑忙將門隨手關好門上。他到了院里，找到那張梯子，上房回到士傑岳家那邊，仍然由那棵樹上下來，回到房中，看了看士傑仍在睡着，他也躺下。不過，這夜喜歡的再也睡不着了，瞪着兩隻眼，看着那窗紙，一陣幻想，幾乎要把心跳了出來。

這一夜偏又覺得很長，好容易才盼到天亮；起來之後，問士傑今天回家去不？士傑道：「我本想今天回去，不過聽說這戲還要再續三天，我內人又要多住幾天。你若是有事，你自己先回去吧。」這雖非逐客令，也和逐客茶差不多。銘新何嘗被人驅逐過呢？不由得又是難過，又是暗急！先聽說士傑不走了，這可以又有了希望。不想人家對自己已不逐客令。自己又不是那種沒志氣的人。何況，人家夫婦住岳家來，雖然說是在親戚家，可是，鄉間的風俗：兩口仍然是同房的。自己這一來，一連三天，人家夫妻分房；這太難以爲情了。他雖然替人家想的是這麼好，可是實際上他又何嘗肯走？，所以口中撒賴着說：

「我沒有什麼事，如果我在這裏不便，我可以……」士傑怎好公然驅逐他？只好攛着他道：

「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你若沒有事，可以多住幾天，咱們一同回去。只是這裏招待的本周，你可要包含着一點！」銘新惜着這個台階，忙向他謝了謝說：

「這樣我就再打擾一夜，明天我再走。」士傑點了點頭，兩個人吃完飯，便又到戲台下看看。蓉姑仍然不肯來看戲，他直着身子，又向那邊看台上釘住了。

士傑一連幾天，因為他不愿意看戲，所以也沒有得看戲。今天他既來看，也就借此過一過戲癮，不過，他見他總是直着身子往那邊看台上看。不由得低聲叫他：

「銘新，你只顧住那邊看，小心土塊打你的頭。」銘新正在直着身子，聽他一說笑了笑，暗想：自己許是開罪於大仙爺了，不然，爲什麼那天白天有土塊打自己的頭？晚間又屢次開自己的玩笑？這位大仙爺竟能知道自己心裏的事？假使聊齋誌異上的那種仙人，他們以何嘗不成人之美呢？爲了什麼這位仙家他就成全自己呢？

這是多麼痴的思想？爲了一個字，他就會顛倒到這樣程度。只顧得痴想了，也不看戲；也不願往看台上看了。士傑見他這種神情，又是好笑，又是可惜，只好不去理他。叫他自己發獸去吧。他怔了一會兒，忽然想起蓉姑不來看戲，一定是她一個人在家看家，這樣熱鬧的日子，她一個人孤伶伶的，坐在家裏看家，够多麼岑寂呀？自己又不愛看戲，何妨趁這時機到她家中，給她解解悶？

這是非非之想了，膽子也大了起來。隨即悄悄的自己回去，到了士傑家；見見前後裏外

院中，都是靜悄悄的，心中暗喜！到了後邊，先找了找那張梯子，將梯子放好，這才四下裏尋找了一遍；沒有人看見，他這才登梯上房。

不過，費盡了心，結果還是等於沒有費一樣，因為白天和夜裏一樣：很容易被人看見。所以他上了房。只在房後坡不敢過去。好容易探出頭去，向那邊看了看，院裏一個人也沒有；他才悄悄的爬過房脊去，轉到前坡，又向四下裏一看；果然一個人影也沒有。

膽子大的多了，忙回到牆頭上，將梯子提上來，又放在牆那邊；那知梯子剛放下，就聽有咳嗽了一聲，他忙又把梯子提過來，順梯子下來，只探着頭看着。等了一會兒，也沒有人來，他又上房探看了一番，這才回搬梯子。那知剛把梯子放在牆那邊，早聽得一聲慘呼——
 噯呀！殺了……人……殺了……了。——他噤的由牆頭上，一翻身滾在地下。

雖然摔了一下，當時也顧不得疼了。忙忙爬起來往外就跑。跑村外，這才停住脚步；回頭看了看，沒有人來，自己不敢再事停留，急急的跑回家去。

第二天便有人傳到消息：說周家出了人命案，兇手在逃；死了一男一女。這消息傳到銘新耳中，不由得納起悶來！怎麼死了一男一女呢？那間房裏，分明只有蓉姑姑妹。那裏又跑出男子來？他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心中十分驚慌！想到自己前夜舊到人家家裏，昨日又到人家房上，倘着這案子鬧大了，將來萬一把自己拉扯上，如何是好？

他正在提心吊胆的害怕，然見忽他的小弟弟飛跑進來，向他喊道：

「哥哥！你趕快藏了吧！有幾個戴官帽的人來找你。」這兩句話，把他唬的立時抖擻起來！說不清如何是好了。兩條腿抖的邁不開步，顫着聲兒問他弟弟道：

「你怎麼知道？」他弟弟急道：

「我在街上玩，見有五六個戴官帽的人，正向村頭上的那老頭打聽你；所以我跑回來，告訴你。你還不趕快的……」他這句話沒有說完，一陣暴戾的聲浪，早由外邊打了進來。銘新一看，正是幾個官人，如狼似虎的，闖了進來。那老頭被他們抓着，不能不向他們指道：

「他……他……他就是韓……銘……新。」那爲首一個高身量的差人，上前一把將銘帶住，問道：

「喂！你的案子犯了，還躲在家裏裝好人嗎？走吧！跟我們哥兒們辛苦一趟吧！」他說着早有一個夥計，上前一抖手，嘩唧一聲，銘新耳聽目見，一陣恐懼憤的衝動；立時暈了過去。等他醒轉的時候，已經鐵鎖加身，被那幾個人圍攔起來。

銘新的父母，本來早喪，只有一個寡嫂，還有一個幼弟，他這位寡嫂，倒是很能料理家務；扶養幼弟。所以銘新念書，對於家事一概可以不問。這時他那寡嫂正是上隣家去，沒有在家；聽得別人說，她忙跑了回來。這群狼虎似的差役們，正因為銘新已經唬的迷糊了，他的弟又小；想乘機尋得外財。見他那寡嫂進來，只好變更方法，向她問道：

「你是他他什麼人？」銘新的寡嫂告訴他們，他們又道：

「大嫂，你這叔叔犯了案，我們是官差不得自由，不能不暫時叫他受點委屈。到了縣裏，也就沒有什麼事了；只是大嫂託個人照顧着他一點，也就受不了什麼罪。大嫂……」

銘新的寡嫂雖是個女子，却很精明，知道他們是向自己要錢，所以不等他們說完，忙道：

「衆位頭兒們（清時俗稱衙中差役捕快皆曰頭兒），既然我們家遭了事，那就不用說了，我這兄弟一天價在書房裏念書，什麼事也不管，胆子也小的很，你們諸位照顧他好了。這麼熱的天氣，他也沒受過這個，全仗你們幾位的照顧呢，我沒有別的，這半年來識了幾匹布，前天剛賣了；這裏有十兩銀子，請你們先帶着買杯茶喝。過一兩天我到衙門裏看我弟弟去，再給諸位帶點點心去吃。」這是多麼大方的話？那些差役同聲應道：

「好說，好說，大嫂真爽快，夥子們，先把韓先生的鎖子下了這麼熱的天，他真受不了。」這幾個夥計果然把銘新的鎖子摘了下來。銘新的嫂子進去，又給銘新找出來兩件衣服，一份舖蓋，並且還有兩串零錢，交給銘新道：

「兄弟！你不要害怕，平素你的胆子最小，什麼犯法的事也不敢作！這是我所素知的。你也不用着急，是非自有公論，決不能冤屈好人。如果有人冤人還可以，老天絕不寬人。有他們幾位弟兄們關照着，也不至于受了什麼委屈，你放心好了。」她說着又回頭向那幾個差人

道：

「你們哥兒幾位，可要多照應一點；我自有一份人心。明天我就到城裏去，你們多費心好了。」那幾個差人聽了一齊應了——好說——

銘新這時如痴如醉，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此去也不知是如何發落？心中又惦記着荖姑這時是死是活？假若她要是死了，自己也就是冤沉海底，也被判死罪，那倒甘心。追隨在地下，或者也可以向她訴一訴衷腸。倘若她沒有死，自己被困在狴犴之中，兩地苦思，也不能見一面，那還不如死了好呢？他這樣想着，長嘆了一聲！幾個差人站起來向他嫂子說了一聲——打攪——便擁着銘新走了。

銘新被擁到城裏，先在班房（即捕快所居之室，猶今日之待質所也）等候。等了一會兒，梆典齊鳴，那些差人抓帽子繫腰帶，都說老爺升堂。過來一個似乎是頭兒的差人，向銘新很和藹的道：

「兄弟！你受點委屈，官兒要升堂了，一會兒就提訊你；咱們把傢伙帶上一點。這玩藝就瞞上不瞞下的事，回頭下來，咱們再卸了。」他說着傍邊一個夥計拿着刑具伺候着。銘新像傻子似的，也不說什麼，只剩了滿頭冒大汗。那個差人也不再和他說了，接過刑具來，給他帶上了。他一陣迷糊，早又暈過去了。

等他二次清醒之後，那幾個差人都來勸他，叫他去過堂。他也不知道說什麼；被人推推

擁擁的，到了公堂。他一上堂，見那上邊坐着立着的幾個人，也沒有看清，都是官帽官衣，也說不清誰是老爺，誰是胥吏。

一聲呼叫，他又將靈魂魂跑了三分之二，迷迷糊糊的被擁到大堂上，只聽得堂上問了他的年齡籍貫，以及作什麼的之後，突的聽那位問官怒喝了一聲，又把銘新曉的曉的一下，爬在那裏。

四，誤會嫌疑倒成幸事

冤枉已極的韓銘新，被捕送到城內去，直接到了縣衙門。在班房裏等了一會兒，縣官升堂問事。把他帶到堂上，那位知縣姓荆叫雲夫。由左貳捐資出身，得署這一任正堂，便想把下的本錢撈了回來。所以一切案件，先不問案情如何，只打聽打官司的人，家裏有多少財產。

周瑞祥家裏本是一個財主，他因為村裏唱戲，叫自己自家裏的女眷去看戲，頭一天就有擠倒韓銘新的事發生。並且那般土棍，流播謠言，硬說蓉姑去看台上和誰飛眼。這謠言種傳到周瑞祥耳中，他如何不氣？當日回去，就把蓉姑罵了一頓，並且要逼她自盡。幸而她的姐姐們為她辯護解示，又勸了周瑞祥一番，這才平息。那才夜裡銘新偷聽人家姊妹哭語，就是爲了這事。總算那天周瑞祥沒有深究，蓉姑就氣得要死要活，所以第二天她就不去看戲。一

連數日，也不會出門。

因爲銘新在小的時候，父母在時，和周瑞祥本是很好的朋友，兩家時常往來。從小銘新就看見過蓉姑，到後來她的父母一死，蓉姑也漸長大；兩家也不甚來往了，于是也就不能常見面了。不過，銘新從小，腦中就印上蓉姑這麼一個倩影，始終未忘，後來雖然不常見面，每逢善隱莊唱戲的時候，他必要借看戲的機會來看看蓉姑。對他本來也有一個印象，只是一個未出閣的姑娘，不好有什麼表示。也在看戲的時候，看見他了，就招之一個微笑。因此使銘新的心坎，更牢牢的繫住了一個她，同時也被那般地痞流氓看出她們的行跡來了。

這般地痞既然看出機會來，便想將銘新趕走，或者想上蓉姑的好夢。所以那天他們故意將銘新擠倒，想借勢將他踩了個骨斷筋折，然後再設法將蓉姑引誘到手。

那知道逢其會，就遇上一個愛多管閒事的人，把銘新救起來還不算；還將他們那兩個爲首的人暗中治倒。他們因此懷恨銘新和蓉姑，所以才散布謠言。後來見銘新也不來看戲，蓉姑也不出門了。他們心中又疑猜着銘新和蓉姑商量好了，借此機會他們好去幽會。那知他們又猜測錯了。連日見銘新仍然到戲台下邊，雖然看一會兒就走可是他準是到蓉姑那裏去了。到最後那天，銘新跑回士傑岳家，恰好周瑞祥的一個表姪女婿倆也去找他看戲；到了那裏，無處可住，這才將蓉姑搬到前院，讓給他們夫妻住。蓉姑和蓮姑同住一室，可以銘新偷偷一個人也沒有。

等到夜裡，大家都看戲回來，那兩口子感情很好，回到蓉姑房中，同衾共枕的睡下。到第二天早晨，這才發現，兩口子被人殺死；還都是赤着身相抱着的。周瑞祥驚的忙報了地方縣官，已經花了不少的錢。他自己又因為姪女兩口子，並沒有仇人。忽然間住在那裡，就被人殺死，這一定有點原故。想到他們住的是蓉姑的房子。現在被殺，這與蓉姑不能一點關係沒有！他將蓉姑叫到自己房中，偷偷追問，蓉姑第一怕父親着急，第二怕這人命官司，老父被累，于是乎將銘新曾踰牆闖入房中的事，一字不瞞的告訴周瑞祥。周瑞祥先不問自己的女兒，只是把她先鎖在房中。等把銘新抓了去再說。

他根據了女兒的話，自己親身到縣衙，求見荆知縣，荆雲天見了他，自然不能白使喚縣太爺；他先將二百金為荆老爺祝壽，並且，求將一切的事，都裁在銘新身上。

荆老爺只要有錢可使，他是什麼也不管。可以將銘新帶到堂上之後，一聲斷喝，早把銘新唬暈了過去。那位縣大老爺，還在拍着公案問哩！旁邊的胥吏，悄聲向他道：

「老爺！犯人暈厥了，先把他噴過來在問吧。」這位縣大老爺一聽，這才怔了道：

他是不是裝死唬嚇老爺！我又沒打他，他為什麼就死了呢？這可真奇怪！先把他噴過來在說吧！」那些差役這時已經把銘新噴醒，扶着他坐在地下，溫語哄他道：

「你不要害怕，有什麼話只管說。」銘新悠悠氣轉之後，聽他們這樣說，點了點頭，荆知縣也因為胥吏勸他，他這才放小了一點聲音，和緩着先問了銘新的姓名籍貫住址，然後又

問他道：

「你既是讀書之人爲什麼妬奸殺人。」銘新不知就裏，抖顫着道：

「老爺問我的是那裏的事，我什麼時候殺人來？」荆知縣又發起脾氣來了；將案一拍道：

「我看你是個讀書的書生，不肯動刑；可是你這樣狡展，那可就怪不得老爺動刑了？來，拉下去給我打。他這個打字還沒說完，銘新早又昏迷不醒了。荆知縣急的躡脚道：

「像這樣廢物，怎麼問呢？」胥吏們又勸他用轉法子套供，他這又吩咐差役們把他噴醒。柔聲問他道：

「你不要害怕，你把實話說了，我好給你想法子開脫，如果不說實話，我可要動刑了。這並沒有什麼可客氣的；你自己要想一想。」銘新聽着，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忙道：

「老爺問我的到底是那裏的事，我委實一點也不知道。求老爺明白吩咐我，我好回答。」荆知縣急道：

「周瑞祥家裏，殺死他的姪女姪婿，不是你作的嗎？」銘新抖顫着道：

「老爺！這太冤枉我了！不用說叫我殺人去；就是叫我殺一隻小雞，我也不敢哪！老爺！我實在冤枉！」荆知縣冷笑了一聲道：

「我若不給你一個證據，你也決不肯心服。你在三日前，到隱善莊看戲去，是不是半夜到周家姑娘房中去了？這不是冤你吧。你快說實話。」銘新一怔！自己暗想，那夜的事，他怎麼會知道？這可以說是太奇怪了！他這一怔，荆知縣更覺得這裏邊有了假，急急追問道：

「你說吧，你要知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想想你身爲讀書之人，夤夜入人內宅，非奸則盜。你既是心存不良；在昨天夜裏，一定是你又去了。不想那房中不是人家姑娘住了，你聽得人家姪女姪婿夫妻二人之聲；這才姪奸起了殺念。這是老爺冤你嗎？你自己還有什麼辯別的？」銘新一想，那夜之事，不能不認，不過，殺人之事，自己實在不知道，這怎好承認？他想着，隨往上供道：

「老爺，那夜我到人家房中去，倒是有的。可是，我並沒有什麼歹意。況且，那夜不僅是她那一位姑娘，還有他們那位小姑娘。我只是說了兩句話就走了。至於殺人的事，我可真不知道。我昨夜已經回家，老爺不信，可以派人調查；我是不是回家睡的。」荆知縣冷笑一聲：

「你不用狡展，我也不問你是否回家，你既是到人家家裏去過；這就是重大嫌疑。你說不是你殺的，那麼是誰殺的？難道還能賴到老爺身上嗎？」銘新一聽這位老爺問的話，簡直的不在行。隨道：

「老爺問我，我怎麼能知道是誰殺的？老爺可以派人查拿；我一個無辜良民……」荆

雲天不等他再往下說：一拍公案喝道：

「你沒有罪，我有罪嗎？既是有人告你，我就得問你。你說你那夜回家去睡，誰看見你來，？你指個人來把你回去的事證明一下。」銘新以為真個能指一個証來，這冤便可證明。那知他說他的嫂子不知道；那位縣大老爺又拍案罵道：

「你嫂子和你是一家人，她怎麼能够給我作保証呢？你這話太渾蛋了！」銘新被他一唬，又想到這話也對；自己的嫂子，如何能給自己作証呢？他這兒想着，那位縣大老爺又連聲的催問。銘新被他催的供話已有些不周到。囁嚅着說：

「我那天夜裏回去的，沒有人看見我，我能找出誰來給我作証呢？」荆雲天連連拍案道：

「你這話就是自己供認了，你當然在夜裏趁着沒有人才回去。你在夜裏殺了人，怕人看見你，你才趁着沒有人的時候逃走。你就趕實供吧，不然，我可要動刑了。」銘新這時真是寬莫能訴文舉不出一個反証來；直急滿面流淚道：

「老爺；你這世爲官，還要積個下世，我真沒有殺人。」荆雲天怒喝了一聲：

「你還不敢罵老爺，老爺這世爲官，世世爲官；我把你問屈了嗎？我看你是不肯實供。來，冷我拉下去；」這一聲早又把銘新的真魂嚇走；暈倒那裏。把這位荆雲天也真弄得沒了辦法。打又打不得；不打他又不招，只好賭氣先把他收押起來。

當銘新鑄入獄之時，也正是蓉姑被逼悲苦之際。她因為將銘新闖入閨房的話告訴她父親之後，她父親先到縣裏布置一切。由縣裏回到家中，先將蓉姑鎖在一個空院裏，給她一把刀，一條繩，一包砒霜；抄襲着十八世紀的老法，立逼她尋個自盡蓉姑的母親雖然愛女情切，無奈也不敢向丈夫說一句話。況且家裏現攔着兩條人命，也真是使他不能不急不氣，蓮姑對於姐姐感情最好，哭着向父親求了一回；她父親罵她和蓉姑一氣同謀，她吓的也不敢再說，其餘的姐姐嫂嫂，也知道周瑞祥脾氣不好，都不敢說話。

蓉姑在那空院裏哭了半天，自己本想懸梁自盡，不過將套兒拴好了之後，又想到自己這樣一死，人家不知道，一定要疑爲自己是羞愧難當而死。況且，韓銘新此時不知如何？萬一被人抓去，總算自己害的他。這樣害人一命，自己闕心有愧！她這樣一轉念，便又把死的心，回轉了。可是，被鎖在這間空房裏，自己又不能出去，縱不自殺。也難求生？想到這點，不覺悲從中來，嗚咽着哭起來了。

姊妹情深，這是天性。蓮姑因爲父親一怒，將姐姐鎖了起來；雖不敢說什麼，可是心中總惦记着姐姐，怕她真個自盡了。抽空便到那空院的門外，偷偷聽一聽。她去偷聽的時候，蓉姑正在哭哩！她隔着門低低的叫她：

「姐姐！你不要難過，等過一兩天，爸爸的氣消了，我再和大姐她們商量，求爸爸放了妳。妳要餓了渴了，回頭到夜裏我給送送吃的喝的來。」蓉姑一聽妹妹叫自己，又說了這麼

一番話，不由得更哭的利害了。蓮姑又勸了幾幾句，不敢久在此處，悄悄的跑回去了。

蓉姑聽了聽妹妹已走，自己也就停了悲聲，長吁了一口氣，靜妹妹給自己沒法了。到了夜裏，蓮姑給她送了一些吃食，還拿來一壺開水，只是門已嚴閉上鎖，這些東西無法可以送進去。蓮姑愁了半天，這才想起一個辦法來：到前邊搬來一張梯子，想將那些東西，由牆上用繩籃繫了下去。那知她搬着梯子來了，再找那些東西，連那壺水，都已不翼而飛？她不由一驚！低聲叫蓉姑道：

「姐姐！我給妳送吃的來，怎麼？……」蓉姑應道：

妳送了來怎麼弄進來的？我叫了妳兩聲，妳也沒有答應，妳上那裏去了？」蓮姑聽這話，更加詫異？忙問道：

「姐姐！妳這話我不明白，我給妳送了東西來，因為沒有法子弄進去，我才回去找梯子，把梯子搬來之後，可是那些東西早沒有了，姐姐！妳怎麼還問我怎麼弄進去的？」

蓉姑啊了一聲，心中暗想：「這許是自己的命還不錯，暗中有神鬼相助。不然，怎麼那些東西，憑空就會進來了呢？」她這麼想着，怔了怔，又問蓮姑道：

「妹妹！不是妳給我送進來的嗎？方才我正在坐着，黑洞洞的一點什麼也看不見；忽然覺得門開了，進來一個人，搭着我的手，遞給我一枝臘，又給了我一盒洋火。我忙點着臘一看：桌上放着許多吃食，一壺開水。可是，我再找人，連個人影也沒有了，妹妹：這是怎麼

「同事呢？」蓮姑聽姐姐這番話，更驚疑不正，又不好說什麼，怕蓉姑一個人害怕。只有含糊着應道：

「我想：也許是神佛看着姐姐太可憐！給姐姐送進去的。姐姐就先忍耐幾天在吧！我明天再給妳送飯來。」蓉姑應了一聲。她便將梯子搬着走了。剩下蓉姑一個人在那裏，她吃了一點東西，又喝了一杯開水，便自倒在那土炕上了。

當地疲倦之後，朦朧着兩，看了看那窗外黑黝黝的，好似到了陰森的坟墓一般。她不由得心中一陣恐怖！立時又把關意忘了。一個人影，在窗上一閃似的，更使她驚恐想喊了出來，可是，一恍之際，那黑影又沒有了。站起來從新把牀點着，到外邊看了看，並沒有一個人。回來二次躺下之後，她在也睡不着了。直瞪着兩只眼睛，到了三更以後，這才朦朧着雙眼，迷迷糊糊的睡去。剛剛的入夢之後，覺得房門一響，她還以為是作夢，並未睜開眼。只是這樣一剎那間，早覺得一只手按住了自己。

「噯呀！你……你……你……」只是喊出這麼幾個字來，嘴又被堵上了。在這時候她不管人是鬼了；只有竭力的掙扎抵抗。不過，終于是一個弱女，不多時間力竭氣微，一切的危險事件，都要降到了。

這是多麼危急的時候，一道白閃似的光一恍；又是一個粗糙的聲音：「噯呀！……」了一聲，蓉姑馬上就覺得按着自己兩只手，都縮了回去。火光一閃的時候，蠟燭早已燃着。蓉

姑驚魂已散：人事不知。緩了半天，聽得耳邊有一種嬌滴滴的聲音叫自己道：

「姐姐醒醒！你不要害怕，惡魔已竟被制住。」蓉姑悠悠醒轉，模糊着聽得，以爲是妹妹蓮姑來了。微睜二目，見那燈光閃耀，一個艷絕人寰的女子站在這前。見她全身都是一色青油短緊衣裝，好象戲台上那種衣服。頭上用一塊寶藍綉帕包裹，額上結了一大蝴蝶似的花結。一隻白玉般的左手，捉着自己一只手，那只手却在背後藏着。蓉姑見她是個女子，想到妹妹那時說的神佛暗祐之語；又因爲她生得這般嬌艷，確認爲她是一個仙妹了。忙要翻身起來，口中却叫道：

「仙姑！你來救……」那個女郎不等她說出這句話來，嘻嘻一笑道：

「姐姐！快別這樣稱呼，誰是什麼仙姑？那有什麼仙姑？我也是和姐姐一樣的人，你不要害怕，你的事我全知道。都是因爲姐姐這付花容，才招下這麼大的禍。現在我來救妳，也是要來問妳一事，你可不要害羞，實話告訴我。」蓉姑被問的一怔道：

「姐姐要問我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姐姐貴姓？妳說妳不是仙姑，妳怎麼知道我有難，就在這時候來救我？」那個女郎微笑道：

「妳也不用問我姓什麼叫什麼，更不必胡疑我，反正我沒有什麼惡意的，只是一番好意對妳吧，妳就叫我靈湘好。我要問妳的，就是妳們這起禍之源，妳和那個韓銘新，是不是彼此都有意；你不要害羞，實話告訴我，我可以給妳們成全成全。如果妳和他沒有意，只是他

這樣痴想，我就單獨的給你鬥了結了這椿公案。倘若妳有一句不實的話，將來後悔、可怨不上我。」蓉姑萬也想不到在這種時候，她一個嬌羞怯弱的大姑娘，會來問起自己這回事來。早羞的紅雲泛上雙頰，低下頭去一語不哼。這位小姐的脾性，可是真暴躁，她見蓉姑這樣，急道：

「我和妳先說了，不許害羞，你怎麼又害起羞來了？妳只是這樣害羞，這事我可不管了。」蓉姑被她逼的嚇喘着道：

「姐姐！妳說這話叫我怎麼說？」靈湘笑道：「這有什麼難說的？妳就說妳們有意無意？只這一句便妥了，還有什麼爲難的？快告訴我！」蓉姑還是羞怯着不肯說，靈湘急的將臉一嘆道：

「你不說我就不管了，你要知道天已不早，妳這房中還有一個禍害；我總得去收拾了他。你再耽擱，天都要亮了。」蓉姑聽她這樣說，才向四下裏一看，見外間燈影裏地下躺着一個人似的，嚇的她噁啞了一聲！靈湘道：

「妳不要怕，他不動了，我已經制住他了。他就是方才要欺辱妳的那個人，也就是妳們這椿公案的主犯。妳趕快把妳的心事說了之後，我好去收拾他。」蓉姑被她逼的萬分無奈，只好羞答答的道：

「我現在因爲這事，被我父親給鎖在這裡；我就是想怎麼辦，不也是夢想嗎？何況，我

還不知道那天就死呢？」靈湘微笑道：

「妳不要憂慮這些事，我自有的辦法。只是妳有意，也算不負韓銘新這番苦心。他爲了妳受這樣罪，總算值得。妳在這裏稍等，一會兒我就回來，咱們再商量辦法。」她說着出去了，一伸手將地上刺着的那人提了起來，一扭身出了房門。蓉姑也不知道她將那個人弄到那裏去了？自己默默的坐着等着她吧？

靈湘本來是一個行踪無定，神出鬼入的女子。那天隱善莊唱戲的時候，她喬裝一個男子，也站在台下看戲。忽然見銘新由外邊擠來，直勾勾兩只眼，和找什麼似的。她不由得很詫異的，認爲銘新是一個浪蕩子弟，所以她也隨在他後邊，擠了進去，想看一看他的究竟。那知銘新被那兩個大漢擠倒了，幾乎斷送了性命。她那時又覺得救他的性命要緊，所以施展了內功將挨着自己的人都逼得往後退；趕到那兩個胖子身邊，用點穴的功夫，把他們點倒。這才將銘新救起來。

她將他救出來之後，見他們仍是癡呆呆的看着看台上，所以才用土塊打他；並且寫了一張字箋耍笑他。那知這位韓銘新不但不覺悟，還認爲是狐仙暗中指引給他道路。那天夜裏，靈湘就沒有離開銘新一步，總在暗中跟隨着他。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又因爲他像窺蓉姑，幾次戲耍他。他仍然是痴心不死。靈湘覺得他又可笑又可憐，後來他闖入蓉姑房中，雖然是不合理，可是他只是一種痴慕的表示，並沒有什麼蠻暴的行爲。她這才明白他是

一個書獃子，並不是一個什麼非法越禮的人。暗惡他只顧如此痴迷，人家蓉姑對他，却不知道如何。正在這時，他因為沒有找到蓉姑，敗興回家，靈湘也隨他回來；就使奸徒乘這機會，釀成命案。

所以靈湘知道了之後，才來追問蓉姑，對於銘新到底有意沒有，蓉姑如果有意，她好成全了他們。假使她沒有意，她也好告訴銘新，叫他將這個迷夢醒一醒。那知問了蓉姑半天，也沒有問出一個究竟來。後來她一急，這才問出她七分話來。她這才將方才那個躺着的，提起來往前走，到了院中，她先上了墻，用繩索將那個人繫到墻上，又扔到墻外，這才提着他到了村外。

「你這萬惡的賊徒，既假禍于人，已經就該死；你還乘了這個機會，想把人家的閨秀玷污了？象你這樣人，就該剮了你，我本想把你送到縣衙，無奈那個狗官，也是一個貪污不堪的東西。我只有把你先送回家去，借你這腦袋使喚，送給那狗官，叫他明白：這地方還有管閒事的人呢！」靈湘指着他說完了，一回手由背後抽出來一口一尺多長的小寶劍，光燦燦，與日月爭輝，只見她劍芒一閃之際，那夥肥頭，早已和那個胖身軀分了家。這是何等痛快事？她伸手把夥肥頭提了起來，又把他那屍身提着，定到河邊，扔到河裏去了。她想着這樣提着一夥人頭回去，蓉姑是不是受壞了？只好先把這夥頭挂在樹上，隻身回去。

採得百花釀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這又是一件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五，又是一幕離奇的表演

靈淵本想只身回去，將蓉姑救了出來，找一個先安置下她；然後再將那影人頭給荆知縣送去，警告給他，叫他將銘新放了。那知她回到蓉姑被禁的院中，見房中燈光閃閃，可是進去一看，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了；蓉姑不知那裏去了？她是又驚又氣；驚的是怕被奸人捉去；氣的是這般奸人太可恨了！明知自己在此，他們竟敢如此給自己難堪？她仔細在房中檢察了一遍，一點痕跡也沒有；跪到院中，低聲叫了兩聲也沒有人應。

重新再進去找一遍，見蓉姑吃的那些東西，還殘剩在那裏。別的東西，一概未動，僅僅的把個活人丟了。她怔了一會兒；忽然見這上遺留下一塊水江袖帕，她撿起來一看，很鮮艷的一塊手帕，確乎是閨閣中所用之品。這一定是蓉姑所用的東西，因為被人所捉，一時慌促遺留下的。她以為這樣猜想，是不會錯的。

撿起的手帕，掖在她身邊，將燈吹了，鑽在院中，想了想：只好先去把那影人頭送給荆知縣；不然，等到天亮，這事就不好辦了。匆匆的回到掛人頭那影樹下。再找人頭也不翼而飛了。這更真是大令人莫測了。她那小眼皮一搭拉，小眉頭一皺，自言自語的哼了一聲道：「好，好，既是和我開玩笑，這就好極了。咱們就看看誰成誰不成了。」這樣嚼噙着，她看了看天色已到了三更再等一會兒就是五更了。自己沈思了一下，暗想這回事多管的也沒道理了，弄得現在一無所成，人也沒有救了；却叫人家和自己開這麼大的玩笑；這不是笑話

嗎？想這時銘新在獄中，不知是死是活？如果他一心窄，再有個不測，是不是更成了笑話？她想能趁着天還黑着，想這十來里路的距離，很可以到城裏去看個究竟。她剛剛轉身往城裏去，走了不到十步，忽然聽得後邊有人叫道：

「靈姐，你還不快救蓉姑去？她被匪人擄去了。」她一聽這話，急轉身形，先找說話的人：連個踪影也沒有。她停住脚步暗想：這是誰呢？她既是叫自己救蓉姑去，又不說明蓉姑被匪人弄到那裏去了，她正發怔時，忽然一條黑影一幌，往東飛也似的跪去。她也顧不得上城裏去了，一蹲身追下不那條黑影去。憑她脚程，本來就算很快；沒想到她這樣緊追；竟會追不上。

一轉眼，那條黑影不知去向；竟被她追丟了。她停住脚步一看，路傍一座黑黝黝的柏林。她覺得那條黑影，一定藏在這柏林裏。但是按照江湖規矩，仗着自己一身本領，覺得進了柏林，也不至于受人暗算；所以不管好歹，一伏身躡進柏林。

由柏林的南邊露出一點燈光來，她不禁心中一動，停住脚步，向四下裏一看，一點什麼也看不見。惟有柏林南邊，有一片土房，那燈光是由紫門隙中射出來的。微風吹處，一陣嚶嚶泣聲，吹入的耳中。聽那哭泣之聲，很似一個女子，她不由得急行幾步，到了柏林之外，越離那紫門近了，越聽得清楚。確是一個女子的悲泣之聲，就畏那紫門中發出來的。她到了紫門外。越過短牆，已到院裏。就聽一個男子聲音低聲喝道：

「我告訴你，你好好的順從我萬事皆休，不然的話，我大哥爲你把命送了我三弟的傷至今還沒有好；我就拿妳祭了他的靈。妳就是不應許，我也是先把妳糟踐了，然後再要你的命。」她在外邊一聽，不禁氣往上撞；又聽得那女子噁呀了一聲，那窟上的人影，早已顯出那個女子被推倒匾上的樣子。一個男子的影子，站在地下，兩手按着勢欲強行。這時她再不敢待慢，也不管那女子是誰。一推門，沒有關着，挨身急入，將簾一揭，往裏看時。她那劍尖就如離泣之箭似的，直刺入那男子的後背。

「哎……」「呀」字沒有喊出，那男子早應劍而倒，死在地下。她再看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要尋找的那個蓉姑。衣服已被那男子批碎，噁的暈過去了。她咳了一聲！忙將蓉姑扶起，攙叫過來；低低的叫她道：

「姐姐！妳醒醒；妳怎麼被他弄到這裏來了？」蓉姑聽她叫着自已，攸攸氣轉，睜眼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救自己的那位女郎；她不由淚如雨下，哭道：

「姐姐！我又是一回死而復生，那個賊人在那裏？」靈湘着：

「這不是他？你不要害怕！妳到底，是怎麼被他弄到這裏來的？」蓉姑長嘆了一口氣道：

「姐姐！也是我的命運太壞！自從姐姐走後，我等着姐姐回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女子，闖進我那屋中，也和姐姐打扮的一樣；我還以爲是姐姐回來了。那知仔細一看不是。她說

和姐姐是姊妹，我覺得她那像貌，果然有幾分象姐姐，便信以為真。她說是奉姐姐之命，來救我；叫我隨她走。我相信姐姐派了去的人沒有錯。便由她把我背出院牆，往東走了有三里多地，路傍有一座小土地廟，她把我放在那裡，說叫我在那裡等她，無論如何，不許離開那裡。她要到城裡去找……韓……我只為在那裡相等。那知她走了工夫不大，這個賊就去了；他拿着一把刀，威嚇着我，叫我跟他走，我不肯應他，他一舉刀，把我噤暈了；等我醒過來，他已經把我背到這裡來了。我馬上就哭起來了。不想他要……：……姐姐就進來了。」她絮絮叨叨的說了一遍，靈湘一聽，把那三寸金蓮一踩，咳了一聲！道：

「都怨我太疎忽了，險些叫妳遭了他們的毒手。不過，那個賊丫頭還要笑我；也被人家把她耍笑了。這個丫頭也不知是誰？我想這丫頭被人耍笑了，她一定也不甘心。就怕她認為是我又把妳帶走了，她就不再追尋了。現在我也顧不得韓銘新了。我先把妳找個妥當地方存放起來，然後再去設法救韓銘新。」蓉姑問道：

「姐姐！妳把我存放在什麼地方呢？」靈湘想了想道：

「離此不遠有一個青松庵，那裡的老尼是我一個師叔；我把妳送到那裡，就萬無一失了。這地方不可久待，我們走吧。」蓉姑剛要站起來，忽然看見自己的衣服批碎；不由得羞的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語湘忙勸她道：

「姐姐！妳先不要哭。這地方這時候不景哭的。趕快的將就着把衣服整理一下，咱們就

得走。」蓉姑無法，將衣服繫好，同她出了紫門，剛走了幾步；她道：

「姐姐在此少事，我還有事。」她說罷返身進了紫門，很快的又出來，將蓉姑背了起來一蹲身急馳而走。蓉姑也不知她幹什麼去了？她們出去了半里多地，蓉姑回頭一看，那幾間韋房起了火，她這才明白，她回去是放這把火去了。

兩個人很快的到了清松庵，露湘上前叫門，蓉姑模糊着看那座清松庵，雖是一座小小的廟宇，可是，山門外幾株松樹，長得十分茂盛，那濃陰遮掩着山門，清幽之極，移時，裡邊有人出來，開門她見燈光一閃，雙扇已開。借着燈光向裡一看，裏邊出來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尼；眉清目秀，可是帶着英氣。左手端着一盞沙燈，右手遮着燈影。向她們一看忙道：

「我以爲是誰呢？原來是師兄。我師父白天還念道妳：說妳這些日子也不來了，恰巧妳今夜就來了。這位是誰？」靈湘笑道：

「這是我的一個姐姐。師叔已經打坐吧」那個小尼道：

「我師父每天到這時，早已打坐了。今夜自己演易經來，演完了易經便上了大殿，作起功課來了。現在剛剛的下了殿，還沒有打坐。所以你們叫門我就來開。」靈湘點了點頭，回手拉了蓉姑道：

「姐姐！咱們先見見我師叔去，回頭我再給你安置休息的地方。」她說着拉了蓉姑，一同進去；小尼將角門關好，在前邊引路。蓉姑見那前邊五間大殿，也很整齊；兩邊的客堂也

復乾淨。由大殿的西北角，穿過一個角門去，又是一層大殿，也是很整齊。在西北角上，另
有三間北房，屋內燈光閃閃，小尼急走幾步，先進去了。靈湘在外邊和蓉姑稍等，却小尼出
來向她們一招手，靈湘領着蓉姑進去。蓉姑留神一看，在禪間臨窻有張方棹，兩邊兩把椅子
；左首椅上坐着一位四十多歲的老尼，精神突突，臉上紅白相襯，比了二十幾歲的人還要滋
潤。穿着一件灰縐紬的僧衣，白布襪子，黃布僧鞋。靈湘急去兩步，到她面前，先行了跪拜
禮，然後再給蓉姑介紹。蓉姑也向她跪了下去，她一把扶住道：

「小姐請起，老尼可不敢受妳這一拜。」蓉姑道：

「師父，你老人家是我姐姐的師叔，和我的師叔一樣，如果和嗎我這樣客氣，我還能在這兒
住嗎？」她說着便又拜了下去，老尼再要攔時，靈湘道：

「師叔不必攔了，我姐姐和我一樣，理應給師叔行禮。」蓉姑拜見已畢。靈湘這才將她
們的來歷，大略的和老尼說了一遍，老尼點了點頭道：

「不要緊，你們就在這裡住吧。不過我這裡一切間陋清苦，怕你受不了。至于這些賊
人，他們也知道我在這裡不和外人來往，他們不好意思到這裏搗亂吧，至于靈湘，你今夜先
休息休息，明天再想法救那位韓先生去。我方才替那位韓先生卜了一課，沒有什麼危險。只
是，將奈他的坎坷正多，幸而終能化凶爲吉，周小姐暫時在這裡，等把韓先生救出來，你們
再作道理。」蓉姑臉一紅，低下頭去。靈湘問那老尼道：

「師叔，你想那位韓先生，或者已經有人救來了？不過他這一被救，倒不如不被救，我們沒有地方找他了。」老尼一聽，忙向他爲了什麼原故？她便將有人戲耍她，將賊人頭儻去之話說了一遍。那老尼點了點頭，沈思了一會兒，忽當將眼皮一翻道：

「喇彌陀佛，善哉，這一定是她。」靈湘忙問道：

「師叔知道這是誰？告訴我，我非找她去不可。我想她這是有意戲耍我。她既然知道蓉姐被賊人中途劫去，她爲什麼不追趕賊人？却將我引到那柏林，將蓉姐救了。假使我一步去晚，是不是蓉姐就要濺踐在賊人手裡？這樣戲耍我不要緊，于蓉姐太有關係了。再說她也是被人家戲耍的，她自不知恥，反而戲耍我，我不能容她這樣。」那老尼道：

「我看你倒不必如此，你想這決不是一個人辦的；在周家往外救蓉姑娘，和偷你那人頭，這當然是她了。可是，她不過就是和你暗中玩笑的意思，她決不能有妨蓉姑娘的了。後來她走後，蓉姑娘被賊徒中途劫去，她那時一定在城外跑到城裡去救韓先生去了。她如果知道的話，她如何肯饒了這幾個賊徒？我覺得和你一樣，也是被人冤了。後來這中途的黑影，一定是另一個人。妳想一想：她既進城；那麼一個短的時候，如何能趕的回來？再說如果她看見那個賊人劫去蓉姑娘，她也不能容她劫去？這還不是明明的一個道理嗎？我想後來這個黑影，一定那個賊很熟，不然的話，她怎麼知道賊人住在那裏呢？」她這一番話，靈湘一聽，這才明白。暗想這話很有理；可是這兩個人是誰？後來這個既然認識那個賊人，她一定和

那賊人是一黨。然而，她爲什麼將自己引到那裏賊人除了？如果她和賊人不是一黨，他就應當自己把賊除了。爲什麼還非等引着自己去呢？這本是令人莫測的一件事。

這兩個問題在她的腦海裏，盤桓起來。她本有點燥起來了！老尼見她翠眉頻皺，知道她心中着急，遂道：

「妳先不要自己焦燥，這件事妳如果細心調察一下，也不會調察不出來。我想後來的那個人，一定也是吾輩中人，不過我相信她決不是戲耍妳；更不是看着賊人不管，一定另有別的緣故。至于那個人，妳也知道她，只是沒有見過她。說起來，妳們也算是個同門，她生性是這樣好既笑。妳比她大了一歲，妳就不能和她一樣的爭這意氣了。」老尼說着又伸了三個指頭道：

「妳三師太的大徒弟姚尙勤，也算是妳的師叔妳不能不知道吧？……」靈湘不等她說完，忙道：

「師叔這一說，我明白了，是不是姚師叔的小姐劍英妹妹？」老尼點了點頭。靈湘又問道：

「我聽說姚師叔和本地的一個土豪鬧意見，將那土豪殺了之後，携眷逃往口外；怎麼劍英妹妹會到這裏來了？」老尼咳了一聲道：

「在前幾天劍英來了，和我說起妳姚師叙逃到口外，忽然得了一病；病好了之後，便將

家事都交給她那姨娘，囑咐劍英到我這裏來，求我指教她。他就遁入山中，結了一間茅庵，再也不肯下山了。劍英天性篤孝，幾次去勸他下山，他不但不應，最後索興留壺而去，不知去向了，劍英在口外找了一年，也不會找着。她姨娘也得病故去，只剩下她一個人。她前幾天到我這裏來了，我和她說過她；她在這裏住了幾天，說是有事，要找她表妹去。我也沒有攔她，她就走了。我想這事一定是她作的；至于那個引她到柏林的人，那一定也不是外人，因為她既叫她靈姐，想是認識她，」靈湘一聽忙道：

「這話倒是對，我想也許是熟人；不然她怎麼知道我？不過，我在此地沒有熟人，這可就叫我想不出是誰來了。」老尼閉着眼想了半天道：

「也不用想，等劍英來了，就明白是誰了。她多一半能知道，她雖然說是韓先生會被她救出來，莫如妳進城打聽打聽。到底韓先生現在是否還在獄中？怎樣救出她來的？」靈湘點了點頭，她就在老尼那蒲團上坐了，叫蓉姑到客堂裏休息。大家休息了一會兒，天光正亮，靈湘起來就進城去了。

她城時又改扮成男裝，到了城裏，在縣衙門左近，先找了一個飯舖，要了兩樣酒菜，一邊吃着，做爲說閒話似的向那堂倌打聽道：

「堂倌，你們這買賣很發財吧？這裏守着衙門近，打官司的如果多，你們的買賣也就錯不了。」那個堂倌本來嘴快，心裏有什麼話也存不住。聽她這樣說，隨即笑道：

「託你老的福，這裏打官司的，近來可真不少。自從我們這位荆大老爺到任以來，打官司的一天比一天多。所以我們這小買賣倒是很感激這位大老爺。不過，一般老百姓却不喜歡這位大老爺了。」靈湘忙乘勢問道：

「老百姓爲什麼不喜歡這位大老爺呢？」那個堂倌四下裏看了看道：

「我們這位大老爺有個外號：叫作荆暈天，他只顧銀子是白的，可就不管人家打官司的是非曲直了。只要有銀子，就可以打一頭官司，所以那些窮打官司的都叫苦連天。可是俗話說的對：「六扇門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真個應了這句話了。我們縣裏也不覺得造了什麼孽了？才修得這麼一位大老爺來。」靈湘借此又問道：

「我聽說你們這話大老爺很能辦事的：有人命案，他馬上就能把案子破了。怎麼你明說他不好呢？」那個堂倌笑了笑道：

「大老爺你是外縣人，那裏知道我們縣裏這點事？就拿最近我們這隱善莊出的這兩條人命案說吧：硬把一個文文弱弱的大學生給抓了來，不用說叫他殺人去，上堂來一問，大老爺一拍桌子；他就唬暈過去了。這樣人就是我們也能看出來，決不是殺人的凶犯。可是，我們這位大老爺也不曉得使了誰的銀子，硬說他是凶手，那知道這回他這樣冤人，可冤出……」他說了半句，又向四下裏看了看，才低聲道：

「這回可冤出禍來了，我聽說也不知是那裏來的一個愛管閒事的，治大堂上挂了一個

人頭，還在大老爺簽字房裏留下一張字，叫他趕快把那個學生釋放了。我們這位大老爺還是很倔強，不但沒有放了那個學生，反倒把他提了出來，打了一頓，說這是他的黨羽幹的。可憐這個學生！把兩條腿都打壞了，也沒問出什麼來。」靈湘聽到這裏，翠眉一皺，由鼻子裏哼了一聲！

那個僮倌見她這樣，唬的不敢再說了。

靈湘吃着飯暗想，周瑞祥一旦將女兒失了，一定也來救案，再加上這顆人頭的事，這位荆大老爺，更要暈了，他一定將這些外全賴在韓銘新的身上。假如劍英真個一怒，把荆云天殺了，這禍可就闖大了。倒不如自己今夜入獄，將銘新救了出來，這倒是一條妙策。

吃過飯，先在城裏轉了，又到縣獄四週看了看；這才出城，找了離城二里路一座展了的破窖，暫時作了休止之所。等到二更天時，她將衣裝換好，爬進城去。到了縣獄的後墻，爬上墻頭；將墻頭上的棘根，拔了一片。然後躡身下去，聽了聽那獄裏靜悄悄的都睡了，只有東邊一條甬子上的北頭房中打光閃閃，有人談話。韓鶴行驚伏的湊到窗外一聽，有一個老人說：

「我們這位老爺也真奇怪；半夜裏提出犯人去，也不曉得幹什麼？」又一個青年人道：「三叔；你不知道；昨天挂的那顆人頭，已經够奇怪的了。今夜又捉生犯人去，大概是有些事故。本來人家姓韓的這末一個文弱的念書的。莫說叫他殺人，我看連只母鷄也不敢宰

呀，老爺非要說是人家不可。這能不惹出禍來。」靈湘一聽這話，便知道銘新已經被提出去了，不過不知道提出去到底是爲什麼；反正銘新不在獄中。自己還在這裏幹什麼？不爲到衙門裏看個究竟。

她又越出獄牆。由縣衙的後牆進去，找到內宅。見那上房裏燈光閃閃，知道人尙未睡覺。又見那窗紙上的人影子，是一個有年紀的男子模樣，在東首坐着。西首有一個女子的人影，正和那男子說話。她見那院裏靜悄悄的，她便躡身下來。站在窗下，靜聽裏邊談話。就聽那女子道：

「老爺爲什麼把那個姓韓的放了？你放了他，這件案子怎麼辦呢？」靈湘一聽，正是談韓銘新的事，心中暗喜。又聽那男子咳了一聲道：

「我的官運也是太壞，我只想把这个姓韓的口供逼出來，這件案子不但可以了解；還可以撈個千兒八百的。那知道來了這麼一個多事的人，硬把一個人頭挂在大堂上；還敢在簽押房留下字箋，叫我馬上放他。我本來不怕這些事，想不到這個管閒事的真靈，馬上就把我那頂球兒拿去了，你想我頭上載的頂球兒，他都能拿去，如果我再不放姓韓的，是不是我這腦袋也危險？他要拿我這腦袋，不是也很容易嗎？」靈湘在外邊聽了，暗自點了點頭；心中想着；這一定是劃英幹的了。那顆人頭是她偷自己的，這時大堂上懸挂人頭，還不是她嗎！既是龜把銘新救出來。大概銘新這還沒有去遠。莫如自己先去尋着銘新將銘新尋着，送他到清

松庵，和蔡姑相見，那時再說。她想罷剛要抽身而去，忽然聽得那女子道：

「老爺你這話我不敢讚成，你這時怕把腦袋丟了，將那姓韓的放了。可是，萬一上司問起這案子來，你怎麼答復呢？是不是你也把官丟了，還不如這時不放那姓韓的。」

一面向上司辭官，一面加緊防範。等回批倒了，你就悄悄的辭官而去，豈不比這樣好呢？」那男子又道：

「這樣雖然好，可是，你爲什麼不早說？現在人已經放了，你說不晚了嗎？我只有拚着不幹了，別的方法，是一點也沒有。」那女子沉吟了一下道

「我看你莫如這時趕快派人，追回那個姓韓的來。」靈淵在外邊聽着，暗罵了一聽刁婦，就聽那男子連連點頭道：

「就是這樣吧，我馬上就派人去追；大約他還不能走遠，他那兩條腿已經打傷。」他說着喊了一聲——來呀！——靈淵忙將身形隱在牆角暗處，早見一個伶俐的丫頭，由外邊進去，那男子低聲吩咐了幾句，那丫頭就出來了。靈淵等了一會兒，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夥子，跟着那個丫頭進來；一會兒也出去了，靈淵就知道這是一個跑上房的小子，出去一定是傳話。莫如暗中跟着他派的人，看看他們趕回銘新來了不？如果他們趕上銘新，自己也可以中途截殺。如果趕不上，自己去再找他。她想好主意，在暗中跟隨着那個小夥子，到了前邊；那個小夥子，找到荆知縣的親隨，吩咐他們去追銘新。

靈湘暗在房上等候，一會兒有兩個人，都是短裝打扮，由房中出來，往衙外急急而去。靈湘在暗中跟隨，到了衙外；見那兩個一直的奔了東邊一家客店。這時客店已竟關門，他們上前將門叫開，低聲問那夥計道：

「住在你們這裏的那個姓韓的，現在睡了吧？」那個夥計一怔道：

「那個姓韓的？不是隱善莊那案裏的姓韓的嗎？他……已竟走了。」那兩個人一聽，不由得一怔：

「他的腿都打壞了，怎麼會走了？他上那裏去了？」那個夥計皺了皺眉頭沉吟了一下道：

「他住這裏工夫不大，就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公子似的人，穿得非常之闊：到這裏來便找他。我領那人進去和他一見，他不認識那人。可是那位少爺却像和他很熟似的，又向他道驚，又替他會賬；並且立時叫我們給他找車去，那時夜已深了，我們那裏給他們找車去？他見找不了車來，便扶着那姓韓的走了。姓韓的本來不認識他，先不願意跟他走，後來也不曉得爲什麼又和他一同走了。他們也不曉得那裏去了？不過，城門已經關了，他們決不會出城；走到那裏去，也在城裏。」那二人一聽，忙又往回跑，靈湘暗中聽了一個明白，心中暗想：這一定是那位摘人頭。送子箋的朋友，將銘新救走。自己不必再讓着這兩個渾蛋的親隨走了，只是這麼大的一個城市，又在夜間，往那裏找他們去？」

這樣想了半天，也沒有想出好主意來；忽然想到既是那人救銘新，就不見遠在城裏；一定是把他弄到城外去了。他們多半回了銘新的家，自己何必在這裡等着？莫如到銘新家裏找他們。他想到這點，立時離開那裏，奔了城牆。

到了城牆上。暗想那人如何將銘新弄到城外？他的腿又被打傷。她稍一尋思，急急的越城而過。到了城外，將方向辨認了一下，一蹲身，就如一隻貓似的，飛馳而去。

這又是一個謎，一個傷了腿的人，怎麼能走這麼遠的路？如果說是有人背着他，這個人也够累了。況且他們走的時間不大。怎麼自己會追不上背着一個人的速率，無論如何也不能比自己再決了；而且自己的脚程，也很可以說的上快，怎麼會追到這裏離銘新家不遠；還沒有追上？他一面想着一面追到銘新住的那村裏，到了他家，先在外邊聽了聽，裏邊靜悄悄的；一點聲息沒有；不禁猶疑起來！暗想，銘新如果回來了，不能馬上就睡。怎麼一點聲息沒有呢？她想着。躍上房去，又聽了聽，還是靜悄悄的。向下探視了一下，一點燈光都沒有，不由得更加躊躇起來。

靈淵在房上躊躇着是下房找他的家中人問一問，還是不問？這樣深夜，如果在院裏一叫人，豈不將人家驚壞了？而且，他家裏沒有男子，只有婦女，更要緊了，莫如暫時不叫，先悄悄的探一視下。但是，那間房裏住人，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去探視呢？

正在這樣猶疑着，嘩的一聲！有人在暗中笑燻。她忙着向四下裏一看：沒有一點痕跡。

這又是誰呢？這樣和自己開玩笑？莫非銘新已經回家，救銘新的人，在暗中窺伺着。笑自己是多麼笨嗎？她想着怔了怔，眼前黑影一；往東飛去。她那裏肯捨，立時追了下去。等她追出村外。黑影兒早消失了，只是一片空曠的原野，橫在眼前。使她不得不停住脚步，自恨太沒有能力了：明明看見的，怎麼就會追不上？這樣想着；又有一件她可驚訝的事發現了。

在遠遠的一座樹林裡，一盞小紅燈，在那裏閃耀着。這什麼人在深夜裏提着燈出來？她不能不追究一下。馬上趕過去，等到近切一看，原來不是什麼人提着燈，却是一棵樹上，用很長一根繩吊着一盞紅紙燈。她先將那燈細看了看；一支小蠟已經燒的要完了；可見這燈不是最近時候點的。似乎是預先點着的，在預備給自己尋見；引了自己來。因為有這樣推想，所以她很注意這燈的四周，有什麼新的發現？果然又發現了一樁。

一塊大石頭，壓着一張字箋，很明白的告訴她；這燈就是爲這字箋而設。她把石頭拿開，拾起字箋來一看；上邊寫道：

「徒勞往返。人已遠颺，留此何益，速回勿疑。」

這樣簡單的幾句話，却是很明白的告訴她。銘新不會回家，已由人救出去，走向遠方，自己又被人玩弄了，生平不會受過這樣戲耍，連日被人要的頭去。使她擦按不下這肝火去；賭氣把那燈一把扯掉，扔在一邊，氣昂昂的暗想；這一定是兩個人無疑了。

一個人決不能這樣快，會一力面背着銘新，一方面還來要笑自己。但是，雖然知她兩個

又該如何？

銘新已經被救，似乎是這件事告一段落；不過，蓉姑尚在清松庵。自己本想將銘新救回清松庵，使他們二人相見，偕手同逃。這樣一來，他們不但不能見面，而且連銘新的下落都不知道了，這多麼對不起人呢？她越想越覺可氣！然而，又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回清松庵；見了老尼再說。

辨識了方向，剛走了幾步，又想到銘新雖然被人救了，難保那些狗腿的差役，到他家中去訛詐，莫如自己暫時不離開這裏；等到明天，看看那縣裏的差役來不來？如果來的話，自己也好相機警告他們，使他們知難而退。將這事辦清了之後，再回清松庵，也不為晚。

二次返回村中，看了看天色還早，便找到村口外一間小廟裏；暫時坐在裏邊閉目養神。一會天光已明之後，她站起將背上的小包打開，拿出那身男裝的衣服來；在廟裏換上；將女衣包在包裹裏，搖搖擺擺的，走進村中，到了銘新門前一看，不由得一怔！原來一把大鎖。將門鎖上，她急忙找了一個檢柴的老頭兒一問，那老頭兒上下打量了她兩眼道：

「我也不知道韓家爲什麼搬家？他們搬到那裏去。不但不知道；連他們什麼時候搬的，也不知道。大概他們因爲韓銘新，犯了什麼案，搬家躲了起來。你和韓家認識嗎？」靈湘點了頭道：

「我們是同學，怎麼不認識？我打聽打聽他，到底是爲了什麼打官司？打官司也不必搬

家呀？」那老頭兒道：

「你不知道，他們這官司太奇怪：我們村裏的人，也說不明白。他被縣裏傳了去之後，他家裏只有他一個寡居的嫂子，還有一個小弟弟一個小妹妹。大概是他嫂子怕家裏沒有男子，不好對付；所以才搬了家。不過她們搬家，搬的也太秘密了；我們村裡人一點也不知道。她們搬走之後，我們才知道。」靈湘一想，他家裏已經搬走，大概也就不會再有什麼乘錯了，自己就回清松庵吧。

她想好主意，馬上奔了清松庵；到了清松庵之後，見着老尼；將一切的事向她一告報，沈吟了一下道：

劍英知道蓉姑娘在這裏，如果是她的話，她絕不能把他弄到別的地方去，況且，劍英的爲人，對於這嫌疑二字，分得很清；她絕不能和一個陌生的男子，隨便的就一同走了。恐怕這又是另一個人了，這個人既當將銘新弄走，她不能沒有用意。我們只有等劍英回來，問一問她；就知道那個人是怎麼一個人了。」靈湘一聽，急的頓足道：

「都是我的錯，萬不該這樣馬糊，才招出這番事來。劍英妹既然知道這個人，她爲什麼不將銘新劫回來？」老尼道：

「這話不對，你要知道！

那人一定也不是什麼惡意的；也或者是和劍英相識，她更不好向他說什麼了。你不要着

急，耐着性子等一等，等她回來，就知道一切了。再說，你不要使蓉姑娘知道這事；對她只說是韓先生出來病了，等他病好之後，再叫他來。」靈湘應了一聲，心中却對劍英十分嗔怨；總認爲她是有意和自己開玩笑，才招出這樣的事來。

當蓉姑見到她之後，她只好依着老尼吩咐的話，和她說了。蓉姑雖然一時見不着銘新；總暗喜他已經出獄了。等了幾天，也不見劍英來，靈湘不禁心中又轉了，猜想着劍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她爲什麼到現在不來？她這種推測，還是恰對，

六 俠而演成情的局面

前者所述蓉姑被救又被劫，被劫之後又被救；以及銘新被救出獄的事，真是一個謎。到底這是誰呢？清松庵老尼所斷，果然不錯。原來劍英到清松庵之後；她想她表妹鄒雲姑，在離這裏三十里路雲霧嶺下住家；也是同道中人；便去找她閒談。到那裏之後，見她表妹雲姑穿着道裝，和一個道裝的青年女子，正談話哩。她表妹給她介紹了一下，她才知道那個女子是水雲道長的徒弟名叫鄒霞如。她見霞如年不過十八九歲，生得美麗之中，微含一種令人迷戀意；兩道秀眉，細長彎翠。眼角眉梢。稍稍吊起；又在嫵媚之中蘊着英爽之概。看着年齡雖然不大，可是她沉默之中，表現着她那一切的毅力。劍英悄悄の間雲姑，怎麼和她相識？雲姑告訴她，原來因爲在山裏打獵，時常相遇，漸漸熟識。並且說她師付水雲道長。也是一位道術兼長的道姑。就在這雲霧嶺的山陽，結了幾間茅庵，做爲她修行之所。霞如平日隨侍

師付之側，每隔半個月下山來一次。她的家也在這山下嶺西村居住。家中除了媳孀居孀母之外，父母皆無。

劍英在雲姑那裏住了兩天，聽說隱善村要唱戲；便想到隱善村去玩玩。雲姑邀霞如一同去，霞如只推師付不能離開自己，辭却不去。雲姑只好和劍英一同到隱善村。兩個人打扮成一個村姑模樣，到隱善村頭一天聽戲：就看見靈湘戲耍銘新。雲姑向劍英問靈湘是誰？劍英將靈湘的身世告訴她。並且笑道：

「她這麼頑皮，戲耍一個念書的人；我也開她一個玩笑。」雲姑也笑道：

「這位靈姐，也太愛玩笑了，人家一個不懂行的文弱人，她爲什麼這麼人家呢？再說，她這是什麼用意呢？」劍英在暗中觀察的結果，早已明白她是警告銘新。不過她對於蓉姑也很留意，知道蓉姑對於銘新，也是很有意的。所以她那時就抱着成全他們的心，而沒有像靈湘，要警告銘新。雲姑問她，她笑道：

「靈姐這人平時很愛多管閒事的。」

她大概看着韓家少年，過于痴迷，要警告給他；不過如此。其實，我覺得也何必呢！雲姑笑了笑道：

「姐姐，你是什麼意思呢？他這樣追着人家閨秀，本來也應該有靈姐這樣一個人，警戒他一下；姐姐平素也是很愛管閒事的，怎麼倒不讀成起靈姐來？」劍英微笑着搖了搖頭說道

「我並不是不愛管閒事，因為我覺得管一件閒事，須要先對於這件事的一切明瞭了之後，然後再伸手去管。我們這位靈姐。本領是出人頭地，不過心性太粗，遇事就着急，也不明白事情的内容，就要伸手，我幾次看她，都是這樣，你如果細心一點，就能觀察出現在這件事的情形了。」雲姑沉吟了一下才說道；

「我就沒有看出有什麼可以詳細觀察的事來，姐姐，你告訴我！」劍英告訴她道：

「你想想這件事，決不是一個人的事；那麼另一方面，到底是什麼神情？這是不是很應當注意的？」雲姑聽他一說，連連點頭說道：

「姐姐的心真細，果然是那樣；我看那位姑娘，對於姓韓的，不是無意；這純屬由雙方相感而成的，當然不能怨姓韓的一個人了。你這話很對。靈姐對於這件事，真個不會弄清楚。如果她明白了這一切，她也不會這樣多事。我們看看她到底怎樣？」劍英沉吟着說道：

「這倒不必，我們不必管她，她這人的脾氣很怪的，咱們看完了戲，回咱們的家。」雲姑也就不肯非管這事不可了。後來見她救了銘新，幾番戲耍他；又暗中跟着銘新；她知道靈湘絕不至于有傷銘新。戲散了之後，她們回到家中，正好霞如也去找雲姑。三個人談起銘新之事，霞如忙問雲姑道：

「這個姓韓的，是不是白淨面皮，兩隻大眼睛？」雲姑看了她一眼反問她道：

「正是那樣，霞如你認識他嗎？」震如雙頰微紅了紅道：

「曾有一面之識，也不很熟。這個人果然是有點痴迷，而且，我聽說他的性情還是乖僻。對於什麼事，至死不肯回頭；這位周家的姑娘，和他從小就相識，兩個耳鬢廝磨，曾有過相當的關係，所以對於她至今不忘。不過周家雖非望族，可也算是隱善村的一家首戶。韓銘新是一個敗落的門戶。雖然是詩書門第，總算家勢已落。恐怕他是徒勞妄想。」劍英聽她一說。嘩的一笑！雲姑却點了點頭。霞如臉又一紅，覺得劍英的笑，似乎是譏誚着自己；她那銳利的眼光；早偷偷注視在劍英的面部。劍英却不曾留神，霞如和她們談了一會兒；告辭而去。她走後雲姑向劍英道：

「姐姐，你得罪了霞如，你知道不？」劍英忙道：

「我什麼時候得罪了她？」雲姑道：

「方才我們談起韓周二人之事，她滔滔不斷的一說，你^的一笑；她那臉上立時就紅了。」

她雖然沒有說什麼，可是暗中很注視你的神情。我深知她的爲人，所以我知道你得罪了她。劍英一怔道：

「這也是無心中一笑。我並沒有存心譏誚她；她爲了什麼這樣呢？我得罪這個人，才真叫無味呢？」雲姑嘆道：

「你要知道；霞如這個人，是一個很愛小性的人。她平素就是那種性情，我們對於她，都是很客氣的；所以她也沒有犯過脾氣。現在你雖然是無心一笑！她却認爲你是有意譏諷她。她一犯小性兒，保不定要生出麻煩來！」劍英忙問她道：

「她犯小性兒，還能把這點事記在心上不成嗎？況且，我也沒有說什麼別的，還有什麼麻煩事可以生呢？」雲姑沉吟了一下道：

「這却說不定，她那人性高志傲，也是因爲她師付寵的她，姐姐你不知道，她們師徒本是黃山派的人；和我們武當派的，雖然都是道家一流的劍客，可是她們和我們就有些不對的地方。不過，她們因爲我們武當派現在的祖師，道高德重；劍術也可以說是最高；所以她們的祖師，對於她們幾番告誡，不許和我們爲仇。至于你們釋派的人，她們總認爲是仇敵似的，所以不肯稍事客氣。尤其是你們五台派的人，她們更加仇視。這也是當初你們那派裏有一位前輩叫作素月老尼的，因爲路過黃山派的下輩，在人家一座花園裏，犯了淫戒。素月老尼，當時將人家閨女救了，將那個黃山派的小輩羅慶芳捉住，取了他一隻眼珠，一條右臂。那個羅慶芳回到黃山，捏造黑白，向他們祖師說五台派的人，欺負他是後輩。他們那祖師，護庇晚輩，就信以爲真。想大動干戈，要和五台派的人作對。不料正好我們武當派的祖師到那裏去，出頭調停，力說素月老尼，決不是故意尋隙；這裏邊一定有點原故，須要調查實了，再作道理。黃山派的人，本來怕武當派的人。只好委屈着答應了。後來調查實了，羅慶芳的

劣跡有證，武當祖師，找了黃山祖師，一五一十的指摘他們收徒不嚴；他一氣用飛劍將羅慶芳斬了，可是暗中和五台派做了仇。五台派的前輩，都是有道的高增鬼尼，對於這以往的事，不肯告訴後輩，仇視他派；所以姐姐你不知道。黃山派也因五台派的人，不是他們所想的那麼容易對付，況且事隔多年，也就都不肯輕舉妄動了，霞如和我相處最善，她這個人除了小性之外，還不是那種惡毒之輩。雖然得罪了她，她還不至于有什麼意外。」她滔滔不斷的將吾台黃山兩派結仇的原因，對劍英說了一遍。劍英點了點頭道：

「我師付從來不會說過，我很奇怪的就是你怎麼也離了五台，加入武當派？」雲姑笑道：

「我這可不是背師投人，這還是師伯了空老和尚，叫我拜玄極子為師的。姐姐咱們不要談這些事了，天氣已經不早，我們睡吧。劍英也想到她陪自己玩了一天，這時再不叫她休息一下，也就太使她勞累了；兩個一齊歸寢。」

第二天起來之後，劍英因為昨天和霞如無意中鬧了意見，所以也就不很再到那裏看戲。在雲姑家裡住了兩天，忽然隱善莊發生命案的事，傳到他們耳中，劍英心中暗想：死的到底是誰？自己便邀雲姑同去看看。雲姑因為她母親偶感不適霞沒有陪她去。劍英到隱善莊，探聽明白，到那天夜裏，靈湘去救蓉姑，殺死賊匪；那時她在暗中看了一個明白後來靈湘將賊屍提出，她乘勢將蓉姑背到外邊。本想戲耍靈湘；所以靈湘回去救蓉姑的時候，將賊人首級

掛在樹上，又被劍英偷去。但是，她偷了首級回來，蓉姑正又被賊匪劫去。這時她們二人互相暗中鬥的時候，却另有一個人，在暗中看着她們。這人就是那個鄧霞如，她本來和銘新有一面之識，對於銘新却很緊念。又因暗中見着五台派的人，也在救援蓉姑銘新；她心中一動，錯猜劍英對於銘新也有意；所以聽見蓉姑被匪劫走，暗中只將靈湘引去，將蓉姑救了。可是，她連夜趕回城裏，守護着銘新。暗中知道劍英將人頭掛在大堂上，警告給荆雲天，想將銘新救出。可是荆雲天不但沒有將銘新放了，反倒將他打了一頓。

霞如在銘新被打的時候，本想當堂下去，將銘新救走，免得她被打。可是，又想了想：他被打之後，一定行走不便；自己也正好借此機會給他一種安慰，自然就很容易把他把握到自己手裏了。她想到這點，所以忍着心疼，看着銘新挨打。

等劍英二次警告荆雲天，荆雲天夜間將銘新釋放。霞如在暗中跟隨着他到了店中。見劍英救出他來之後，也就不再跟着他了。她心中暗喜，這樣一來，自己正好把銘新弄走。

劍英本想銘新已經被釋，自己也算盡到責任，銘新還能不會自己回家嗎？靈湘如果趕到城裏，知道他已經回家，自然要找他去。自己將蓉姑放在廟中，被人劫去，正好趁此機會，去尋找蓉姑。所以靈湘出銘新之後，便去尋找蓉姑。那知霞如正好趁此機會，將銘新誘走。

銘新本想自己連夜回家，無奈出了獄之後，兩條腿已被打壞，行走不便，想僱一輛車；又因為夜裏沒人去。他只好暫時先在店裏住下，想第二天再走，那知他剛到了店裏，忽然門

一開進來一個道姑，那道姑雖然是道裝，可是，一身俏俐，百般嬌媚；背後背着一口寶劍。一進門笑嘻嘻的向他問着：

韓少爺，你認識我嗎？你知道你怎麼會被放了？」銘新一怔道：「我……我不認識，仙姑是那裏的神仙？想必是救我的人。」霞如笑了笑道：

誰是什麼仙姑，一樣都是人；救你倒是我。不過，你在這裏還住着什麼？那個狗官雖然放了你，萬一他一後悔，再把你捉了回去，你不是又入了牢籠嗎？你還不快走？」銘新被她一唬，忙道：

「我倒是想走，無奈，我的腿打傷了，夜裏又僱不着車；我怎麼走呢？」霞如哼了一聲又問他道：

「你走到那裏去呢？」銘新遲疑了一下道：

「我回家去，別的地方我不認識，我只有回家去。」霞如搖搖頭道：

「你回家去，那個狗官就不能到你家去找你嗎？我勸你還是遠走他鄉，避開幾時；再回家也不晚，」銘新沉吟了一下道：

「我往那裏去呀？我從來也不會出過門，再說，我也沒有錢，到什麼地方去呢？」霞如噤呀一笑道：

「你這樣說，只有在家裏等着被捉嗎？我給你個地方，你去不去？」銘新道：

「你有什麼地方？我不認得，沒有錢也不能行啊？」霞如笑啼啼的道：

「你不要管了，我領你走吧。咱們到一個地方去，也用不着錢。」銘新心中猶疑起來，不敢跟走，她又勸了他半天，他想着不走也是不成，好在自己是她救的，她不至于把自己領到什麼危險的地方去。他跟着她走，但是自己的腿不能走，又向她問怎麼走？她道：

「這不成問題，說不上我背你走好了。」銘新急道：

「這如何使得，我這麼大的一個人，你這樣弱怯怯的，怎麼能背的了！況且，仙姑是一位女道姑，我是男子，怎好褻瀆仙姑？」霞如瞪了他一眼道：

「你這人可真是有點書獃子味兒，這是到了什麼時候：你還講什麼仁義道德？走吧你先逃命要緊，再等一會兒，你就不用走了，」她說着由身上解出來了一個大抄包，來將銘新扶出房門，悄悄告訴他：向店家說是回家，出了店門到那後街去找自己，銘新咬着牙走出店門，到了後街，這時夜靜人稀；霞如將他用抄包背在背上，胸前結了一個蝴蝶結；一蹲身奔了城牆，先由馬道上上了城，又用弓索將銘新先繫下城去，她這才一個落葉颯秋的正式，輕輕跳了下去。只驚的銘新噉了一聲！

她們已經跳出城去，霞如背起他來問道：

「我先背你到你家的村外，告訴你家裏一聲；叫你嫂子她們即速躲開；然後我再帶你找安全的地方去。」銘新這時認爲她是活神仙，一切都聽她的調遣了。兩個人瞬息之間，已經到

銘新村外，霞如先將他解下來放在村外一個小樹林裏。她自己進村，找到他家：將銘新的嫂子叫醒，告訴她即速搬家。他嫂子也認爲是飛仙劍客，立時起來，將細軟收拾了一下，粗笨之物擱下不要；帶着弟妹，騎了兩匹驢。逃往娘家。

霞如二次回到村外，背起銘新來，回到她自己住的那座紫雲峯。這座紫雲峯鉅離她師父水雲道人的茅庵，不過三四里之遙；背師村並不知道，她在這裏另有居處之所。她因爲出來採藥，偶然發現這裏有一座天然的石洞，在山的背陰。洞分內外，有天然透光之處。她又加以修理，將那洞裏收拾的和兩間洞房一般。洞門有一大塊石板，重修五百餘斤，她不在洞時就用這塊石板，將洞門蓋上。

本來有一條小道，可以通到洞門，她怕有人發現這洞，將那條小道：故意用一大塊石頭擋住；使人一看，疑爲無路可通，她來回可以由石上飛行過來。

她背着銘新走到那裏，天色已經放曉；銘新在她背上，看見前邊有一大石阻住去路；忙道：

「仙姑，你走錯了，前邊過不去，有石頭擋住去路。」霞如笑了笑，先將他解下來，指着那塊石頭道：

「你不是說這塊石頭擋着我們的路嗎？這還不容易，撥開它不就過去了？」銘新將舌頭一吐道：

「這麼大的石頭，又是天生在這裏的：怎麼能搬的開？」她笑了笑：

「你搬不開它嗎？看我的。」她說罷，將身形一蹲，伸出皓腕：抓住兩處石孔：運用功夫輕輕的將那石頭推開，依在山坡上。回頭向銘新道：

「這樣可以走過去嗎？」銘新早驚的將舌頭吐出來，一時都不回去；半天才道：

「仙姑真有神力，這大的石頭。用十個人也搬不動，仙姑竟能搬開它，我不能不拜服了，」他說向那霞如一躬到地。霞如嘆喏一笑道：

「你不要瞞我了，趕快走吧，」她怕銘新胆小，過去扶着他渡過這狹窄之處，她又將那塊石頭仍然搬好，堵住那條路；然後扶着銘新到了洞中。銘新進去一看：那洞裏雖然是天然石塊生成的几橙，也都是綿綉鋪墊，十分乾淨。外洞中間，一塊大石上鋪綉墊：做爲几案。圍着大石有三塊小石，也都有綉墊，做了坐橙。兩洞中間，比較狹窄，有一層妃色軟慢隔開。霞如將銘新送到內洞，一條小小石炕，上鋪錦茵，溫軟如綿。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塊石頭，生就的兩層平板，有如粧台。石炕上錦被綉枕，十分華麗，銘新一看，心中更認爲霞如是位神仙了。

霞如笑指那洞內，向銘新道：

「你看這地方，給你住着如何？比你府上的臥室怎樣？」銘新忙道：

「這裏太好了，這那裏是人住的，分明是神仙洞府；我一個凡夫俗子怎好住在這裏？仙

姑，你給我一個茅舍就行了。不過，在這地方住着倒好，只是吃齋在那裏吃去？」霞如笑了笑道：

「這却用不着你愁；我自有辦法，你只是能够這得寂寞，就沒有什麼難處，夜裏你如果害怕的話。我像你預備一盞燈來。你一個人在這裏住，我每天白天來看你一趨，你可不要出去。」銘新一聽，心中忐忑不安起來，暗想這一個陰山背後的地方，只有自己一個人在這裏住，縱然勉強仗着胆子，也不能不害怕。又想到自己的兩腿，不禁嘆了一聲道：

「我想出去也不能够，我這兩條腿還不能下地呢。」霞如咬齧了一聲道：

「我還是真的忘了這事，你這腿好辦；沒有關係；我給你一貼藥上上吃了就好。」銘新忙求她把藥拿出來。

她隨即由身邊摸出來了一個小紅磁瓶；舉着微蹙雙蛾。想了想才道：

「這藥應當用好的元酒調服，或是……」只說了半句，接着又道：

「如果沒有元酒，還有一樣東西代替；這却……」

嬌羞脈脈的，總不肯明白說出來，銘新沒有猜想到，忙問道：

「到底沒有元酒，應當用什麼？」她先格格的一笑道：

「沒有元酒，可以用人的唾液代替。只要外敷內服之後，立時止疼，三天準好。可惜！這時這地方，什麼也沒有。」銘新忙道：

「怎麼沒有？這裏沒有元酒；我自己還沒有唾液嗎？」霞如臉又一紅道：

「你自己的唾液不成，要想用唾液，男人總得用女人的，女人得用男人的。這裏那裏：……」她說着噗哧又一笑！銘新一聽怔了；忙哀求她道：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只好多忍耐一時吧，求仙姑給我找一點元酒去。」霞如想了想道：

「我們住的這地方，是一個鄉村，那裡有上好的元酒？如果找元酒；除了到縣城裏去，這裏離縣城有八十里之遙；一時絕不能回來，你可要忍着疼等着。不過，縣城裡有沒有，這也不敢說一定；如果沒有，我選得到府城裡去。」銘新皺着眉道：

「我忍着疼倒沒有關係，不過，仙姑爲我跑這麼遠的路，我心何忍？這藥就這麼吃了不成嗎？」霞如搖搖頭道：

「這樣吃了一點效力也沒有，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不過……」她說着頓了一頓又道：成
「不過，我如果救了你，你要知道我就破了色戒；你應當怎樣呢？」銘新還不會明白她這話，看了看他怔怔的問道：

「仙姑有什麼法子？我不明白你的話。」霞如點頭微嘆道：

「蠢才，蠢才，這點事還不明白，我只有用我的唾液，給你調服了這藥。可是，這樣我豈不是……」她說着兩朵紅雲，泛上桃腮；伏在炕上，格格的一笑！銘新並不是一個不解情意

的人，他因為認爲霞如是一位神仙。不敢稍存褻瀆之心，所以不住邪念上着想。雖然見他這樣，他仍然莊重著道：

「仙姑如果肯發慈心，賜我一點仙液，我只有感激的；豈敢再存他想？這也是一時權宜之計，請仙姑救我吧！」霞如一想：這人也太誠實了，自己一時不能過于露出輕狂的態度來，只有點了點頭道：

「好吧，我先將藥給你敷上，然後再給你吃下去。」她說着叫銘新將衣服脫下來，銘新因為打的傷正在大腿上部；除了將褲頭下去，無法露出來。他躊躇不肯褪，霞如嘆道：

「這也是孽緣，你就褪下衣服來吧。」銘新這時無法，只好將衣服褪了下來，伏在炕上。霞如先抽出來了一把小刀，將那瘀血之處挑開，然後，這才將藥給他敷上，又扯了一條汗巾給他包裹。這一包裹，他不能再伏在炕上了，徃起一站，那全身都顯露出來。

嬌羞怯弱的一個美人，站在他面前，他又是赤裸着；真使他無法勉強。霞如眼皮一低；格格的笑又是一陣嬌笑？隨將那吃的藥，用香唾度到他嘴裏。他這時更有點難以爲情，勉強鎮靜着，將藥吃下，霞如扶他躺下道：

「你先靜一靜，等我給你弄一點水來。」她說着開一床錦被，給他蓋上，然後返身出去。銘新吃下藥去；覺得全身體血液循環加速，那傷處一陣大熱；便癢了起來。他不敢動，只有忍着睡着了。等他睡醒之後，洞裏已經點着一盞燭光。燭窗門都垂下了褐色的簾幔，

燭光照徹的洞內通明，他一抬頭，見那石案傍坐着一個雲鬢高挽，綠髮低垂的女子，不由得一驚，忙要問時，那個女子却回眸一笑道：

「你睡醒了嗎？覺得怎樣？」他聽她一說話。又仔細一看，才認出她霞如來，忙問她道：

「仙姑，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怎樣睡到這時候了？」霞如嬌嗔著道：

「什麼仙姑神姑的，我也是一樣的人。」銘新被她說的怔了一下道：

「我不這樣稱呼，我怎麼稱呼呢？」霞如靈慧一笑道：

「誰沒個名兒姓兒的，非叫什麼神哪仙的才行嗎？我告訴你；我姓鄧，叫做鄧霞如，你再叫我，就叫一聲鄧霞如就行了。銘新連道：

「這却不敢，無論如何，我也不敢那樣稱呼。既是以芳名見示，我大胆的稱一聲「霞如」吧。不知如此稱呼如何？」霞如嫣然微笑道：

「你這不是知道嗎？爲什麼要那樣稱呼呢？以後就這樣吧。你那傷好了沒有？還覺得疼吧？」銘新伸了伸腿道：「不疼了，這可真是靈丹妙藥。我謝謝霞姐。霞姐，這時我肚裏覺得餓了，可有什麼吃的？我吃一點。」霞如聽他一口一個霞姐，心中也很高興，忙將弄了來的肉脯，乾糧，給他拿出來道：

「今天天太晚了，你暫時先將就着吃一點乾糧！明天我再給你燒餅吃。」銘新翻身起來

，湊到那石案邊，坐下將那乾糗肉脯，吃了一點。覺得肚子飽了，霞如又給他斟了一杯水。他喝了兩口，還溫着哩！不由得深感霞如這樣護持。吃飽了之後，霞如又叫他躺下，陪他說笑了一會兒，她揭起那窻幔來，向外邊天空看了看；回頭向他道：

「天已不早，你睡吧！我要去了。等明天早晨，我再來看你。」她說罷向他微笑，掀簾翩然而去，銘新驚疑之際，追出去再找時，已無踪影。他覺得她一定是一個飛仙，絕不是普通的人。自己一個人躺在炕上，因為睡的時間已久，不想再睡；瞪着兩隻眼，看着那洞裏的一切。時間一久，自然感到岑寂。

又想起一切往事來，不知蓉姑現在如何？他這樣想着，在岑寂之外，更感到一種思念之苦！

他想了半天，自己強自鎮定着，閉上眼睛，一時似乎是睡去了。可是，一陣風聲，將他驚醒。他側耳一聽，那山中風起，松濤驚鳴；他不由得又怕了起來。忙將頭蒙上，不敢再聽。第二天他還在夢中，覺得一陣芬芳之氣，沖入鼻孔；他忙將眼睜開，見霞如又換了道裝，坐在炕沿上。他忙要起來，霞如按住他道：

「不忙，不忙，你先躺着吧。昨夜睡的安靜嗎？」銘新道：

「倒沒有什麼不安靜，只是太悶了。」霞如笑道：

「你睡着了還嫌什麼悶呢？這都是笑話。」銘新臉一紅道：

「我那裏睡的着？好容易睡着了？一陣風聲，又把我唬醒，這山裏有虎狼沒有？」霞如笑道：

「豈只有虎狼，離這地方不遠，就是一個虎狼之窠。不過，牠們都不敢到我這洞裏來。你只管放心睡你的，絕不會害了你。」銘新驚的變顏失色的道：

「牠們怎麼不取到這裏來呢？這裏有什麼使牠們可怕的？」霞如笑道：

「這裏也沒有什麼使牠們可怕的，不過那些畜類，都是我養活訓練好了的，所以我這裏，牠們就不敢來。你放心好好的睡覺吧，絕不會有什麼使你驚心的。」她雖然是這樣說，但是，他總覺得這是可怕的！心中忐忑不安着。又不敢再向她要求別的。霞如又問他的傷痕如何？他道：

「今天的傷，完全好了，一點疼痛也不覺，而且，身體還似乎是更強健了許多的。這藥真好，將來我求你給我一點，回家的時候帶着，給人預個方便。」霞如點了點頭，咳了一聲！他不知她爲什麼，忙問道：

「霞姐，你好的爲什麼嘆氣？」霞如遲疑着道：

「你時時刻刻的想着家，這裏你一定覺得不舒適了。如果你在這裏舒適，你還能這樣想家嗎？不過，你家裏有什麼人？值得你這樣緊戀着？」

銘新想不到這兩句話。會被她挑了眼。忙道：

「我沒有繫戀的，不過，我想這裏不過是暫居之所，終久要回家的。霞姐你要原諒我不會說話。」霞如咳了一聲道：

「我也沒有什麼不原諒你的；不過你心中底確是有所繫戀，我早知道。可惜！……：「銘新見她粉面微嗔，唬的也不敢說什麼了，沉默了一會兒才道：

「霞姐，我真沒有什麼可戀的？你不信我可以發個誓。一霞如又一笑道：

「你也不用發誓，戀也是應當的。你的傷已經好了，再在這那住一天。明天我送你回家去。可是，有一樣事。你回家之後，再出了什麼事我都不能管了。

這裏本來是……：人間仙境，可惜你和我沒有緣咱們不能再說別的了。」銘新一聽她這話，深自惱悔！忙道：

「霞姐，我身背重案，這時也不敢回家；霞姐不叫我在這裏住着我也沒有辦法；我只有在這山中拾點草根吃，死也不出這山。」霞如翻了他一眼道：

「你既然不願意在這裏，爲什麼又不走呢？這裏又寂寞，夜裏又害怕；你爲麼麼非在這裏不可呢？你還是自己拿定主意？」銘新也不是一個不解情的人，更不是一個不聰明的人。他見其如此，知道她對於自己的愛護之意。在以先以爲她是一位神仙，不敢對她稍露私慾。這時知道她並不是神仙了，而且，見她那種嫵媚嬌柔，心中豈能不動？隨向她賦聲道：

「姐姐，你的盛情厚德，我豈不知？這裏雖然寂寞，有姐姐相伴，還能說寂寞嗎？夜裏

我害怕，姐姐不能想法不叫我害怕嗎？」她說着注視着她那粉面上，一陣泛起來紅白來。她沉吟了一下道：

「我有什麼法子不叫你害怕？除了……」她說了一半頓住，遲了遲又說：

「我除了在這裏陪你，但是……」她說着臉一紅，不肯再說。銘新這時已竟早把自己的一切忘了，見她這種神情，心裏突突的跳動起來；顫聽道：

「姐姐，你每夜回什麼地方去睡呢？這樣往返徒勞，那如就在這裏？姐姐若是在這裏，我可以在外洞那石案上睡；絕不敢使姐姐爲難？」霞姐翻了他一眼道：

「這些話先不用說，等到夜裏再說。」她說罷，便將道裝卸了，只穿着裏邊的短裝女衣，散着裙管，那足下織織；已經換了一雙弓鞋。她將帶來的米肉蔬菜，一一收拾起來，叫銘新到外邊折點乾枝來作燃料。銘新出去之後，半天喊道：

「姐姐，快來呀，」霞如出去一看，原來他手裏抓着一棵比手指粗的樹枝，在那裏用力扯。可是那條樹枝，是一條柔韌未曾死的樹枝；所以就扯不斷它。霞如一見，笑的彎着腰道：

「我的少爺，你快放手吧；不然把手拉了。這麼點點的事兒，你就辦不了。我可真就不能離開你了。」她說着跑過去，將銘新扶住，只用兩個手指，將他扯住的那條柔枝捏住，只一柔之際，那樹枝早已兩斷。她拿下來笑道：

「你扯這樣樹枝幹什麼？這是活的，不好燒着。你看那邊那棵小樹的那枯枝，你爲什麼不拆去？」她說着用手一指，銘新順着她的手一看，不由得將舌頭一吐？原來那枯枝兒，倒有茶杯粗細。忙道：

「這麼粗的樹枝，我折不動它，姐姐有斧子沒有；等我去尋來砍折它，」霞如微含着嬌笑，挽了挽袖子道

「這裏沒有斧子，也用不着斧子；有我這剪刀，足以辦了。」她說着走到那枯枝下邊，一伸那柔荑般的玉手，把那條枯枝用三個手指捻着，也沒有見她怎樣用力，「唳唳」一聲那松枝早已折了下來。只驚的銘新將舌頭一吐道：

「姐姐，你這是什麼咒語？教給我可以嗎？」霞如格格的一笑道：

你越來越胡說起來，這那裏有什麼咒語呢？我用手折下來的。你不信我再給你折一個。她說着又找了一條比那條還粗的枯枝，伸手一捻，果然應手而折。她又把兩棵枯枝，臉在手中，唳唳的折做幾斷短的；叫銘新拾了起來，拿到外洞。銘新一看，驚疑不置，忙着掀起那些枯枝來，回到洞中霞如找出一口鍋來，用幾塊小石支在洞外，便叫銘新燒柴，她來弄飯。一會兒的工夫。飯已熟了。銘新便忙着將碗箸擺好，將飯菜盛上，擺在石案上，和霞如對坐吃了起來。

這樣很像一對夫婦似的，對食已畢。銘新又舀水洗碗收拾完了，和露如在洞裏談話。他

也早把夜裏害怕的事忘掉。等到晚飯之後，天色將黑；霞如又換上道裝，向他說道：

「你自己睡吧，我該走了。」她說罷翩然而去。她走後，又剩下銘新一個人，他想起霞如說的話來，心中暗想；這裡如果真有虎豹，這洞又沒有一個門，自己睡着了，萬一虎進來，如何是好？這樣一想，他不禁再也不敢睡了。一個人長夜不眠，這是多麼寂寞？何況總有一種恐懼心在懷中，更是不安。這樣坐到深夜，實在暈的支持不住了，他這才躺在籬上。一閉眼之間，早已入夢。夢中覺得身傍柔膩溫馨，似乎是睡着一個人的；驚的他忙睜眼一看，燭灺已熄，洞裡黑黢黢的，一點什麼也看不清。想用手摸一摸身傍這個東西是什麼？又沒有那種勇氣。遲疑着越想越怕！他不覺將自己的身體往裏縮了縮；躲開這裏。

但是，他剛躲開，那個東西又向他這邊倒了。唬的他既不敢嚷，又心裏抖顫着；不由得發出一種「哎喲之」聲。他正這樣害怕忽然聽得「嘩嘩」一聲，原來是一個人笑了！

銘新又是驚疑，又是害怕！抖顫着問道：

「你是人是鬼呀？我和你遠無冤近無仇，你可別唬我呀？你有什么冤仇，你去找你那冤家去。」他像教徒禱告上帝一般，向那人說着，那人嬌笑了一聲道：

「你怎麼這麼胆小？連我也不認得了。」只這兩句話，他已經聽出她是霞如來了。忙叫道：

「你是姐姐嗎？爲什麼你把燈弄滅了？」霞如嬌膩着嚶嚶一聲道；

「要燈幹什麼？你知道是我就得了。」

這是一個暗示，銘新又不是傻子，在這黑暗之中，美人在抱，他早做了天台劉阮，好夢易醒，天光早已大亮，銘新醒來，見霞如星眸微閉，嬌懶懶的睡在自己懷裏。

真如酒醋的海棠一樣。他回想起自己和她昨夜之事，不禁愛煞了。

他正端相着她那嬌姿，忽然見她在夢中嫣然一笑，嘖的一聲道：

「弟弟，你不是想着周家那個蓉姑嗎？」銘新聽她在夢中囁語，說出蓉姑之事；不禁一驚！忙攙了她問道：

「姐姐，你做夢呢？醒醒！醒醒！」她這時被他一叫，星眸微揚，將銘新看了一眼；嘖的又是一笑！嬌嗔着道：

「人家圍着呢，你喊我幹什麼」銘新見她這樣嬌媚的神情，比了蓉姑又似乎是柔媚多三倍，早將蓉姑忘掉。故意伸手觸她的癢處；將她逗的格格的笑了起來！她笑的花顛柳嬌的，雲鬢散亂，嬌喘吁吁。銘新這才停住手道

「你方才做什麼夢來？告訴我！」霞如故做嬌嗔，瞞了他一眼道；

「你管我做什麼夢？我要做夢就做夢！你也太愛管閒事了。快給我好好的再睡一會兒，天已不早，我們該起了。你再這樣，今天夜裡我就不在這裏睡了。」銘新忙道：

好姐姐，我不鬧了，你千萬別走。這裏老虎半夜裏叫的才唬人呢。你如果不在這裏睡，我非……唬死不回。「他說的霞如嚙嘴一笑，打了他一下道：

「快別貧嘴了，我們再睡一會兒該起了。」

她們這樣戲謔着，其樂融融。銘新這時真如劉阮到天台的一樣，一天價有霞如陪伴着，也不寂寞。霞如只是每天白天出去一趟，可是往返不過兩三個時辰。銘新不願意叫她出去；問她每天到什麼地方去？她先不肯明說，後來才告訴他道：

「我這裏有位師父，每天無論早晚，總要到她那裏；給他請安去。咱們這事他不知道。我還有一位母親，住在離師父不遠的山下；我也要常去看看。我想咱們在這裏住。不是一個常久之局。等我和母親說了，搬回家中住去，也省得我每天這樣往返了。我家裏就是我母親一個人，她也很疼愛我的；我要和他說，她不會不應我。咱們過些日搬到家去住吧！」銘新道：

「這樣好極了，我們何必要過些日？這就搬去不好嗎？」霞如笑了笑道：

「這幾天不行。我還沒有和我母親說呢。」銘新道

「你今天回去就說吧，說好了之後，明天我們就搬。這樣不成嗎？」霞如笑道：

「不成，不成，我現在還有一種別的事，暫時不能搬過去。你在這裏住着不是一樣嗎？你着什麼急？」銘新道：

「不是我着急這裏住着你每天還要往返的跑。你出去了之後，我一個人洞裏。又覺得太寂寞；那如同搬回去呢？」霞如沉吟了一下道：

「我想一想，如果回去之後，我和我母親說一說；她如果答應了，我們就一同搬回去。再說……」她這樣吞吞吐吐的，銘新看着猶疑着道：

「這又爲什麼？你不是說令堂對你這事不管嗎？怎麼又有這樣事呢？你到底是有什麼事？你可以告訴我不？」霞如沉默着想了半天：

「這裏邊本來有些事，這時不是告訴你的時候，等我過幾天，你不問我也要說現在你就不用問，咱們先在這裏住幾天，好在用不了多少日子，我就同你搬回家裏去。」她說着兩個人一齊起床，銘新終于心中疑惑着她。暗想她說每天回家看師付去！到底是真是假，還不一定；今天她走的時候，何不往後邊跟着調查一下，

他這樣想好主意，等吃過飯的後，霞如又要走的時候，他也不說什麼，在暗中偷偷跟她出她出洞口，見她一躡身，早越過那塊石，自己如何能跟的上？他垂頭喪氣的回來，等了半天，霞如才回洞。他一見她，心中像是有無限的幽怨似的，向她問道：

「你怎麼這時才回來？我等的都急了急。」霞如嘆了口氣道：

「你這樣纏着我，一時也離不開；倒像吃乳的孩子！離不開娘似的，這還行嗎？」她說着嘻嘻一笑！銘新道：

「你和母親說了沒有？明天可以搬了去嗎？」霞如道：

「我不是說過嗎？這最近的幾天不能離開這裏，你還非問幹什麼？我既說是不能離開這

裡，自然有不能離開這裏的道理。這事與你我很有關係，你就不用再打聽了。」銘新見她說的正顏厲色，知道一定不是哄自己。可是他又多心着她或者另有所戀？又不敢問她。只是，心中有所疑惑，面上總是要露出來的，霞如何等聰明，如何看不出來？但是，她的個性很怪的，她不但想法來釋他的疑心，而且，偏要叫他疑心。對於他故意遮遮掩掩，藏藏躲躲。他不知就裏，兩個人幾乎因此鬧出意見來？

七 疑雲互起因愛幾成仇

鄧霞如和銘新在數年前，曾因一面之緣，她便心中存念上他了。到銘新因為追逐蓉姑。而遭冤獄；她無意中由劍英和雲姑始談話聽知。她心裏一動，便想借此機會，將銘新救出，使他感恩而投入自己的懷抱。更因為和劍英暗中鬥氣，所以毅然便將銘新救到山中，

她們住的那個山洞，是她無意中尋獲的，自己爲了好奇，所以將那山洞修飾的和閨房一般；也並不是真個要在那裏窩藏情人。她常說山野之中，如果忽然間有一處錦圍翠繞的地方，更可以使人留戀。她給那洞起了一個名字，叫做「留香洞」。

當她們將銘新藏在留香洞之後，她暗想劍英她們，爲了救銘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這時銘新被自己救出來，她們不能不找銘新。雲姑深知自己的詳情，劍英如男打聽雲姑，她一定要將自己道一切告訴。她們既然知道自己的住家，要是將銘新放在家裏；被她們探了出來，多麼不好看。所乃她這才將銘新藏在留香洞。打算躲過些日之移，劍英她們不多心

自己了，然後再將銘新搬回家去。她每天回，也並不是看她母親，也不是去給師父請安，全爲的是探聽劍英雲姑的消息。

她假使把這事明白告訴銘新：銘新也就不會再多她的心了。她偏又故做出那種可疑的樣子來；銘新對他自然更是多心。

銘新在洞裡一住好幾天，心中既是多疑；又因爲霞如一去就是半天才回來；他不由得感覺到一個人太寂寞了。想出去閒躍一躍，也沒有地方，只有一條路，還被石頭擋住。洞外可以各處去的地方，不過有一畝多大的地方。這樣和坐獄似的，他越覺得無聊了。

這天他又和霞如談到：請她把那塊大石搬開，也可以隨便到山上各處遊玩一下。霞如笑道：

「你在這裏道路不熟，而且，山上的野獸非常多，你如果各處去跑，恐怕失迷了路途。叫野獸把你害了。我這洞裡方圓百步之內，野獸絕不敢來，所以我不敢叫你出去，你如果非想出洞玩玩，我領你到山上玩玩。沒有我在你身傍，萬不可輕離洞中一已。」她這話似真似假的，使他聽了半信半疑。暗自忖皮着，一定是她不肯叫自己出去，才用平往那嚇自己。這樣猜測的本來很對，可是，總不擲開那塊石頭，他自己却是真沒有辦法，只好當她在洞中的時候，求她帶着自己各處玩玩；也好暗中留神，找找有沒有道路可以各處玩玩？

他跟着霞如這天到了外邊，霞如却不領他走原來的那條道，只向山頂上尋找一條小路

去。到了臨山頂不遠，那條路忽然不通了。銘新啊了一聲道：

「這條道不通了，怎麼辦？」霞如微笑了笑，也不言語，伸手將那邊一棵松樹一指道：「你看那邊那棵松樹下邊，就是一條斷澗。如果你能跳過那條斷澗去，那邊的景緻，真如仙山一樣。你一天真總吵着我要領你出來玩，這裏已經到了盡頭，你來跟我到那裏看看去。」銘新一聽，號的忙道：

「你這不是有意難我啊？我怎麼能到那裏去？」霞如笑道：

「這很容易，我在那條斷澗之上，搭了一座小橋，你如果要去的話；我們可以由那條小橋上走。」銘新點頭應可，兩個人一齊走到那棵松樹之下，銘新一看，那松樹下；果有一條斷澗；有三丈多寬，往下一看，深有千丈，兩傍峭岩立壁，十分可怕！他不由得抖顫起來道：「這麼……深的澗溝，掉下去還不碎個肉餅似的嗎？這裏也沒有什麼橋啊。我們怎麼過去呢？」霞如笑了一聲道，

「我自自有方法，你就不用管了。」她說着，走向那澗邊；銘新忙喊道：

「你小心一點，太危險了！」霞如也不理他，將身形微微一蹲；只見她如生翼蝴蝶似的，一飛而過，早到了那邊澗邊，只聽的銘新哎喲了一聲！幾乎栽到那裏。霞如格格的一笑，山那邊樹上摘下來了一條繩索似的東西；抖擻開却是一幅網似的帶子。銘新看了，心中暗想：她怎麼就知道那裏有這種東西？檢點這東西，又有什麼用？他這樣想着，就見霞如一抬手

；一件白亮亮的東西扔到這邊來，叭噠一聲，落在山石上。他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塊大石頭上邊捆着繩索。他正納悶這是幹什麼用的？忽然見霞如又一躬身，早又蹺過這邊來了。他想來之後，將那塊石頭檢起來，解開那上邊的繩索，用力一拉：早把那網狀的帶子提到洞上，橫亘着正好像一座小橋；兩邊還有欄杆似的。她將那繩頭捆在那棵松樹上，笑向銘新道：

「你看，這不是橋嗎？我們過去怎樣？」銘新將頭搖的和博浪鼓一樣道：

「我……我可不敢過去。這那裏是橋？這麼細細的繩子，站在上邊都顛抖，莫說在上邊走了？」霞如笑了笑，由上邊踩着那繩網的結扣，行走如飛的過去，又跑了回來。向他道：「你看見了沒有？這是多麼平穩？你還不敢過去；不要緊，我扶你一同過去。」她說着一伸手將銘新拉了，往那繩橋上就走。曉的銘新往後退着道：

「好姐姐，你別鬧了；我這麼重的身子，那小細繩如何禁得住我上去呢？」霞如也不和他分辯，拉了他踏上繩橋。他到了繩橋之上，覺得兩條腿都麻木了似的，抖成一個團。霞如連拉帶抱；抱過這橋。到了那邊他幾乎將魂給丟掉了？霞如笑了一陣，將他扶到一棵大松樹下坐了；容他靜了一下，這才問他道：

「怎麼樣？不也是過來了嗎？咱們上山裏玩去吧！」銘新抹了抹頭上的汗道：

「可把我唬死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過來的？走吧，我們往山裏玩去吧！」他說着一同站了起來，往山裏走去。兩個人沿路見那倉翠的松柏，高可參天，濃蔭匝地夾雜着些野花，

紅白相間；和那松柏相映成趣。越往裏走，那山勢越雄俊巍壯，山花野草，燦爛奪目。果然是仙境似的。銘新不覺高興了道：

「這地方果然很好，我覺得比了那邊山上好的多。不過，這山上怎麼連一個人沒有呢？也沒有一座字廟。這叫什麼山哪？你知道嗎？這山上就通那邊山上。還是另通別的地方？」霞如看了他一眼道：

「這山叫做玉嶺，這是後山；通前山有兩股小徑；都是崎嶇難行。前山却是各處都通達的地方。只是這後山到前山的路徑太不好走了，所以也很少有人到這裏來。我本想將你放在這裏住，第一沒有修好這座繩橋。」

第二這裏更要寂寞了，我怕你不願意；所以暫時吧你在我那洞裏住，你還嫌寂寞呢。這山上雖然沒有廟宇房舍，也還有兩座很幽靜的洞府。只是這地方如果不是具有絕大慧性的人，住了也覺不出什麼好來。你只管打聽這些地方，又有什麼用呢？」她這一篇話，把銘新碰了回去。銘新本想打聽明白了，自己悶了，可以到這裡玩玩，一聽她這話，這座山，比了那座洞，還要隔絕人世；不由得搖搖頭道：

「這地方我沒有那種福氣來住，還是我自己住在那洞裡去吧。」霞如嘻嘻一笑，兩個人正在玉嶺尋幽探勝。霞如的眼光過銳，忽然見前邊樹林裏，有人往外一探頭，好快的又縮了回去。她不由得一怔！暗想這山上除了自己來過，可以說是普通人就不能上來。這個人是幹

什麼的？她想着也沒有顧得和銘新說，一蹶身迫進樹林。銘新見她忽然間往前跑去，不知就裏，也跟地跑了兩步；不想被一塊大石頭絆了一下，幾乎栽倒？震如也不管他，仍然自己往樹林裡追；追進林中一找，一個人影也沒有，她不禁暗自奇怪！這是一個白天，怎麼會找不着那個人了？憑自己的眼光身分，任他是什麼樣高人，在白天想逃出自己的眼光，都不容易。這個人既能上這山上來，自然就具有驚人的本領。不過，是不是雲姑，劍她們，這却是一個問題。她想着在樹林裡找了一遍，這才返身出來。

一件更使她詫異的事，銘新不知去向了。她急的喊了兩聲，也沒有應聲，不禁怒罵道：「是那裏來的野東西，把我的愛人劫去了，你是英雄，只管出來，我們較量一下。你弄這樣鬼崇手段，不算什麼英雄好漢。」

這樣一個空山，只是她一個人這樣嬌叱怒喊，雖然沒有人聽見看見，她自己喊了一會兒，也覺得和瘋子差不多的了。她喊了半天，也沒有人應聲，自己滿山尋找起來，尋找了一遍；也沒有找着。這一來她不但是急怒交加，而且，自覺着慚怍！賭氣回到那繩橋邊一看，繩橋仍然是掛在那裏，只是在這邊拴繩橋的樹上，多了一張字箋，貼在那裏。他急忙上前將那張字箋揭了下來看了看；上邊寫道：

「掠人所愛，據爲己愛；復被人掠，有何奇怪」這樣十六個大字的筆勢挺秀，墨跡尙未全乾，她不禁將眉峯一皺，暗想此人一定尙去不遠，細玩那十六字的語意；分明是說自己

劫奪銘新之事，自己奪了銘新，與她何干？她不用說一定是劍英。因為劍英和銘新本就有點使自己可疑。她一邊想着，一邊渡過那繩橋來，將繩索解下；也不顧得躍回對岸；只是一撒手，扔在湖中，懸了起來。垂頭喪氣的回到洞中，一進洞門，看見銘新的一件舊衣扔在那裏，心中不禁一酸，幾乎哭了出來？

戚戚楚楚的在洞裏默了一會兒，想到這事，咬牙切齒的深恨劍英，便想報復之計。她想了半天，想出來了一個主意，先將洞門用一大塊石頭封住，然後自己這才收拾俐落。

先回到師父那裏，又到了家中，見過母親；便先到雲姑家裏去，探聽一下再說。她想好主意，和她母親說了一聲，剛要往外走，她母親叫住她道：

「霞兒，你不要到雲姑家裏去了，方才你沒有回來的時候，雲姑到咱們家裏來了，她說她要隨她表姐，到她表姐的師付那裏去，恐怕你去了，她不在家，你不是白白的跑一趟嗎？」霞如一聽急道：

「雲姑什麼時候來的？她表姐也來了嗎？」她母親道：

「只是雲姑一個人來的，她表姐沒有來。你回來的時候，雲姑剛剛的走不大工夫。恐怕這會兒，她還不會到家哩。」霞如一聽，心中一動，站起來向她母親道：

「我到村外去一下，一會兒就回來。」她說罷翩然而去，出了家門，急行如飛，追到雲姑家中，也沒有追上。她這時的氣色很不像樣，自己強自鎮定了一下，這才到雲姑門前敲門

，敲了半天，裏邊出來了一個老頭兒；問她找誰？她告訴他找雲姑，那老頭兒道：

「我們小姐沒有在家，由早晨就出去了，到現在沒有回來。」霞如一聽，又問他道：

「你們小姐一個人出去的。還是同別人出去的？」那老頭兒道：

「我們小姐同我們表小姐一齊出去的。」霞如越聽越覺得這事可疑，暗想她們一定是因為找銘新，找不着了；猜想到自己身上，雲姑雖然不知自己的秘密，可是，她對於此處的山勢；都很明白。她一定領着她表姐，偷到山上，趁着自己同銘新游玩之際，兩人用調虎離山之計；將銘新劫去。但是，雲姑的本領，平日自己曾領教過，她並不比自己怎麼高明；怎麼她在林中，自己追了進去，會追她不上呢？劫銘新的一定是她表姐，絕不能是她。因為她們既劫銘新，就不能不用手相扶，或是背着他。她和銘新沒有私情，如何肯背他？銘新和她表姐既然相愛，她表姐也必不肯叫她去背銘新。她這樣猜想着，心中十分納悶。但是斷定了這一定是她們倆幹的無疑了。她又想到雲姑會在不多時以前，到自己家中；一定是她故作好人，去探聽自己的消息。這一切的事，在她這樣一猜，都覺得所猜不假，不禁深恨雲姑姊姊。恨不能馬上將她們找着，一劍劈了倆才解恨！她想着那臉上的氣色，已經不好看了。那老頭兒，見她這付神情，忙退了回去，隨手將大門閉上。她益發有氣，一抬腿，用蓮鈎，照着那門上，當的一下，踢了去。

木板的門，如何能禁得起她這一腳，嘩啦一聲，那門早破了一個大洞；零木斷板糾糾的

掉了下來。那老頭聽得這一聲，忙回身一看，急忙又把大門開了問她道：

「你這位小姐也太不講理了，爲什麼把我們的大門給踢碎了？」霞如怒道：

「踢碎了你們的大門是好的，快叫你們那個雲丫頭出來。」

不然，我闖了進去。殺你們個鷄犬不留。」那老頭兒急道：

「你這話我可真有點不明白，爲什麼你發這樣脾氣？我們大姐怎麼得罪你了？和你什麼仇？就是你們有什麼仇。她現在沒有在家，你也總得等她回來，再和你說。她不在家，你把我們的大門踢了，叫我們做下人的怎麼辦？」霞如氣沖沖的道：

「她沒有在家那裏去了？這不用瞞人，她既有本領，敢到我山上搗亂；就不必這樣藏頭露尾的。咱們毫不客氣的說，你就叫她出來見我，不然的話，我先把你們這牢門砸了，然後打進去也是饒不了她。」那老頭兒道：

「她本來真沒有在家，你非要叫我找她出來，我那裏給你找去？你想找她，你到清松庵去。」霞如也知道清松庵是五台派人的修煉之所，不由心中一怒，暗想她們也許是將銘新劫走之後，恐怕自己找她們，所以投到清松庵；依着五台派老尼勢力，來嚇唬自己。自己倒不信清松庵老尼有什麼出色的本領，說不上今天夜裏倒要到清松庵去一趟。她想好注意，怒向老頭兒道：

「你回來告訴妳們小姐；她同她那個表姐，無故到我山上搗我，將我的情郎偷來；趕快

給我送去，咱們萬事皆休。如果她不送去，可別怨我手下無情。我等她到明天正午，如果不去，我還來找她。」她說罷剛要走，那老頭問她道：

「你到底姓什麼叫什麼？我們小姐偷了什麼樣的狼了？一個吃人的畜類，我們小姐也不至于偷你的。況且，偷個那玩藝來幹什麼用？」霞如臉一紅道：

「你就不用問了，反正她明白，你回來就照我的話說吧。我姓鄧；她也知道。」她說罷返身而去，回到家中，怒氣未消，她母親問她爲什麼這麼大的氣？她也不好明說，只說雲姑她們戲耍自己，非找她們比較比較不可。她母親勸她道：

「你總是這樣脾氣，雲姑和我們總算不錯，他在這裏住着，也很關照我們母女的。而且，她那人不會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不過，你的脾氣，太小性兒叫！我勸你還是不要過于任性，得過去就過去吧！」她母親雖然這樣勸她，她那裏肯聽？等到黃昏之後，她將全副的衣裳全換上輕裝，帶了寶劍梅花針，也不和母親說，自己便出去找到雲姑家裏去。這次她也不叫門了，輕輕的越牆而入，找到雲姑的住室，偷偷一聽，裏邊靜悄悄的一點人聲都沒有。她心中暗想：這倒是真沒有在家。不過，她既不在家，怎麼燈火不明着？她將窻紙濕破，吵一目往裏一看；只有一個女僕，坐在椅上打盹。她暗暗點了點頭，又由雲姑的房外，找到她母親房外。見那房中的燈光也亮着；她先偷偷向裏一看，只見雲姑的母親坐在椅上，門口有一隻小橙。橙上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她也不認得這個女人是誰，就聽雲姑的母親說：「

今天我聽前邊徐老頭說：鄧霞如來了，找雲兒。徐老頭告訴她沒有在家。

她還不信似的。你看這位鄧小姐，也知道爲了什麼這樣找雲兒？」那個中年婦人點了點頭道：

「嬸母，你不知道！我聽雲妹說過，隱善莊那件血案，本來是我表妹的同門救的那位韓少爺。不知怎的忽然被人將韓少爺劫走，我表妹和雲妹猜到是那個姓鄧的丫頭辦的！所以……」

「她剛說到這裏，忽然一抬頭，見窗紙上有個小圓孔，她急忙站起來啊了一聲道：『外邊有人。』霞如一聽，急忙抽身上房，這時那位中年婦人早已躡出房門，抬頭向上一看，霞如已竟越過房脊，到了後坡；可是，她那一閃的黑影，已被人家看見。那婦人嬌叱了一聲道：

「那裏的賊徒？敢來窺探鄧家宅院。你有本領不要走，下來和你家奶奶較量較量。」霞如見她不能上房來追，又聽她如此說，就知道不能高來高去，本想下去結果了她，又一想自己還是不露面的好；所以忍了氣，由後坡躡到後院；跳出牆去。自己暗想：雲姑果然不在家。聽那婦人的話。銘新一定是他們弄了去。她們將他弄走，不敢藏在家裏，所以這才弄到別的地方去藏躲起來。大概她們是將他弄到清松庵去了。

她沉思一時，想到清松庵去探探消息，又怕那老尼不好惹。不去又覺得這樣將銘新丟了，心中不甘。除了將師父唆動，請她到清松庵，幫着自己，自然能將銘新要回來。這時自己

如果到清松庵，受了老尼的挫折，師父或者不肯幫着自己了。她想好主意，便去師父那裏挑唆去了。

霞如因為丟了銘新，心中十分氣惱！她到了雲姑家裡，又悞聽雲姑的叔伯伯說了兩句話：認定了這是雲姑劍英她們將銘新劫走。實際上如何？尙不可知。她想她們一定是將銘新弄到清松庵，自己畏懼尼？不敢前去，只好想法將師父挑唆的起了火，叫她前去，自然能够把銘新弄到手，不過，她又想用什麼方法能够把師父的火挑咬起來？

自己回到家裏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個辦法來，跑到師父那裏，見了師父之後，愁目淚眼的裝出一種冤屈的樣子來。她師父水雲道人問她道：

「你爲什麼要這樣？誰欺負了你？」霞如又故意做出一種嬌羞的樣子來道：

「我有一件事，不能不稟明師父了。我自小有一個在一處的，——他後成人了，和我雖然不常見面，可是，兩下裏心中都是一點沒有變更的。現在他忽然間被五台派的人們劫去，弟子雖然情關至切；又因為是兒女私情，不敢擅自找她們去。現在我和師父稟明，拚着我這條命不要了，也不能這樣叫她們劫去。」水雲道人一聽，心中一動，問她道：

你這個小朋友叫什麼？」霞如道：

「他叫韓銘新。」水雲道人一聽，連連搖頭大，有不以爲然的樣子道：

「你這孩子總是愛惹事，韓銘新誰不知道是現在現打官司的那個人？」

怎麼會和妳是朋友？這不定你又爲什麼事，和五台派的人反目。我曾說過：我們黃山派的人，雖然和五台派的人，世成仇敵。不過，後來有武當派的祖師到黃山去，和我們黃山派的祖師相見，將這嫌隙給化解開了，我們黃山祖師，垂戒後輩；輕易不許和五台派的人起隙，你怎麼又和她們尋仇呢？那清松庵的老尼，不是好惹的。她那一條禪杖；自幼經她用功鍛練的，不但神出鬼入；而且能够隨意隨氣，大小變化如意，那老尼雖是五台嫡派，可是，深得道家靜功。你要找她尋仇，是不是不易？」霞如一聽師父這篇話，疑爲是師父懼怕她們，不由得心中不憤了起來道：

「師父將那老禿頭，說的像神仙一樣，安道說師父還不敢惹她嗎？」她也可以說是激將之法，這師父水雲人一聽，也覺得有氣，喝了一聲道：

「你這孽障，連師父也看不起了？」霞如知道將師父的火兒激起來，又道：

「不是徒兒看不起師父，因爲師父將那老禿頭說的神仙似的，所以我才大膽的問了一句，我想師父的功行道德，就是有三個老尼，也不是師父的敵手。師父不過不肯不棄于和嬉去比試吧。假使師父和她比較，我想那老禿一定不是對手。可惜！師父太寬宏大量了，對於老禿不肯加以警戒。弟子被她們欺負了，師父還要說弟子的不是。師父請想：我說謊話那能說這樣謊話呢？我還能隨便把一個男子認爲是我的……」她說着臉一紅，那水雲道人果然被她這一套話，給激起火來。不過，他也深知清松老尼的功行，不敢輕與起隙。不由得嘆道：

「你這孩子，爲了你的孽緣，又要累我去和那五台派尋隙。說不起我只有依了你的主意吧！不過，這件事不是這率爾爲之的。你先將這事探明，然後我再幫你要回姓韓的來。萬一不是這樣，我如出頭，也叫別人笑話。」霞如忙道：

這件事不會假了，我早已探明。師父如果再不相信，我今夜到青松庵去一趟，再探個水落石出，自然就可以知道了。」水雲道人道：

「這是最妥當的，你這時我給你一件軟鎧，可以防範着那老尼的飛劍。至于她的爲人，絕不會對你使用邪術，你只管放心去吧！」霞如又問她爲什麼老尼不使法術？她又道：

他是五台派中很有名的一個；如果和一個不會法術的人，使用法術，她恐怕被人笑話她。所以她絕不肯使用法術，你只管放心吧！」霞如點頭應了一聲「是」？師徒倆等到黃昏之後，水雲道人把那一身軟鎧取了出來，給霞如穿上，霞如見那件軟鎧不是什麼金銀銅鐵的質料，只是薄薄的一層，和絲質一樣的東西她不禁疑惑着問她師父道：

「這是什麼東西作成的，這麼薄薄的一層，那能就敵的了飛劍呢？」水雲道人笑了笑道：「你怎麼能知道？這東西非棉非絲，非銅非鐵；是山中多年老蛛所吐之絲，經我採取，鍛練成這件軟鎧。」

如果你不相信的時候，我可以給你試一試，你先把那件東西張開，我用飛劍斬一下你看看。「她說着，霞如真個將那軟鎧張開，掛在一棵樹上；水雲道人一伸手放出飛劍去，那劍往軟

鏗上一繞，軟鏗却是絲紋不動，霞如這才有點驚異！因為師父的飛劍，不用說是這麼薄薄的東西，就是那合抱粗的大樹，只消這樣一繞，也就可以了却。這是自己親眼見過的。這時一層薄薄的軟鏗，竟會斬不斷。又見那飛劍一氣和匹練纏繞一樣，亂七八糟的斬了下去；亂斬一陣之後，水雲道人將劍收回來，霞如過去一看，那件軟鏗還是絲紋不動。她不禁驚喜道：師父，這可真是一件寶貝，師父賞給我吧。」水雲道人笑了笑：

這一件寶衣，我藏了多年，從不曾輕易示人，現在你即是要；我不能不給你了。可是，你有了這件寶衣，却不要隨便胡爲。惹事招災。你要知道五台派的人，比那清松老尼強過三倍的，却有的是。你如果仗寶衣，到外邊招惹是非，招出災來禍來，我可不管。今夜去探聽消息，務必妥穩行事，最好不要驚動那老尼才好。只是暗暗打聽了消息來，稟告我知再說。」

她諄諄相囑，霞如將衣裝換好，弄別師父，拜了清松庵。

這時雲姑劍英果然是在清松庵；因爲靈湘自從救出蓉姑之後，又去縣城探聽銘新之事。到那打聽明白，銘新已然被人救走！她回到清松庵，將這消息稟知老尼。老尼沉思吓了一下道：

這事一定不是雲姑劍英她們做的，如果是劍英，她早將韓銘新送到這裏來了。你先不要急躁，等我把劍英找來，叫他到雲姑家裏去找劍英。

劍英正因為銘新被人劫走，和雲姑談論這事；她總以為這是靈湘。因為自己戲耍過她，她這是報復手腕。好在都是自己人，就是她將銘新救走，也不要緊。那知雲姑搖頭道：

「這件事我看不準是自己人幹的。倘若是外人幹的。我們這跟斗栽大了。不要說叫靈湘來問着我們，就是清松庵我們也就沒臉進去了。我想這事多一半是外人，開我們的玩笑！」劍英道：

「你怎麼知道這是外人開我們的玩笑呢？這裏附近有別派的人嗎？」雲姑笑道：

「你的記性太壞了，每天到我這裡來的那個姓鄧的姑娘，她就是黃山派的人。」劍英忙問道：

「那麼說，你猜疑着鄧霞如嗎？」雲姑道：

「我也不是猜疑她，但是，裏地方除了她們姊妹倆之外，沒有別人，再說她那性情我也深知，不過，是不是她所幹，這却不敢說一定。」她們倆正在猜想這件事的時候，忽然聽說清松老尼來叫，她們只好一同到這清松庵，老尼問了問她們，知道這件事，果然是外派所幹，忙向她們問道：

劍英此地不熟，雲姑是這裡生人，當然對於這裏很熟，知道左近有什麼樣的人嗎。」

雲姑忙回答道：

「弟子雖然是這裏生人，平常很少出門。至于左近的能人，我想大師一定也能知道：就

是水雲道人師弟二人。她那位女弟子叫作鄧霞如，和弟子倒是時常往來。不過，她那人的性情乖僻，很少人能和她處久。這件事我也曾疑心到她身上，不過，這却不敢說一定。」老尼一聽點了點頭道：

「這個人，我也曾知道！不過黃山派的人，現在很能遵着師訓。和我們五台派的人，處處表示親近。再說水雲道長，也是一位很有功行的人；她不至于縱容徒弟，作出這事來。你們可以暗中先調查一下，是不是這樣，然後再作道理。」

她們三人一聽老尼之言，認爲這樣處理非常妥當。雲姑假作去看霞如，所以到她家裏去了一次，探聽了一下消息。那知霞如未曾在家，她只和霞如的母親談了兩句閒話：知霞如連夜不回來。她心中暗想。這一定是她將銘新藏在外邊。她走後霞如回去，却認爲她是偵查自己的動靜，她已經把銘新劫走，故意來探聽一下。彼此這樣猜想，才誤會到極點。

雲姑由霞如家裏回去之後。在自己家裏，就沒有久待，便回了清松庵。回去先將這事稟告老尼；然後和劍英靈淵相談。依着靈淵，要直接找霞如，向她要人。雲姑勸她不要性急，還是打聽明白之後，再找她不晚。這天她們正在庵中，談論這事，霞如却來偷聽。她正好站在雲姑她們三人那房外，就聽雲姑道：

「我看庵中一點錯沒有，還鄧霞如也不敢到庵中來，不用說是她，就是她師父水雲道人，也知道這裏大師的利害；她也不敢輕易起隙。如果再搬一個地方，也未必就能怎樣嚴密？」

還不如在這裡好呢。」霞如一聽，氣往上撞；暗想她們所說，一定是銘新了。自己既來了，還能空手而回嗎？何不將銘新找着，刼他回去。也使清松老尼此後不敢小看黃山派的人了。她想好主意，也不往下偷聽，抽身往後邊去了，到了後院，就見大殿的東北角，有一個墻塔的小瓶子門。她暗想這裏一定是一個幽靜地方，她們藏銘新，當然藏在一個幽靜的地方，這種地方，大概是藏他的所在。她想着早由房上翻身下來，到了那瓶子門前，將門輕輕的一推，隨手而開。她往裏一看，迎門一座假山石，上邊蔓延着些爬山虎。他繞過那山石之後，悄悄的向裏看時，裏邊一個小小院落，栽花種竹，有三間北房，兩個東房，兩牌南房。那東南房中都是黑洞洞的！一點燈光都沒有。只有北房裏燈光閃閃，可是，又寂無人聲。她湊到窗下，偷偷向裏一看，房中闔無一人。她不由得一怔！

在這時忽然聽得脚步聲響，像是由外邊進來的。她急忙撒身躲在東房的房角。她本想蹑蹑處，進來的人看不見她；等那人進了屋，再窺探一下。她藏在那裏，就見由外邊進來一個老尼，她雖然沒有看見過清松老尼。

可是，知道這廟裏沒有年青的尼姑，猜她一定是清松老尼；心中不由得有點懼怕起來。她因為師父說過：清松老尼的利害，所以對於她不禁的生了懼怕心。好在自己身上穿着師父給的軟鎧，有所依恃，還不至于十分怕。又見那老尼，並沒有看見她似的，掀起北房的簾子來，挨身進去。

霞如在外邊等了一會兒，聽了聽房中沒有動靜，以爲老尼一定睡了。她暗想聞名不如見面，帥父說老尼的道德功進很大，看起來也和常人一樣，到時候也要睡覺。一個有功夫的人，睡起來還這樣的沉酣；這就不必提了，她想着早將畏懼老尼之心，消失了一半；鼓起勇氣來，向窻前湊近。等到她到了窻前，向屋裡一看，裏邊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她不由得一驚，暗自叫道：

「不好，中了這老禿之計。」她想到這點，剛要抽身回去，覺得身後有人在肩上一拍，哈哈一笑！她心裏明白，可是身體酸麻却動不了地方。那人笑道：

「你是水雲道長的徒弟，鄧霞如嗎。你以爲我們沒有看見你嗎？其實在你沒進這院子，早已經看見你了，你來窺探什麼？我這庵中，不能和你那洞裏相比，我看你在師傅面上，也不怎麼樣你，你回去罷！」

她說着又在霞如肩頭上拍了一下，霞如覺得全身血液通行，立時活動起來，扭頭再找那人時，却已踪影不見，她吃了一驚，暗想此地不可久留，果然老尼利害，名不虛傳，不知暫時回去，挑唆師傅前來，和老尼比試。她想着急急飛身上房，回轉水雲道長那裡。

霞如見了水雲道人，便將雲姑所談之話，有枝添葉的說了一遍。可是她不敢將老尼羞辱之事說出。水雲道人一聽，果然五台派弟子有意找霞如作對，氣沖沖的將桌案一拍，喝道：

「五台派的小輩，也太欺人了，我去找她們的前輩，說說理去。她們要講理，好好將她

韓的送出，如果不然，那就不能怪我違背師訓了。我到底瞧瞧青松老尼有多大本領？」

霞如一聽心中暗喜，知道師傅已被自己說動，她若能親自出馬，韓郎不難要回，於是乎在旁加油加醋，激了水雲道人兩句，水雲道人更是氣不可遏。她也不管時間早晚，立時找了幾件利器，帶在身邊，率領霞如，够奔青松庵去了。

「啣！冤有頭債有主，你們不要胡亂找人」。這是她們師徒走在半途，由松林裏，送出的幾句話。

八、誤會到不可解釋

鄧霞如因爲失了韓銘新，疑心到劍英將韓偷去，所以唆動師傅，去找青松老尼。想不到，當她們師徒二人走到中途，樹林裏忽然有人說出兩句話來。不僅霞如吃驚，就是水雲道人也覺詫異，她忙止住脚步，運用眼神，向松林裏一看，並沒有一人。

水雲道人立時追進林中，也是杳無人影。她啊了一聲，不禁氣往上撞，怒罵道：

「那裏來的小輩，這樣戲耍你家道長，你有本領出來我和你較量較量；」她只管怒罵她的，却杳無人聲，這時霞如也進了樹林，向她師傅勸道：

「師傅不要生氣，這明是青松庵的小輩，怕我們找她，故意使出人來，做這種把戲，我們不要管她，還是趕快的到青松庵去吧，」水雲道人雖然聽從她，但是，她自己心中總也有一個打算。暗想這絕不是五台派後輩所幹，憑自己這種身法，如果追進樹林；雖不能將他

們追獲，也不會一點踪影看不見。這明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所幹，是否五台派的人。尚不可知。

她一面想着，一面向霞如：

「徒弟，你要明白！五台派的小輩中，具有這樣絕技的很少。恐怕這裡邊，另有其他派的人，從中與你作對，你自己不知道吧。你想：平素還有仇人沒有？」霞如想了半天道：

「徒兒平常就沒有出去交遊過，就是認識雲姑，也是因為住的很近，這才認識。至于她和我也不能算是有仇，只是派別不同。另外他派的人，我是一個也不知道。那裏會有仇人呢？」水雲道人道：

「既是這樣，我們到清松庵去，且不可使她們驚覺，爲師的先暗中探聽一下，然後我們再作道理。」她們師徒二人商議好了之後，便一齊往前飛馳：那知快到清松庵之時，忽然一件東西照着水雲道人頭上打來，水雲道人本是修練有素的人，雖然在夜間，這樣一種暗器，也很不容易打中她。她覺在迎面黑影一冒，知道是有暗器，忙將頭一低；那件東西掠髮而過，吧嗒一聲，掉在地下。她啊了一聲，站住向四下裏一看，沒有什麼踪跡。後邊的霞如却正被這件東西打上，怔怔的發楞！水雲道人見她這樣，忙問她道：

「你中了暗器嗎？傷在那裡？」霞如用手彎腰將那件東西拾了起來向她師父道：

「這不是那件暗器，打在我胸前，一點也不痛，就掉在地下了。」竟說着將那件東西遞

給水雲道人，水雲道人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個紅紙包，打開一看：裏邊包着一塊土塊。她仗着自己的眼神，就是在黑夜之中。也能看清一切。見那紅紙上寫着幾個大字道：

「勸你們不要去，再不聽，就要不客氣了。」

水雲道人看完了之後，氣的混身抖顫；大罵小輩不應這樣暗中戲耍。如果有本領，儘管出來較量一下。她只管罵她的，却沒有一個人應聲，她罵了一會兒，覺得這樣也太無聊了，賭氣自己不罵了，領着霞如還是往青松庵去。

到了青松庵牆外，忽然見牆頭上一盞燈紅，燈上寫着一個「險」字。她們一怔，不敢直接越牆，由這邊轉到東面，抬頭一看，見牆上仍然還有那麼一盞紅燈。她們不由得更覺詫異！霞如低聲向她師父道：

「我看這一定是老秃胆怯，故意弄出這種疑陣家，使咱們疑惑；我把她這燈先給她打破了再說。」她說着伸手就要梅花針，水雲道人急忙攔住她道：

「你先不要性急，等等再說，我看這並不是庵中人所為，一定是途中那個小輩，又來現什麼手段。現在我們師徒二人，你由北面牆上進去，抄東面走；我由這裏進去，抄北面走；我看她一個人，還能同時顧的過兩面來嗎？」霞如一聽果然是很好的方法，便應了一聲，伏身向北，繞到北牆下，向上一看，仍然有一盞紅燈。她不禁暗笑！也不似那會那樣疑懼了，先掏出梅花針來，照着那盞燈一抬手，就給打滅了。她剛把這盞打滅，心想隨着隨進牆去。

那知突的一盞燈又上來了。她不由得吃了一驚！到底年青氣粗，雖然吃驚！也不管利害，一躍身早上了墻頭。

哈哈的一陣大笑之聲，有如鸞鶯笑！她站在墻上稍驚愕，急覓那笑聲的來源，却在墻外。她扭頭向墻外一看，就在她身下墻根；蹲着一個大腦袋短身子的大鬼，瞪着兩隻銅鈴似的眼睛，張着血盆似的大嘴，向她正看着。她急掏出一枝梅花針來，照着那大鬼打去。那個大鬼連躲也不躲，就見那枝針正釘在大鬼嘴裏。她想這一下，那個大鬼一定沒有能爲了。那知那個大鬼動也不動，仍然蹲在那裏。她不能再覺驚疑，立時又翻身下墻；拔出寶劍來，照着那大鬼；就是一劍。就聽「撲哧」一聲，那個大鬼隨劍兩半，她仔細一看，不是什麼真鬼，却是一個紙糊的大鬼。肚裏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她怔了半天，一抬蓮足，將那大鬼踢在一傍，二次又翻身上墻。到了墻上，運用目光，往下一看；院裡黑洞洞的，她跳下墻去，抄着東面尋找師父去。

在她抄到東北角上還不曾看見師父的一個影子，她不由得疑心頓起，暗想：怎麼會師父還不會來？等她到了東面墻下，向墻上一看；那墻上的紅燈也早沒有了。她心中暗急，師父既然進來，怎麼獨自住裏去了？說好在東北角上相見，她怎麼忘了？她想著已經到了東面那盞紅燈的地方，翻身躡上墻去，向外邊一看，也不見師父的踪影，又重新跳在墻內，悄悄各處尋找了一遍，仍然是一點蹤跡沒有。她暗想：憑師父的能力，絕不會這麼快就被她們害了

。看這神情，這分明是她們還不知道；師父也許沒有進來。自己只一個人，更不敢輕舉妄動了，只好等一等師父！如師父不來；出去尋找一下。她想蹲在牆根下，靜等水雲道人，蹲了工夫不大，就見牆上躡上來了一個人，她急忙細看，正是師父水雲道人，她忙叫道：

「師父，你老人家到那裏去了？我等了這半天，」水雲道人輕輕的道：

「你上來咱們到外邊去談吧。」霞如不敢違背師命，躡上牆去，和水雲道人一同跳到牆外，往廟的正東一箭之地，一座攻瑩裏去了。

她們到那攻瑩之中，霞如急忙問水雲道人道：

「師父你怎麼沒有進廟，在牆外等了這半天？」水雲道人微吁了一口氣道：

「想不到我平生會被人戲耍了？」霞如一聽師父之言，疑爲是她瞞怨自己，忙問她道：

「師父爲什麼這樣不快？」水雲道人點了點頭道：

「你往那邊去後，我剛一上牆，想將那燈取在手中；那知那盞燈自己忽然滅了。我就知道這裏有了能人，不是我們所想的那羣小輩所能爲的。我運用目光，想找那人所藏的地方，却一點踪跡沒有。我剛剛面向裏一望，我後背却被打了一暗器；幸虧我穿着寶褶，不然非受了傷不可。我翻身往外就追，這次倒是看見那個人了；見她身形真快，不過行動却象是一個女人。我一直追到二里之外，不但沒有追上她，反倒將她追丟了，咳！我覺得這裏一定另有能人，我們……」霞如恐怕師父灰心，忙道：

「師父恐怕這裡邊有別人幫她們的忙；我們惹不了她們嗎？」水雲道人本來是有點胆怯，不過，不好當着徒弟示弱，皺了皺眉頭道：

「並不是我們惹不了他們，你要知道我們爲什麼多樹仇敵？這分明是五台派的人，搬弄是非，故意使我們入這圈套；我們偏不如此上當。莫如今夜先回去，等明夜再來。」她這句話剛說完，就聽林外有人嬌聲嬌氣的格格一笑道：

「何必等明天，今天來了就算今天吧！」師徒二人一聽；萬不能再忍，急將利劍拔出，一齊追出林外，再找一個人影也沒有了。氣的水雲道人破口大罵，霞如也帮着罵。她們師徒正罵着，忽然聽得清松庵的廟門一響，一盞明燈在前；後邊清松老尼，帶領着劍英，靈湘，雲姑三人，出了廟門，便向這樹林裏來了。霞如一看忙向師父道：

「師父，你看我們不去找他們，她們倒找了我們來。」水雲道人也覺有氣，提了寶劍迎出林外；清松老尼這時已竟走到林外，兩下裏相距很近，清松先向水雲道人打一問訊，很謙靄的問道：

「道友深夜到此何幹？請進小庵獻茶。」水雲道人因爲人家以禮相待，自己提着寶劍，怒眉瞪眼，覺得有點太使人難堪。忙將寶劍還入鞘中，也還禮道：

「正想拜訪，倒勞遠迎。謝謝！」雲姑這時也向霞如叫道：

「霞姐今夜怎麼這樣閒暇？」霞如一見雲姑，那氣早沖了頂門。不過，因爲師父尙不動

怒，自己不好過于無禮；只好淡淡的冷笑道：

「我那天也沒有事，今天倒是有一點事，才到這裡來找鄭小姐，」霞如說時那手巾的寶劍。並未入鞘；雲姑不由得心中暗想：她爲什麼這樣怒容滿面的，仗劍而來？自己既不會得罪她，她爲什麼這樣？這時清松庵已竟叫她們相隨，和水雲道人並肩回歸廟中。到了雲堂落坐之後，水雲道人問清松老尼道：

「上人怎麼這樣深夜，率領高徒，到林中去何爲？」清松老尼咳了一聲道：

「說出來慚愧的很，道友請看這張字箋。」她說着由桌上拿了一張大紅字箋，遞給水雲道人，又接着道：

「我正在打坐的時候，忽然有一陣微風似的，由窻隙吹入，我便覺得有異！抬頭一看，這張字箋，已經放在桌上。我因爲不願意多事，仍然繼續打坐下去。等我這段功行滿足；我才看這字箋。我準相信這字箋上的話，決是實話。所以帶領着小徒們，到林中去歡迎老道友師弟。」霞如這時在傍探頭一看，那張字箋上寫的是：

「清松上人：現有水雲道長來訪，與鄧小姐同止于廟外樹林之中。上人可略盡東道之誼，請入待茶」。

霞如見那字寫的和給自己寫的那張字箋是一樣的字，不由得吃了一驚，同時也就怒上心頭。暗想：這明是清松庵裡人幹的，她們故意弄這迷離陣仗；不禁在一傍冷笑了一聲！水雲

道人聽她冷笑，回頭看了她一眼，她也沒有說什麼，便又扭頭去，向清松老尼看了一眼問道：

「上人這字箋既然是外人送來的，上人能不知是那路人嗎？」清松老尼微點了點頭道：「我覺得就是一陣微風，那字箋便送了進來，一定是武當派正傳的吹風送箋法。這是我們五台派所不會的，並且武當派的人，如非道術十分，也不會這秘法。這全憑一口丹田之氣，又緩緩由口中度出。遠能吹出百丈之外。這張字箋就是這種方法送進來的。」她將吹風送箋法說出來了，不但霞如聽了一怔！就是雲姑那般小輩的人，他是怔住的！水雲道人點了點頭，暗想：自己所料，果然不錯。這裏邊一定有他派的能人幫助她們，不然，清松爲什麼這樣鎮靜？她隨道：

「武當吹風之法，上人既然知道的這裏詳盡；一定能够用這法子。」她這本是一句詐語，並不是真個知道清松會此。清松忙道：

「老僧不過聽見武當門下妙法道長說過，老僧既係門外漢；又非武當之徒，怎麼能會？道友莫非疑心着老僧不成嗎？更不知道友爲什麼深夜到此？」水雲道人一想：自己如果說謊，倒顯得自己太怕人了，不如實話實說，倒比較光明，隨道：

「貧道因爲有一事要見上人，請問上人：所以深夜到此。貧道這個小徒，本有從小婚定的一個配偶，她這配，最近爲上人的高徒劫去，所以貧道來問一問。」清松一聽怔了道：

「道友此言，從何說起？小徒們這些日都在庵中；並沒有離開我一步；你怎麼說小徒將令徒的婚配割去。莫說小徒不曾離開老道，就是離開我，也不能做出這樣事來。這是我肯相信的，道友這話從何說起？」水雲道人一聽，回頭看了看霞如，霞如這時不肯再秘密着了，站起來向水雲道人道：

「師父，我絕不敢和師父說謊；如果沒有一點證據，我怎敢誣賴人呢？」水雲道人問她道：

「你說這話是真的，我也不能說是真的；也不能說是假的；你說有證據，你可以把證據提出來，也好叫上人師弟明白。」霞如道：

「昨天我來暗中偷探之時，我聽雲姑她們正談論這事，她們說：把韓郎藏在這裏，萬無一失；沒有人敢到這裡來找他。這不就是很於力量的證據嗎？」水雲道人一聽，心中本想：這也不能就算是證據，是不是人家說了沒有？這是一個問題。再說人家就是真個說了，也未見得就是說這事？不過，自己已經被徒弟窺到這裏來了，也就說不上幹了。只好向情松道：

「上人聽見了沒有？小徒如果沒有一點把握，她也不敢輕易來驚動寶庵？」清松微微一笑道：

「道友以爲令徒此來，是已有正確把握了嗎？我可以說一句：小庵中，莫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就是三尺之童，你也找不出來。我也是自誇規矩嚴肅；小徒們你們也不敢弄一

個男子踏進我這廂門一步來。恐怕令徒攔得有點悞會了，道友如果不相信我這話，可以在小廂中搜檢一番。不過，我可有一句話在先，如果搜檢出來，自然老衲賠罪認輸；我將小徒們全都結果了。如果搜不出來，那時道友應當如何？」她這番話說的非常嚴肅，水雲道人一聽，看着霞如等她說話。霞如也把頭低下去，不敢再言語。水雲道人怔了一會兒，沒有辦法，只好敲着肚子道：

「如果搜不出來，我也……」霞如一聽師父真個和人家賭起誓來，她不由得急道：

「師父不要上人家的當。昨天小徒既來了一次；今天她們又都是這樣有準備的；安知道她們不是早將韓郎藏了起來，故意和我們賭呢？」水雲道人聽徒弟之言，也有道理；忙向清松冷笑道：

「上人既然這樣袒護着高徒，我也不必再說別的了，咱們既是如此，也就無話可說了。請問上人，是不是看我黃山派的人可欺？」她說時早將手插入寶囊之中，清松也一陣冷笑道：

「道友可真是笑話，無論那黨那派，都是爲的練習功夫，却談不到誰和誰有仇？道友既是如此說時，我和道友安道說就有仇不成嗎？道友如果仇視我，我也無法，不過，什麼事情勿聽一面之詞，把多年的納氣喪失。再說兒女之私，更不是我們出家人所應當管的。何況，高徒之言，顯然不十分可靠？」水雲道人被你這樣一俏皮，自覺十分羞愧；不由得羞惱成怒

，將眼一翻，向他問道：

「道友，你既是這樣袒護着令徒，也就說不上什麼傷和氣了。我今天來就爲的要姓韓的，將姓韓的獻出來，萬事皆休，不然的話，咱們就比試一下。」她說着用眼一看霞如，霞如伸手去扶劍靶，她也將手插入囊中。清松哈哈一陣大笑道：

「道友，你既是非一古面之詞，想要指教老衲一二，老衲敢不受教嗎？」

不過老衲謹遵師訓，不敢輕易和人起隙。如果你非要比試，我們是怎樣比試呢？我想同是出家人，總是以不殺生爲要。咱們到廟外，乘着這星月皎潔之天，請道友指示一二。」水雲道人一聽，連道：

「好，好，好，咱就到廟外去吧。」她們說着各率門徒，到了廟外，雙方東西站立，水雲道人向清松道：

「道友的目力聽來很有名，我現在用這梅花針，要射那三十步外的那棵楊樹小葉，我請道友派人去指撒那棵樹，那個樹葉？然後我發針射去，如果射中；也請道友在這裏告訴我；我們再派人去一看。」清松微睜了睜道：

「好吧，生友就請令徒，同我這個師姪，到那邊去指定一個樹葉，並且可以用一條線將那樹葉拴上一點，好與別的葉子有分別。」水雲道人只好叫霞如同着湘靈，到那邊楊樹下邊，找了一條紅線，將一個葉子拴上，叫水雲道人她們一齊看了看，兩人這才閃開。水雲道人

抬手，喝了一聲「聲着」，就見由她手中飛出來了一條白光，像閃電似的，奔了那棵楊樹去了。刷拉一聲，樹葉一響；湘靈和霞如一齊跑去一看，那個拴線的樹葉，已經被梅花針穿了一個小孔。正當中，不偏不斜。她們倆不由得齊聲喝采。

青松老尼微微一笑，向湘靈問道：

「湘靈你古財看長射的那樹葉，這圓孔是不是很齊整？」湘靈道：

「圓圓的一個孔，很整齊的。」青松老尼點了點頭，又向水雲道人道：

「道友的絕技，老僧實在佩服！老僧也想獻醜，不知能否邀道友一笑不？請令徒將那樹葉圓孔，用一塊白紙糊上，老衲以便獻醜。」水雲道人一聽，心中暗想：她這是想練鳳凰偷竈的絕技，這種絕技，如在白晝還可以練；沒有聽說在夜間練的。她這明是吹大話，隨即吩咐霞如將樹葉上的那個圓孔，用紙糊上。糊好之後，青松老尼也是一甩手，一道白光奔了樹葉，只是微微一點聲音；霞如湘靈一齊跑過去一看；那糊的圓孔已破，却在那孔中嵌上了一根白的東西。她們一齊將那東西拔了出來一看，原來是一根白紙搓的紙捻。前銳後粗，倒象一枝短短的小箭。霞如一看，失色哎呀了一聲！

水雲道人急搶兩步，搶到那裏，見霞如手中拈着一個紙捻，忙問她道：

「這是什麼？」霞如嚇喘着道：

「這是青松老尼射在樹葉孔中的。」水雲道人一聽，也吃了一驚！暗想她這手的力量，

够多麼大了？一個大小紙捻，她能射出三十步遠來，還是這麼有準，可見她的工夫了。自己比她却相差太多。這樣叫她將自己比下去，豈不是丟盡了黃山派的人？她正想着，清松尼已經趕過來，向她笑道：

「道友見笑了！我這也是一時瞭對了，請道友不必介意。」

我們都是好好的朋友，何必因爲一點小事，鬥得生分了。走吧，回到小庵我們喝茶去吧！」她說着拉了水雲道人手，很誠懇的相偕回庵。霞如見師父不敢再獻什麼技能，知道她這是認輸了，自己也不敢再說什麼，隨了她們一齊回到庵中。

水雲道人羞顏滿面的，坐在那裏不言語，清松老尼却着實的安慰了她一番。又勸霞如道：

「鄧小姐，她不要過於誤會，我可以說小徒們絕不敢做那非禮之事，她們實在不知韓先生誰給刦去。不要說是她們辦的，就是她們知道是誰辦的，也早告訴我了，道友你只管放心，我敢和你發誓。……」她說到這裏，水雲道人一想：自己輸了，人家倒這樣央求着自己，自己那能非認準她我刦去姓韓的？大概姓韓的一定不是她們刦去的，如果是她們刦去的，她們那能和自己起誓了？她一方面想着，一方面道：

「上人過於謙搗了，我已經輸了，咱們是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得了，我算佩服！」她說着站了起來，就要走，清松勸了她兩句，她一面答應着，一面領了霞如，告辭而去。

她們師徒二人走後，湘靈和劍英等一齊笑道：

「這個老魔，受了徒弟之騙，吃了一個沒味回去了。」清松忙道：

「你們不要笑，水雲的功行雖然不算很高，可是黃山派裏的人，却是很多，你們覺得她這樣吃了虧，走了就算完嗎？她當時因為我是軟硬皆用，沒有法子來回答；她又說得不能找便宜去，所以這才含羞而去。可是，她回去之後，那能就此了解？恐怕我們兩派的殺戒要開，從此多事了。」她說着長嘆了一聲，劍英她們不敢問，雲姑悶不住，問她道：

「大師之意，她是不肯干休，還能够把我們怎樣了？再說，黃山派的前輩，因為武當派前輩之勸，也都能深自戒悔；恐怕不能聽她之言，就輕易和五台派起隙吧？這次我看又有派的人，暗中戲耍於她。她豈不知武當派的利害呢？我以為沒有什麼事。」清松搖頭道：

「這却不能看得如此大意的，黃山派的人，近和左派的人接近的很多，他們也是記着已往之仇，想要接近左道；練些很毒之術；預備以報前仇。你們那裏知道？」她大路的說了一遍，這三人一聽，面面相覷；都知道惹下了禍事。清松老尼沉吟了一下道：

「我想蓉姑在這裏住着，不甚妥當了。你們三人，也可以躲一躲，我指給你們一個地方，又可以清修，鍛鍊鍛鍊身體；也可以借此躲一躲。等到用你們的時候，我再派人找你們。」

雲姑一聽忙道：

大師這番好意，我固然很感激，不過，現在我母親在這裏，我怎能躲開這裏？」清松一遲疑了一下道：

「這也無妨，你就同老太太一齊到那裏去。離此不過六十里之遙，山中有一處名叫雲峯。」

峯下有一翠雲莊，莊中不過七八十家人，我在那裏有一座下院，叫作悟庵。也有三十多間房屋，有我一個徒弟法宗在那裏看守。你們如果那裏去，一切都很方便；四面是山，只有一條路口，可以通到裏邊。我寫一封信，給你們拿着，去找法宗，她自然能够好好的招待你們。」

雲姑一聽，好在離這裏不遠，便回家去和老太太一商議；老太太一時也沒有辦法，只好依了她們的主意，將細軟收拾了一下，同她們一齊搬到翠雲莊去。

水雲道人帶着霞如回到茅庵，長嘆了一聲！一語不發。霞如一看師父這樣，知道自己這回事做的太冒失了，不由得趕着跪在師父面前道：

「師父爲了弟子之事，使師父生氣，弟子罪該萬死；請師父處罰弟子吧！」水雲道人一聽，又看了她一眼道：

「這事也不能怨你，總而言之，兩派的劫數。我本來不願意和五台派的人爲仇，所以去年你師叔勸我和那綠衣法師接近，我一口回絕了。想不到她們五台派的人，有意我們爲難，

吧這就說不起了。明天我去找你師叔，你在這裏好好的看守；不要亂動。等我回來再說。至于姓韓的，我必設法給你回來。」霞如一聽，心中暗喜！她知道師叔和左道的人接近，學的有些魔術，如果和清松老尼作對，清松準不是敵手。

水雲道人一時羞憤，找了她師弟碧雲道人去。碧雲道人才不過二十幾歲，她雖然是出了家，可是，行爲蕩漫，一切都不顧忌。平日和水雲道人不甚往來，只是各行各素，誰也不管誰。她和五台派的人，原也沒有什麼仇隙，不過因爲上輩留下的這種深仇，所以她心中也存了一個芥蒂。

這次水雲道人找到她山中，恰好她正在外邊誘了一個青年男子祁雨花，在洞中行樂。忽然見師兄水雲道人來了，她以爲師兄有意查自己的行爲；心中很不高興的，將水雲道人讓在客堂，陪她談話。水雲道人見她臉上露着不高興的樣子，也不知道她爲了什麼？如果要是別的時候，水雲道人早就發了脾氣。這次來找師弟，因爲是求她來了自然就不能忍耐一點了。她納着氣向碧雲道人問道：

「師弟沒有出門嗎？你知道現在五台派的小輩們，和我們黃山派的作對嗎？」碧雲道人搖搖頭道：

「我有多少日子不出門了，不知道五台派的人爲什麼又和我們作對？」水雲道人將霞如之事，加枝添葉的說了一遍。碧雲道人這時正和祁雨花，膩得火熱；那裏有那種心情？來管

她們的閒事呢？她只是哼哈答應了兩聲，就有點不耐煩理鬚了。這時水雲道人僵在那裏，又向碧雲求道：

「師弟很認識幾個能人，你給我請兩位，幫幫我的忙；我也可以出了這口氣。安道說師弟就這樣看着我不管嗎？」以水雲道人的脾氣，向她師弟說出這種話來，她可以說是納氣到十二分了。

那知碧雲仍然不急不慢的道：

「師兄總愛聽小輩的話，清松老尼和我們平素都很好的，她那能縱容徒弟這樣呢？況且姓韓的不是被五台派的人弄去，這是不能確定的，你又何必和五台派的人作對呢？我勸你還是忍了這口氣吧！」水雲既聽師弟不管，不由得心中起火道：

「別人看我的笑話可以，你也看我的笑話嗎？」碧雲道人冷笑了一聲道：

「師兄的道行比我高的多。我能認識的那些朋友，也是師兄平日不讀成的，找了來也未必能爲師兄爭了這口氣。我勸師兄還是省了這回事。倒比費事強的多。」水雲道人知道她這是故意推辭自己，不由得心中惱恨！又想着平日碧雲雖然沒有往來，她也不是一個這樣的人。今天一見她，她就不痛快！而且，她總是神不守舍的樣子；一定另有原故。莫如暫時先不和她計較，等暗中調查調查她；到底爲了什麼？倒可以相機行事。

水雲辭去之後，碧雲將那雨花找出來，兩個人又玩樂起來。雨花問她道：

「方才誰來了？你怎麼那麼不高興？」碧雲笑了笑說：

「我一個師兄來了，她找我找一般朋友，替她報仇去。我這時連這房子都不願意出去，那有閒工夫管她這些事？」祁雨花一聽，故意問她道：

「你爲什麼不願意出這房子？」碧雲媚笑了一笑，用眼瞟着他道：

「你準不知道嗎？還是和我裝糊塗呢？我不是爲了你，我早出去了。你還要說這風涼話？」祁雨花笑了笑說道：

「我也知道你是爲了我，不過，你爲了我把你師兄得罪了，這也太差一點事。你們總是同門的師兄弟，怎好看著她不管呢？我勸你可以幫幫她的忙，好在也擔擱不了我們的事，你找幾個朋友，幫她出了這口氣，不就算完了嗎？」碧雲沉吟了一下道：

「等嫗再來找我再說，我還能再找她去不成嗎？」祁雨花爲什麼要勸她幫水雲道人的忙呢？因爲碧雲這裏有一個小徒弟妙素，才十五六歲；生得如出水芙蓉。祁雨花早已將她看在眼里，想在心頭。不過，怕碧雲不敢稍露痕跡。這個妙素，雖然年紀小，也是風風騷騷的，對於祁雨花，不時的眉梢眼角的送情。兩個人可以說是已經彼此都有了意，不過就碍着碧雲在家。無法相會。她以祁雨花想借因由將碧雲支出去，他好和妙素挑逗。碧雲只是漫應了她，也不說那天出去。祁雨花不敢再說，怕她多心。

這夜碧雲因爲要和祁雨花喝酒，沒有很好的下酒菜，她便囑咐雨花暫等，她到大鎮上弄

點酒菜來。祁雨花知道她來去很快，也不敢向妙素勾引。自己坐在房中，正等着碧雲的時候。忽然聞得一股異香，打了一個嚏噴，立時失了知覺。

碧雲由鎮上買了許多酒菜，很高興的回來。

想和祁雨花一同喝酒，那知一進房間，不見祁雨花在屋裏了，她還以為他偶然出去，到廁她去了。她將酒菜放下，忽然見桌上有一字箋，上邊寫道：

「祁雨花浪子，碧雲蕩婦，本應一齊殺却，不料碧雲逃避，暫將祁某劫去，等汝碧雲來救；那時一齊結果了你等。」

這張字箋的下邊，署着一個「五台」二字的草書。碧雲一看：不禁氣往上撞，狠狠的罵了一聲道：

「可恨的五台派小輩，果然欺負到我的頭上來了。我不叫他們知道我的利害，他們也不知我是誰？」她一面自己嘟念着，一面喊妙素。妙素聽得她喊，忙跑了來，問她有什麼事？她道：

「祁爺那裏去了？你怎麼也不看着一點？」妙素道：

「師父出去了之後，我給祁爺沏茶去了，茶還沒有沏來，師父就回來了。我不知道祁爺在這時候，那裏去了？」碧雲知道問她，她也不知道，賭氣也不問了。自己想到師兄來說五台派的人和黃山派的人作對。果然不假。現在她們找到自己頭上來了，自己無論如何，也不

能忍受了。她想找水雲去和她商量；又自悔白天將水雲拒絕了。她這一夜也不會安睡，籌思了一夜；也不知五台派的人，將那雨花劫到那裏去了？只有找水雲道人去，打聽打聽。

她這樣想了一夜，到天亮時，剛剛起來，水雲道人來了，她心中暗喜，這次見了水雲道人，和上次見她不同了；很親熱的將水雲道人讓到自己靜室裏向她問道：

「師兄昨天來說五台派的人欺負我們黃山派的人，我還以為師兄多事。想不到他們果然可恨！現在欺負到我的頭上來了。師兄知道她們這些小輩們在那裏住嗎？」水雲道人點了點頭道：

「她們這幾個丫頭，和清松老禿都住在清松庵。那幾個丫頭，十分淫賊，專門出來劫搶青年男子，所以霞兒的未婚丈夫，被她們劫去。清松老禿，不但不管。而且還袒護着這羣淫婢。我因為這事，找了老禿去，才被她們把我栽了。師弟說她們欺負到你頭上來，我想她們不敢吧。」碧雲急道：

「師兄，我這和你說謊話嗎？她們昨夜到我這裏來，把……」她說了半句，不肯往下說。水雲道人明知此中之事，她也不好追問，只說道：

「既是如此，師弟可以找幾個朋友，我們去找清松老禿，和她較量較量去。只要把老禿較量輸了；那羣小輩自然而然的就能降服了。」碧雲點了點頭道：

「師兄既然知道是清松老尼作祟，我也不再找人；我先同師兄去找她一趟，看她如何？」

「水雲道人不知碧雲近來的道術如何，也不敢說她一定敵不了清松；可是，心中又有一點猶疑。她遲疑着問她道：

「師弟近日的道術，一定是與日俱增，想清松老禿也是命盡之日了。」碧雲聽她雖然誇讚自己知道她心中猶疑着自己的道術，未必是清松的敵手。隨即笑道，

「師兄，猶疑着我的道術嗎？我想清松對於武功，自然不是我們所能敵的。可是，她在武功之外，別的法術，却一點也不會，我們不以武功和她對敵，用法術勝她還不成嗎？師兄如果不信，我暫時可以取兩件寶物，給你看一看。」她說着到了裏邊，拿出來了一隻人骨石做的小手，一枝竹劍。給水雲看道：

「師兄你看這隻魔手，雖然是小小的一件人骨做的，它却經過高深法術鍊過，待我使用來看。」她說着將那魔手舉起來，口中嘟念了幾句，立時全室無光；那隻魔手的骨節裡，骨突突的往外冒白氣。眼看着就變大了。伸長了有一丈長，幌幌搖搖的；大有尋人之勢。水雲道人驚慌道：

「師弟收了法吧，我真拜服。」碧雲又嘟念了兩句，喝一句「收」，那隻魔手立時縮回，全室也頓時光明了。碧雲向水雲道：

「師兄 這隻魔手，可以隨心如意，變化無窮。我們暫時用這兩件法寶找找清松，大概她也就不準是我們的敵手了。」

師兄弟倆商議着，高興已極！總以為此去，可以認罪服輸，那般小輩兒們，自然就不敢再事抗拒。韓銘新那雨花都可很容易的要了回來。她們計議已好，便在當夜去找清松。

九。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一個韓銘新，使這好動的湘靈，遊戲了一回；才招出劍英來。那知劍英沒有戲耍了她，又被霞如漁人取利！將韓銘新拐走。在霞如以為這樣如願以償，也不管蓉姑如何？那知她歡娛不長，又被人乘機將韓銘新劫走。她一氣之下，便把水雲道人挑撥的找了清松去。那知水雲道人，想不到被清松栽了；她們師徒，這口氣不出，水雲找了碧雲去。想和她找幾個左道的人來帮她找清松去。那知碧雲因為和祁雨花正膩得火熾一般，不肯管她的閑事。水雲猜着就是她有原因。當時走去，她並沒有離開那裏，暗中一調查。才知道碧雲因為戀着祁雨花，她一想這非激起碧雲的火兒來不可，不然，她絕不肯幫自己的忙。

水雲找了一個人寫好一張字箋，她到了夜裏去把祁雨花盜出來，將那張字箋留下，駕鶴于五台派。她將祁雨花送到霞如去的那座空山裏，叫霞如每天給他送飲食，將這番意思和霞如說明。霞如自然感激師父，她便每天結祁雨花送飲食，祁雨花本是一個好色之徒，他見霞如生得也是如花似玉，比了碧雲還要漂亮！便想她的好夢。那知霞如一氣將他殺了，水雲道人也不知道。水雲道人和碧雲商量好了之後當夜便去找清松。

水雲到了清松庵外，那天水雲道人追人到樹林裏，進去互相商議一下，再分頭進廟。那

知她們進去之後，碧雲正和水雲商議怎樣進去？忽然刷的一聲！掉在自己眼前一件東西，她俯身拾了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張字箋。你不禁啊了一聲！水雲聽清松說過：武當派的人，有吹風送箋法，不由得驚道：

「這是武當派人辦的，大概又是那個老禿請了幫手來。」碧雲自恃有那魔手竹劍，都是幻化無窮的東西；所以不甚注意，只是看那字箋上寫道：

「傻子碧雲，騙人水雲；倒運那某，死也何怨？激將法妙，竟爾受冤。清松何仇，仇在目前。」

碧雲看到那某死也幾字，立時覺得如利刃刺心的一樣，不知那裏來的悲痛？淚如泉湧的哭了來起。水雲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她想要過那張字箋來看看。碧雲又不肯給她；她忙問道：

「師弟，你這是爲了什麼？」碧雲急道：

「你還問我？到底你騙我爲什麼？姓那的你給弄到那裏去了？」

水雲一聽，暗自吃驚！心中暗想：自己作的這事，她怎麼知道了？這張字箋上，一定有關於這事的話。不然，她爲什麼看了這字箋，就這樣的問起自己來？她一面想着，一面急急答道：

「師弟你問的這話我不明白，你說我騙你；我騙你什麼了？你又說什麼姓那的？這些話

我更不明白。」碧雲聽她這樣說，急道：

「你說清松欺負我，這裡有人告訴我，是你欺負我；你還和我硬賴？咱們可是師兄弟，各自行各自的路，你管着我的事。你爲什麼干涉我的一切？」水雲還和她裝優着問道：

「師弟，你先消消氣，我真不知道你所說的話是什麼？你到底說的是那裏的事啊？」碧雲這時可真急了，不管一切的怒道：

「我有一個愛人姓祁，你給弄到那裏去了？你說是五台派的人做的？我看師兄弟面上，你馬上給我將祁郎找回來，萬事皆休，如果不然，我可要……」她說着伸手把魔手掏出來了。水雲知道那魔手的利害，唬的忙道：

「我不知道姓祁的是誰？師弟，你想想我能做那種事嗎？你不要受了人家的騙吧？人家知道你帮我的忙，害怕你的道術；所以才用這離開的計策，你怎麼就認有是真的呢？」碧雲一聽，果然是有理；沉吟着想了想道：

「你雖然說的有理，我也不敢十分相信。我先到清松庵裏去聽一下；如果真是清松門下所做，我一定帮你。如果不是，你就是給我找祁郎回來。從此咱們師兄弟割地絕交，誰也不認識誰。」她說着站起來要走，水雲道人忙攔住她道：

「你先不要着急，難道說就憑人家這麼一張字箋，你就和我決裂了嗎？你想想：這明是清松老禿怕你，故意弄這玄虛，挑撥我們師兄弟的感情。你怎麼就相信呢？我勸你不要上

他們的當。你先沉着想一想，然後再發脾氣。」碧雲冷笑了一聲說道：

「你不用說這樣廢話，我先到清松庵調查調查，如果是他們挑撥，我也能知道。不是她們挑撥，我也能知道。那時你我咱們再說。她說罷一甩袖字，跑出樹林。當她到了清松庵牆上的時候，往下一看：庵內靜悄悄的，幾乎沒有一點人聲。她狠詫盡的。跳下牆來，各處偷窺了半天，到了清松住的那個小院裏，見屋裏燈光明亮，照躍着如同白日；她不由的一怔！暗想這老禿還沒有睡，點的這是什麼燈？會這麼亮，她想着湊到窗外，偷偷向裏一看，清松一個人正在蒲團上打坐廚房中並沒有什麼燈燭，也不知天那光亮是由那裏來的？她不禁大驚！暗想這個老禿，不知弄得是什麼玄虛？看她這樣情形，這房的光亮，自己這隻魔手，恐怕要失效力。她心中一諗，就不敢冒失的下手。她正在猶疑之際，忽然覺得背後一陣冷風似的，吹在身上。她忙回頭一看，什麼也沒有，可是背上背的那隻魔手，忽然不見了。她這一驚，更是失魂落魄。忙抽窺身到院中，向四下裡一看：在東南角上有一條黑影一幌；她忙趕了過去。追到廟牆之外，那條黑影消失只見自己那隻魔手，扔在地下。她急急檢了起來，在那魔手上粘着一張字箋。上邊寫道：

「勸你悟悔，你偏不聽，水雲作祟，那郎喪生。你如不信，可到玉峯。」

碧雲一看這字箋，心中更加猶疑：暗想此人的本領，比自己大的多。自己的魔手，在身上敏注，他會偷了去。憑自己的身法。追他不上，還會追丟了他；這人的身體，可想而知了

。她想着也不再進清松庵；也不去找水雲。可是，又不知道，這玉峯在什麼地方？她一賭氣先回去了自己的住處，正好妙素起來鍊功。她問妙素道：

「你是這裡的人，這個玉峯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妙素道：

這裏沒什麼玉峯，不過在離此三十里之遙，有一座玉峯嶺，那座山，峭峻無比，一般人們都上不去。只是一座寶山，上邊也沒有什麼廟宇，「碧雲一聽，連道：

「一定是那裏了，你在家好好看守，我到玉峯嶺去。」她說罷便走。一氣跑到玉峯嶺，到了山上，向各一找；一個足跡也找不着。最後找到一座大樹林裏，忽然看見那裏有祁雨花的一隻鞋；她不禁啊了一聲；又向各處找了一遍；發見了許多血跡。她這時更相信祁雨花是被水雲道人所殺。不禁憤恨怒怒，一齊冲上心頭。頓足罵了一聲道：

「好可恨的老東西，我與你何仇何恨？你這樣想法害我。我那祁郎和你又有什麼仇恨？你把他殺了，你還去騙我，幫你的忙？」她和瘋子一樣，自己在空山上又喊又罵。她正喊着，忽然由那邊林中走出一個青年羽士來，生得颯灑出塵，穿着一件青緞道袍，足下雲鞋白襪。笑嘻嘻的向她打了一個稽首道：

「仙姑爲了什麼這樣大鬧？」碧雲雖當本領高強，然而，知道這山中荒僻無人。

忽然間出來一個道士，也自驚恐！不由一怔道：

「荒山無人，仙姑怎麼到此？仙姑是那座寶山清修，到此何幹？碧雲猶猶疑疑的道：

「小道是睡珠嶺下的鍊士，法號碧雲，道友貴姓？在那裏清修？」那道士笑道：

「原來仙姑是四雲之一，小道失敬了。小道姓郝，法號元通。不知仙姑如何這樣憤怒？和誰有什麼仇隙？」碧雲臉一紅，暗想自己這些事，如何能說出口來？低着頭沉吟着還沒有說什麼，郝元通却先笑道：

「仙姑是不是爲那祁雨花被殺之事？這件事小道倒是知道一二。」碧雲一聽，伸手先把那柄竹劍拔出，喝了一聲道：

「你這孽障，是殺我那祁郎的人嗎？快從實說來，好來受死。」郝元通微笑道：

「仙姑何必如此？祁某如果是我所殺，我也不和你說了因爲小道奉師命採藥，那天來到此山；正在林中休息。就見一個十七八九歲的女道友，提着飯盒來了。小道心中詫異！這裏從無人跡，她是給誰送飯的？便在暗中窺掠，見她叫出一位青年男子，給他飲食。小道當時疑爲這是那位女道友的情人，藏在這裡。那知那青年男子向那女道友也不曉說了幾句什麼，那女道友便沖沖大怒起來！指着那人一罵，我才知道他叫祁雨花。她罵了兩句，將那男子抓起來，提到那邊林中，便一劍殺了。她又將他的屍身，投在深谷之中。小道暗中看了一個明白，難以說知道祁雨花被殺之事。仙姑方才罵那殺祁郎之言，小道猜着那個祁郎一定就是祁雨花。所以冒昧的說出這句話來。仙姑明鑒，何必動怒？」他這一番話說的委實之極，碧

雲聽了，不但不能再怒，凡倒覺得他這人溫馴可愛。不由得點了點頭，心中暗想：「那雨花一定是向那女道士調戲，才被殺的。這也算是罪有應得。不知那女道士是誰？她想了，她想了一會兒，忽然想起；那一定是水雲的徒弟霞如。她不由得狠狠的罵了一聲道：

「你們老少的東西，這樣欺負我，我怎能與你們善罷干休？」罵着又問郝元通道：

「小道友，你看見我那那郎棄屍之地沒有？請你領我到那裡，我一定重謝你。」郝元通本是左道門中有名的淫亂之人，他那天看見霞如，本想向霞如挑逗；沒等他下手，却看見那雨花被殺之事。他一想：「這個女人不是好惹的，所以偷偷的溜了。今天遇上碧雲，見她美麗之中，露着妖淫，又口口聲聲喊着那郎，知道這是一個很容易下手的。他見碧雲這樣叫他，心中已經有了一半把握。隨即笑道：

「仙姑吩咐，小道從命，那裏談到謝字？請仙姑隨我來。」他說着在前領路，碧雲跟着他，到了那後山山澗邊上；往下一看，深有千丈，影影糊糊的看底下有一具死屍。

她心中一痛，不由得坐在澗邊痛哭起來。那個郝元通見她哭的真像梨花帶雨的一樣，便很溫存的在一傍勸她道：

「仙姑不要哭了，人死不能復生，你哭會子也沒有什麼好處。再說，你這樣哭了起來，哭的我都心酸。仙姑，你不要哭了，找一個地方休息休息；日後我們爲這位那少爺念念經，不也就算對得起她了，你哭壞了身體，不但仇不能報，自己還要受罪。」他這樣溫存體貼的

勸勉，碧雲覺得這個人生得也不下于那雨花，何不將愛那雨花的情，移到他身上？纔想着止住悲哀，這才抽達着說道：

「道友所勸固然很是；不過，我那那郎他死的這樣慘，我焉能不悲；既是道友這樣相勸，我也不能再哭了。謝謝道友，我要回去了。」郝元通道：

「仙姑回府，我送一送吧！不知仙姑肯使小道一踏實地否？」碧雲本是想勾搭他，聽他這樣說，自然答應了他。兩個人一齊回去，到了那裏，碧雲留他在家吃飯飲酒。兩個人越說越近，酒後更能亂性。碧雲又是一個水性的人兒；郝元通更是一個淫徒；這夜他早代替了那雨花的職務了。碧雲有了郝元通之後，也就將那雨花忘掉，只顧和郝元通晝夜取樂，那裏還管什麼報仇？

再說水雲自從那夜碧雲走後，她在林中等了半天；也不見碧雲轉來。她心中忖度着，碧雲一定是賭氣走了。自己無法，只好也回去，見了霞如問她，那雨花現在如何？霞如殺死那雨花之後，本不敢告訴師父說，這時師父一問自己；自己不知誰洩露的，不由得怔了怔說道：

「姓那的還在山上呢，沒有什麼事。」水雲道人道：

「你師叔接到武當派的人，吹風送箋，告訴她；姓那的是我劫來的，已竟被我害死；所以她和我反臉，賭氣走了。我劫來的是不錯，可是，並沒有害死他。這樣消息，是從那裡來

的呢？我不能不問問你。你明天到玉峯嶺看看去，姓祁的是否有什麼舛錯？」霞如口中雖然答應着；心中却自己怙沒着，暗自吃驚！這個消息是誰告訴她的？武當派的能人也真多。看這樣韓郎不但弄不回來，還怕是要招出禍來。她越想越怕！自己暗自打主意，第二天借着到玉峯嶺去看祁雨花；偷偷的回到家中，將母親囑咐一番；將自己的東西收拾一個小包，連日逃走。水雲道人等了她半天，也不見她回來，自己到了玉峯嶺，找遍了全山；也沒有見着祁雨花。只在林中找着他那隻鞋；連震如也沒有找着。她猜想着，一定是霞如看上祁雨花，把祁雨花拐逃。自己賭氣找到霞如家中，見了她母親一問，她母親道：

「今天早晨霞兒回來了，留下一封信，叫我呈給師父。」她說着將霞如留下的那封信遞給水雲。水雲折開一看，上邊寫道：

「師尊慈鑒：祁雨花人面獸心，淫惡無禮，弟子已殺之。又恐師叔見罪，不得不背師而逃。弟子深仇未報，又招此禍。」

從此天涯海角，不知流落何方？有違師命，罪該萬死。弟子鄧霞如叩稟。」

水雲道人看完了這封信，又是氣又是恨！可是，霞如已走，只有她母親一個老太太，自己也無法發脾氣。只是長嘆了一聲！拂袖而去。

十，不期而會的糾紛

劍英湘靈雲姑她們奉了師命到翠雲峯下去住；那裏法宗接到師命，自然十分殷勤招待。

住了幾天，都遵着清松老尼之命，誰也不敢出廟門一步；終日在廟裏，互相鍊功談笑。蓉姑有時思想起家中父母妹妹，或是銘新來，常常不樂。可是，有她們姊妹們一說笑，也就暫時將那愁悶解去。就中劍英和蓉姑最親近，她們倆時常的說起話來，劍英總以沒將銘新找着爲憾；屢次和蓉姑表示，無論如何，也要將銘新找回來，使她們破鏡重圓。蓉姑心中雖然很感激她的，然而，又怕她一個人闖出禍來，不肯過於表示切盼和銘新見面。

這天她們都在廟裏警的太悶了，雲姑便要出去到山上玩玩；湘靈也很同意，劍英更想借此機會出去散散。三個和法宗一說，法宗道：

「師父有命，不准你們出廟；恐怕黃山派的人遇上，找了麻煩；我看你們還是遵從着師命，暫時不必出廟才好。」劍英道：

「黃山派的人也不能到這地方來，況且，我們出去又不到街市上去，只在附近山中玩玩；那就碰上他們了？」法宗不好十分相攔，只囑咐她們快去快回來，免得不放心。三人一齊答應了，便換了靈便的衣服，一齊出去，到山中去玩。

那翠雲峯雖不是十分高大，可也是山勢連綿，峯嶺相接，猶其是滿山的叢林，蒼翠如畫；很有江南的風景，不像北方那種重山。劍英她們到了山上，襟懷爲之一爽，三個人上到高峯；找了一塊大青石坐下，談起銘新失踪，霞如相找之事；劍英說道：

「這個人也真怪，她怎麼好好的會失了踪？霞如既然將他藏了起來，到底是誰把他盜走

「我們五台派武當派的人，絕不會做這樣事，這可真是一件怪事了！」她這樣說着，雲姑點了點頭道：

五台派的人或者沒有。可是，我猜着這件事，一定是武當派人做的，不過青松上人因為這人和我們並不是有仇，而各處爲幫我們的忙，所以不肯說出來。」湘靈忙問道：

「雲妹何以見得是武當派人做的？」雲姑笑道：

「這是很容易知道的那吹風送箋法，除了武當派精修者不會，可見這件事與那送箋之人有關。那人一定是武當派的人了，不過，這人也絕不是武當派無名之輩，我猜大概是她。」她說了半句咽住，不肯再往下說，湘靈忙問她到底是誰？她搖搖頭道：

「好在這地方只我們三個人，我說出來，也不至于有外人聽了去。不過，我們不可向青松上人說。她老人家也許不知道是誰？更不可和蓉姑說，因爲和她說了，足以使她……」她說着又頓住。劍英聽她這話裏關係蓉姑，更急着問她。她沉吟了一下才道：

「這人雖是武當派的後輩，可是她生有絕頂聰明，又得元霞觀主真傳，所以武藝超羣，本領出衆。而且，因爲她生有聰明，常常獨斷能行。不管這事做的做不的，她就敢去做。她雖然也是一個女孩子，可是，她的性情。却和男子一樣。據她說：她是離這裡不遠的人，可是元霞觀主，又說她從小就跟觀主養大了的，這其中的情形。外人也不知道。但是。她爲什麼要將韓少爺刮去？這却莫明其妙。我知道她的性情很豪放的，却不能和普通的兒女一樣，

也那般沾于兒女之私，爲什麼非將韓少爺刮去不可？」她說了半天。也沒有將那人的名兒說出來，湘靈急道：

「你就快說吧，到底是誰？說了半天也沒有把這位姓名說出來。這還不把人急死嗎？」雲姑笑了笑道：

「姐姐，你先別着急！我慢慢的自然將她的姓名說出來。不過。我說出來之後，我希望姐姐們不要犯肝氣。」湘靈劍英一齊道：

「你就快說吧，誰有那麼大的肝氣和她犯？再說：我們和犯不上和她犯肝氣。到底是誰呀？我們認識嗎？」雲姑微微沉吟了一下道：

「認識雖然不認識，可是說起來，大概都知道。這人和湘姐還有一點親戚的關係呢。」湘靈一聽急道：

「怎麼和我有關係。你快說吧！我可真有一點莫名其妙。你快說吧！」雲姑故意囑她道：

「不但和你有關係，她或者是因爲你才把韓少爺弄走的。」湘靈急的粉面通紅，追着她，擰她的嘴道：

「你這丫頭的嘴，真該打。她和我也沒有什麼關係。你還說爲我：簡直的是爲你。你如果說不說，我還擰你。」雲姑見她真急了，這才說道：

你別着急，咱們慢慢的說。那個人真和你有關係，不過你不認識她。那個人姓胡叫美鸞，她和你府上是表親。令祖母是她的叔伯外祖母，你想你們是不是表親？「湘靈一聽，也想起來：自己果然有一個叔伯姑母：嫁到南方姓胡。後來因為山川遙阻，不甚通音信；不過，也聽說姑母生有一女，和自己歲數差不多。可不知道她叫什麼，也不知她怎麼拜在武當門下。現在聽雲姑一說，這才想起來。不過，自己想起來之後，不好意思認這親戚；隨道：

「我雖然有一個姑母，嫁到姓胡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有一個表姊妹。你不要胡亂給我安排，」雲姑笑道：

「你何必撒賴不承認呢？」

雖然說她將韓少爺刦去；至于到底爲什麼，這時還不知道。你却先不認親戚了，這可是笑話！」她說着，湘靈還要辯別，劍英道：

「你先不要分辯，等雲妹說完了再說。」雲姑又接着道：

「胡美鸞自幼喪父，由她母親撫養成，到十二歲的時候。元霞觀主偶然在她門口看見她，知道她天資特高，便將她收在門下。由那年起，跟着元霞觀主，用了五年工夫，學成了一身驚人絕技。元霞觀主又將自己所得的那武當真傳，全都傳授給她，所以她雖然是武當派的後輩，可是，技藝却是超出羣衆。一般前輩的人，也都看她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她在前一個月見過我：說起來她還提到湘姐。她問湘姐近來怎樣？是不是有了婆家？如果沒有……」

：「湘靈沒等她說全，又追着打她；雲姑一面躲她，一面口中說道：

「她說如果湘姐沒有婆家，她給你找一個。你們想一想，她既有這話，她還不留意嗎？這回她將韓少爺搶去，一定是爲湘姐。那個韓少爺我雖然沒有看見過。湘姐和我表姐都看見過，一定是很漂亮的。如果不漂亮，那位鄧小姐也不會這樣搬兵動緊的。你們想想：我們那位美鸞小姐，既是爲表姐這樣留心，她能將韓少爺留給她表姐呢？」她這一番話，可真將湘靈說極了！她半噙着臉非追着她擰她的嘴不可。這一來雲姑大家更格格的笑了起來！大家笑了一陣，劍英又問她道：

「胡美鸞在那裏住着？大概她離這裏不遠，如果遠了，她不能這樣總在左右圍隨着。你知道她在那裏住着嗎？」雲姑道：

「我不知道她在那裏住，她本來是在南方住，現在她到北方來，住在那裏可不知道。她可是和我說過，她師父靈珠峯有個下院，我也沒有問她靈珠峯住在什麼地方？那個下院叫什麼廟？」劍英忙道：

「我知道那個靈珠峯，離這裏不遠，有一座飛泉嶺，過了飛泉嶺，就是靈珠峯。山上有座靈珠觀，大概就是元霞主的那座下院。不過，美鸞也不能把韓少爺弄到那裏去？」雲姑道：

「這却說不定，因爲元霞觀主，近來飛昇有日。不肯再出元霞觀一步，只派美鸞給她照

料一切。這裏這處下院，是不是另有一個主持。我可不知道。」劍英想了想道：

「這却不敢說，她雖然替觀主照料各處，決不能隨便的胡爲，況且，她是否將韓少爺割去？這也沒有一定的證據。我想：到靈珠峯去一趟，暗中探聽探聽。是不是有這回事？如果真有這回事，我們再託湘姐去看她。和她好說，請她把韓少爺交出來。我想她一定不會不幹，你們以爲如何？」雲姑道：

「表姐，你這可真是奪人之所愛。美鸞本來爲湘姐才將韓少爺搶去；這時叫湘姐要去；如果要出來歸了湘姐，那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說給蓉姑她們撮合了。這不是由人家嘴裏奪食嗎？」

「她這兩句話，將湘靈又逗極了！氣的她粉面通紅，又要擰她嘴去了。雲姑忙閃開，口中不住的好姐姐好妹妹的亂叫了起來。劍英攔住她道：

「我們不要總鬧着玩了，還是商量正事要緊。」她們這才收住笑，一齊回到廟裡。她們只願這樣閑談，不防在林中却有一個人暗中都聽了去。這個人不是別人，却是鄧霞如。

霞如自從留窺逃避了師父之後，自己一想，因爲韓銘新，弄得自己有家不能歸。現在逃出來之後，到底往那裡去才好？頭一天她找了一個村鎮地方，在客店裏住了一夜；第二天起來一想，還是設法尋找韓銘新。如果將韓銘新找着，那時偕同他，連母親遠走高飛，憑自己這身本領，也不會沒有飯吃。她想好主意，便要各處去找韓銘新。她想韓銘新，既然被雲姑

她們劫去，不藏在清松庵；一定另藏在一個別的地方。她們所喜歡的地方，一定是清幽無人之地，自己如果要找他，還是到山林幽僻之地去找。

在這附近一帶各山中，她開始找了起來；找到這天，正好找到雲姑她們談話的那山上；她先去的一個人正在各處尋找，找的自己累了，在樹林中休息着。忽然聽見外邊有人說笑之聲。她忙偷偷往外看了看，見是雲姑她們。她不禁氣往上撞，但是，自己一個人，人單勢孤，恐怕是敵不了人家。所以接下氣去，不敢出來；只在暗中窺伺；想暗中傷她們一個，也可以出出這口氣。那知道偷偷聽了她們所談之話，心中暗自歡喜！想着到靈珠觀去，探視一下；如果韓郎真個在那裏，也可以將他盜出來。

因為這個主意打好，所以也沒有等機會傷她們，她便捷足先登，找到靈珠峯去了。她本來也認識靈珠峯，到了那裏之後，她見那山上青翠葱龍，都是松柏樹。不和別的山一樣，往上望去，在蒼松翠柏之間，隱約露出來了一段紅牆，她找着山道；雖然崎嶇；還不是沒有道。她將這裡的地勢看好之後在山下附近找了一個小茶飯館，吃喝飽了，靜等夜裡去探視。她坐到日已下山，忽然見山村外跑進一匹小黑驢來，驢上馱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雖是村婦打扮，可是，顧盼之間，風騷妖冶，霞如一想，這個女人一定不是什麼好人。見她到了這個茶館門外，身子一縱，就像故意由驢後邊摔下來的，可是兩隻尖生生的蓮鈎，落地站了個很穩，霞如暗驚，想不到這麼一個村婦，她會有這樣輕身法？那個少婦下了驢，向霞如翻了一

眼，拉着這便向裡邊走去，茶飯舖本來都帶店，那夥計笑嘻嘻的迎上她去道：

「奶奶，你剛來呀？今天怎麼這麼晚了？」霞如一聽，店裡和她一定認識，那個女人一定也是常到這裡來。不然，她怎麼會這樣熟？又聽那個少婦道：

「小二，你把我這驢，給我好好的喂上，我今天夜裡還有事，要用這驢。」她說着進去，霞如覺得這個少婦有點奇怪的地方，便不肯馬上離開那裡，

想要看個究竟。便也把夥計叫了過來，問他有房沒有？那個夥計看了她一眼道：

「有房，姑娘你要住單間吧。」霞如也瞪了他一眼道：

「我自然住單間，快給我找一間去。」夥計忙領着進了後邊，找了一間東房。她見那個少婦住在北房裡，和她相隔不遠。就聽那少婦要酒要菜，吃喝已畢，將燈熄了，霞如本來已經吃飽了，自己坐在房中，也將燈熄了，靜靜看那少婦的動靜。那知等了半天，也不見她有什麼動作。她自己一想：本是要來探靈珠觀的，竟為看她，等到這時，已近三更，還等什麼？山上的道路又不熟，還不趕快上山？她想罷急忙收拾利落，悄悄的出了房門，仰面一看，滿天星斗，她輕輕將門帶上；一縱身子上了房由房上出離店家，跳下去認清方向，出了村口往靈珠峯馳去。

到了靈珠峯山下，她稍事辨認，找着山道，往上爬起來了。不大工夫，已到山頂。見那松林裡一段紅牆，正是一座古剎。她先找着正門，借着星月之光，看了看上邊的匾；正是「

靈珠觀」三個大字。她便繞到西面牆外，鑽進廟去。站在房上，向下一看，全院黑洞洞的，一點燈光無有。只在正中大殿裏有一點燈光，和豆兒似的。她下了牆，到那大殿意外，偷偷向裏一看，原來是一盞海油燈，終年是點着的。

她在院裏巡探了一遍，聽了聽各房中靜悄悄。連個呼吸之音都沒有。就是在西北角上有兩間鶴軒裏邊有細微的呼吸之音。全廟沒有什麼幽僻之處，只是三層大殿，六間客堂和雲堂，兩間鶴軒，別無房屋。她不由得暗自着急，這地方如何能藏着韓郎？全廟也沒個幽靜之處，絕不會就在鶴軒裏將韓郎藏起來。自己只願偷聽雲姑她們談話，她們也不過是猜想。至於韓郎是不是胡美慧所刦，尚未可知。自己這不是徒勞往返，瞎跑這麼一趟嗎？不過，總知道韓郎不是雲姑她們所刦了。可是，她們雖然沒有刦去韓郎，也是她們五台武當兩派的人所幹？這個仇無論如何也要報。她想了一遍，剛要躡上房去。忽然見一條黑影，在東面牆上一冒，倏的一下又落了下去。她忙追到東面牆上，往下一看，外邊什麼也沒有。她心中奇怪着，暗想：這是什麼東西呢？自己停了一會，出廟往山下走着，又想了一遍。忽然想起那個少婦來，猜着那條黑影，莫非就是那個少婦？她一定也許知道韓郎藏在這裏，來刦韓郎了。她這樣胡思亂想着，脚下加緊，急忙的回到店裏，先不進自己的房間。到那少婦住的房外，湊到窗下聽了聽：鼻息均勻，睡的正香。她不禁詫異起來，暗想她並沒有離開這裏，看來也不過是一個凡庸的女人，並不是什麼不得了的女人。她想着回到自己房中，坐在床上，嘆了一口氣，

暗笑自己自忙了一夜，一點什麼收穫也沒有。不如安穩睡吧。

她這時已經覺得勞累了，躺在床上，剛一閉眼，就聽得外邊驢蹄響。

她心中一動。睜眼一看：窗紙透黑，她不由得翻身起來；忙看開門出去，到那少婦窻下一聽；已經寂寞無人聲。轉到門前，輕輕一推門，門也開了，探頭向裏一看，裏邊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她不由得唉了一聲！急急忙忙，回到自己房中，將自己的東西拿了；忙躡上房去，側耳一聽；那驢蹄的聲音，已出了西村口。她不敢再待，跳下去飛也似的追下那驢去了。可是，追到村外，再聽已經聽不見驢蹄的聲音。她心中暗自着急！驢子怎麼會這麼快！就跑得無影無踪。憑自己的脚力，可以說是追一匹驢，總不會追不上。她想着低下頭去找那蹄印，按着蹄印找到一個三叉路口，見這三條路上，都有蹄印；而且這蹄印還是一樣。她不由得又詫異起來！暗想：她一個人怎麼能往三條路去呢？再者那蹄印只有去的，沒有回來的。她這時倒不知往那邊追才好。遲疑了一下，還是順着往正西去的那條路追。

追出去了有十里路，已經進了山環；天光大亮，再找那蹄印沒有了。她心中惱喪已極！然而，既然到了這裏，也不管什麼地方，反正自己也沒有目的，是各處尋找韓銘新；也或者在這裏找着他。她這一夜也沒有睡，只累的又渴又餓，想找一個村莊，尋點飲食。那知四下裏一看，在附近五里之內，沒有村莊。她一想，這地方怎麼這麼苦，除了山就是荒地；連一個小村莊也沒有。仰頭看了看山上，樹木倒是很繁茂的，不過，看不清上邊有沒有廟宇。隱隱

約約的，似乎是有房舍。

信步向山下走去，走了不遠；聽得有鷄鳴犬吠之聲！他不禁很詫異的。暗想：這裏沒有村舍，那裏的鷄犬？這聲音又不是在山上，只是在最近平地發出來的。她順着這聲音，尋找了去。越走越覺得那聲音近，狗咬的越利害。她越覺得奇怪！正自詫異！忽然由平地裏躍上來了一條大黃狗，迎着她撲上前來。她這一下倒唬了一跳！平地裏往外躍出一條狗來，這是什麼地方？她一面驚疑着，一面將梅花針拔出一根來，等那狗離近前，她一抬手，那條大狗汪的一聲，打了一個滾，栽倒在地。

可是，又一件驚人的事，就在往外躡狗的地方，又躡出來了一個人。那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莊稼漢粗聲野氣的向她喊道：

「你是那裏來的野丫頭？把我的狗打死了？」霞如生平也沒有叫人罵過一聲「野丫頭」，他這一聲，將霞如罵的火氣上沖，喝了一聲道：

「你是那裏來的野種？由地裏往外躡。」她本來見這裏的人們，都由地裏往外躡，心中有點疑懼！所以早又把梅花針掏出來，見那人撲向自己來，她因為那人由地裏躡出來的，認為一定有妖術邪法，所以來了個先下手為強。將那人打倒。她為的是要問那人，所以不肯打他致命處，時她已經距離那人躡出來的地方近了，發現平地有一個大洞。她不由得一怔！忙到近切，向下一看；原來有一丈五六尺方圓的一個大元洞，深也有一丈；有梯子可以由下邊

上來。

在那洞壁上，一個一個的，又開鑿了許多門窻似的。霞如看了半天，不明白這是什麼地方。回身向那人問道：

「你們這個大洞是幹什麼的？你爲什麼在洞裏？」那人呻吟着道：

「這是我的家，我不在洞裏怎麼着。」霞如又問道：

「你們不蓋房住，掩這麼一個洞幹什麼？我看你們絕不是好人。」那人急道：

「你這姑娘太不說理了。把我的狗打死又打傷了我；還說我們不是好人。我門這裏的人，都是住在洞裏，那有一間房子？你這不是故意欺負人嗎？」霞如道：

「你們爲什麼住在洞裏？這麼一個洞，如果下雨颳風；你們怎麼辦呢？再說，你們是什麼人，不蓋房住；偏要挖洞住。」那人道：

「我們這裏的土是立土，所以挖洞不塌，比蓋房住着還舒服；又省錢，所以都是住洞。我們這洞裏還有房屋，不是就只那麼一個露天的洞，那不過是我們的院子，我的屋子在裏邊呢。因爲我們這地方的人，都是開種山地，出產不易；所以不能像別的地方，蓋造磚瓦房屋。你好端端的，把我的狗打死，又把我打傷了；你是幹什麼的？」他這一句話倒將霞如問的無話可答。本來自己是一個姑娘，一個人到這荒山曠野來；已竟可疑。又動手將人狗打傷，這無怪人家疑心。她怔了怔道：

「我找人來了，把路走錯，走到你們這裏來。我見你那狗由平地裏跳出來，所以我才打死他。你這傷不要緊，我可給你治好。不過，我給你治好之後，你領我看看你們那洞去。」那人答應了，她由身上搗出一個小白磁瓶來，倒出少許藥面；將那人腿上那枝梅花針拔去，將藥敷在傷口；那人覺得一陣酸麻，立時不痛了。又等了一會兒，他便能站起來。他站起來向霞如看了看道：

「這位姑娘一定是一位有本領的，不然，也不敢一個人到這裏來。我們這地方的人，都是很野的也沒有村莊，一家一家的，都是挖洞住。我這洞的附近，有十幾家，他們的洞也和我這裏一樣。姑娘你隨我來，到裏邊看看吧。不過，我們這裏的人都是粗俗的很，你不要笑話。」霞如笑了笑，隨着他進了那圓洞，由一個小門裏進去，就見一間一間的房屋，開鑿的非常精細。每一個房間有一個窻戶通在院中。所以空氣日光，都能通進去。這一間房和一間房，都有一個小門通着。開到院裏的小門，却只有兩個。房中也有一切用的傢俱，倒是十分乾淨。霞如見他那家中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一個中年婦人。兩個二十許的姑娘，還有兩個小孩。這一家人，見了霞如這個打扮，都唬的往一邊躲她。霞如坐在人家一個木檯上，叫人家那兩個姑娘來，問她們道：

「你們在這洞裏住着，也覺得悶不悶？」那兩個姑娘離她很遠的道：

「不悶，你是個幹什麼的？」一個姑娘家，怎麼這樣打扮？倒和我們這裏山上那個媳婦子

一樣。」她們這一句話，給了霞如一條線索似的，她忙問她們道：

「你們這裏山上有個什麼樣的媳婦子？」那姊妹倆道：

「山上的那個媳婦……」她們剛說到這裏，那個漢子急忙向她們睜了一眼，她們也就頓住，不再往下說了。霞如見這神情，忙問他道：

「喂！她爲什麼不叫她們說話呢？那個媳婦子到底是個幹什麼的？你們爲什麼不敢說？」那個漢子囁囁着道：

「並不是不敢說。姑娘不過是過路的，我們就是說了，也沒有什麼。只是和姑娘沒有什麼關係，說不說的，也沒有意思。」霞如急道：

「既是沒有關係。你就說吧，爲什麼總是這樣吞吞吐吐的呢？這可是真奇怪了！你快說吧。」那漢子無法，這才說道：

「姑娘你看那山上松柏叢密。不是微露着一段紅牆嗎？你不要以爲那是一座廟。有什麼和尚道士的？廟却是廟，不過沒有和尚道士，也沒有尼姑，只有一位小媳婦。年紀不過才二十多歲，她就住在那廟裏。她不許這裏的人們上山，山上也有水，有菜園子，只是到半個月，她派一個小丫頭下山來，買一次米糧肉食，有時也許三兩天下來一次。我們這裏有兩個楞大膽的上去了，就沒有下來。據她那丫頭說：山上有山精木怪，毒虫猛獸。她那主人是九天仙女臨凡，不怕這些東西。凡人如果上去，就送了性命。從那兩個人失了踪之後，沒有人敢上

去。我們只信她是一位仙女，所以不敢說什麼。」霞如一聽笑了道：

「天下那有這種事？什麼仙女？不過是一個練功夫的女子，她故意作出這種怪樣來，叫你們看着奇怪；不敢上山去。其實她在山上，不知還有什麼怕人看見的事呢？我只問你們，這裡離那山有多遠？山上有沒有山道？」那漢子道：

「這裏距離山根有五里路，到山頂上有八九里路。山上沒有山道，有一條打柴的人走的山道，現在也早荒了；因為多日沒有人走。」霞如點了點頭又道：

「我要打攪你們，在這裏暫時待半天；等到黃昏的時候我再走；可以不可以？」她們全家一聽，都面面相覷，似乎是很疑慮的樣子。霞如急道：

「你們不要害怕；我沒有什麼使你們害怕的。你們以為我是一個女子，一個人跑到山裏來，這是可疑的嗎？這麼你們山上的那個媳婦，不是一樣嗎？我也不向你們要什麼，你們給我煮一隻小雞，煮一點飯，我也不白吃你們的。」她說着由身邊摸出來了一塊小銀鏢子，給他道：

「我給你們飯錢，你們還有什麼虧吃嗎？」那漢子見了銀子，不由得眉開眼笑，接了過來道：

「姑娘吃我們一頓粗飯，還給什麼錢？」

她雖然是這樣說，可是早把銀子接過去了。立時叫她那兩個妹妹，陪着霞如談話，他同

他老婆便去給霞如收拾飯菜。

在這山野的地方，沒有什麼別的可吃，只有鷄和雞蛋，想吃一點青菜，都沒有地方找去。她們只是給他殺了一隻母雞，白水煮上；搗了一把鹽，就算佐料。霞如和那兩個姑娘談着話，問了她們一些閒話；鷄已經煮熟。她要了一點花椒鹽，將那隻鷄折開，蘸着花椒鹽吃了起來。將一隻鷄吃完了，這才用鷄湯泡吃了一小碗，吃完了後，已經日偏西方。她又等了一會兒，日已啣山；漸漸暮色籠罩。她因為山上沒有道，所以不敢等到太晚了走；只在黃昏時候，便出了那家土洞，往山上去了。

當她走到山麓之時，已經是夜色蒼茫，微能辨識路徑。她見山的南面，有一條羊腸小徑，雖然是崎嶇不平，可是，尙能行走。便循了那條路往山上爬去。爬到將至山頂之後，覺得蓬枕茂草，越來越密。她一步一小心的，看着那帶紅塔已在目前；便站住稍事喘息。然後悄悄爬到紅塔下邊，循着牆找到山門；借着星斗之光，見那山門上有藍地金字的一塊匾。上邊寫着「棲雲古刹」四個大字，她不由一怔！暗想這是一座和尚廟，怎麼住着婦女？莫非這個婦女，和廟裏的和尙有染？她一面尋思着，飛身躍上塔頭。到了塔上，向下一望，這座廟還是不小，前後兩層大殿，一個小跨院，兩邊的僧房，客堂，齋堂，一應俱有。看那情形，那個跨院裏，一定是方丈住的地方。她想那女人也一定住在那裏，便由房上繞到跨院。向下一看，屋裏燈光閃耀，不過，聽不見人聲。她猶疑着廳落在地，湊近窗前，悄悄的聽了聽，微

聞有男女歡笑之聲。她將窗紙濕破了一點，向裏一看，三間房，是兩明一暗。這明暗間裏，都是闐無一人。她不禁詫異起來，暗想，方才所聽歡笑之聲，是那裏來的。側耳又細聽了聽，還是隱約可聞。不禁納起悶來，大着胆將門推開，側身進去。見那房中收拾的十分潔淨，一切桌椅都有，就是沒有床鋪，後邊還有後窗，她隔着後邊窗戶，向外邊看了看，忽然一線微光由後邊地下射出來。她不由得怔了怔，想找一個門出去，再也找不到。

門雖然找不到，窗戶總可以啓開，她將後邊的窗戶。輕輕的啓開之後，躡了出去。到外邊仔細一看；那後邊也是一個小小院落，不過隨着山勢高低，沒有將地墊平，那發光之處，是由兩塊大石中間發出來的，她覺得奇異的。爬在那石縫，向下一看，下邊似乎是很寬敞，那歡笑之聲，也是由下邊發出來的。她忽然想起；那個漢子曾說：這地方是立土人們都掘山洞住；這裏分明也是山洞，一定是她們廟裡所掘之洞。那個女人當然不是什麼安分之輩，一定是她刦了男人來，藏在那裏追歡取樂。保不定韓郎也許是被這個女人弄了來，藏在這裏。她想到這裏，勢必找着門徑下去，探視一番再說。不過，找了一遍，無門可通。

她氣的往那塊大石上一坐，忽然覺得那塊大石頭活動了似的。她唬的忙站起來，將那大石用手推了推，果然是活的。遂手而動，她又往西邊一推。好像下邊有輪軸的一樣；那塊大石，隨手而開。她不禁暗自驚訝！輕輕推開那塊大石，聽了聽下邊沒有什麼動靜。往下一看，下邊有一張木梯立在那裏。一個大井筒似的圓坑，和那山下見的一樣；不過稍爲小點。筒

子壁上，有兩個窻子，那燈光由窻子裏射出來的。

霞如看罷，輕輕試着，一步一步的，由梯子上下去。到了底下，她輕輕湊到那窻子外，悄悄的一聽；裏邊有一個女子聲音說道：

「你這人也太固執了，我這樣勸你，和你撒嬌，你怎麼還是這樣點頭點頭的？」又聽一個男子的聲音道：

「人非草木，誰能無情？不過，我不知道你是人是鬼；你又不說明了；我心裏總是害怕的！你說你是仙女，爲什麼住在這麼一個地方？這分明是地獄，你怎麼會是仙女呢？」那個女子又說道：

「你真是個獸子，這樣房子，你說是地獄，恐怕你找遍了陰曹地府，也不會找着這麼一個地獄吧？你不信我領你到另一個地方去看看，你就知道我不是仙女了？」霞如在外邊聽那男子說話的聲音，不是韓銘新。聽她們要出來的意思，不禁慌了；忙由梯子上去，將石頭輕輕的又給她們推上，藏在那後院的石後偷看。

一會兒，就見那房中的窻上，有兩個人影，是一男一女。她心中納悶，她們由那裏進去的？又湊到窻外，向裡偷看；不禁吃了一驚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二集分解。

武俠
長篇

閻閻情俠傳上集

上集一冊定價一元

特價實售八角

外埠加郵費八分

翻印
版權
所有
必究

1940. 7. 1. 初版

著者 王小廠

印刷者 強群印刷局
和外櫻桃斜街三七號
電話南局四〇二八號

發行人 張笑塵

總售處 義茂書局
東打磨廠一九三號後院

北京
代售處
義翰
打磨廠
文東河沿
書一〇二號
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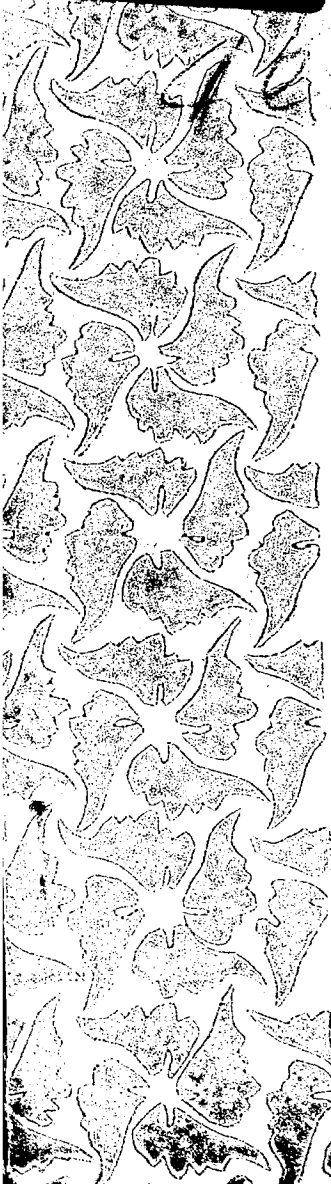
天津
代售處
北白馬路
北衣巷南口
北大街
北華書局
北大街
北華書局

482

401012

廿九年八月十日

著者 張笑塵



401012

著者	王 雲 倩
定價	一 元
特價	八 角
郵費	八 分
發行人	張 笑 塵

